

●卷一

汉、魏之诗，正大高古。汉，谓自枚乘至中郎；枚诗十九首，其中亦有东汉人诗也。魏，谓思王至阮公。正，谓不淫不伤；大，谓非叹老嗟卑；高，谓无放言细语；古，谓不束于韵，不束于粘缀，不束于声病，不束于对偶。如是之谓雅，不如是之谓俗；而俗又有微甚之辨。两晋之诗渐有偶句，至沈、宋而极。齐、梁始有声病，至唐律而极。宫体始淫，至晚唐而极。休文作韵，其时诗人亦不遵用，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诗，至步韵而极。五柳以小言寓意，晚唐为甚，至宋而极。馀则互有之。此诗道古今之大端也。诗道不出乎变复。变，谓变古；复，谓复古。变乃能复，复乃能变，非二道也。汉、魏诗甚高，变《三百篇》之四言为五言，而能复其淳正。盛唐诗亦甚高，变汉、魏之古体为唐体，而能复其高雅；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，而能复其挺秀。艺至此尚矣！晋、宋至陈、隋，大历至唐末，变多于复，不免于流，而犹不违于复，故多名篇。此後难言之矣！宋人惟变不复，唐人之诗意尽亡；明人惟复不变，遂为叔敖之优孟。二百年来非宋则明，非明则宋，而皆自为唐诗。试读金正希举业文，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，以其无逢世之俗情，惟发己意故也。诗可知矣。无智人前莫说，打你头破额裂。

诗有魔鬼：宫体淫哇，梁至初唐之魔鬼也。打油钉铰，晚唐、两宋之魔鬼也。木偶被文绣，弘、嘉之魔鬼也。今日兼有之。问曰：“丈既知俗病与魔鬼，诗宜尽脱之矣。”答曰：“谈何容易。弘、嘉之魔鬼，实能净尽脱之，馀则五十馀年，全在其中行坐寝食，近乃觉之，而衰病无可进矣。正大高古之诗，有来生在。言此，欲使英年有志节者早自觉悟，毋若乔之愤愤一生，悔无所及耳！”

问曰：“诗在今日，以何者为急务？”答曰：“有有词无意之诗，二百年来，习以成风，全不觉悟。无意则赋尚不成，何况比兴？”叶文敏公论古文，余曰：“以意求古人则近，以词求古人则远。”公深然之。诗不容有异也。唐诗有意，而比兴以杂出之，其词婉而微，如人而衣冠。宋诗亦有意，惟赋而少比兴，其词径以直，如人而赤体。明之嗜盛唐诗，字面焕然，无意无法，直是木偶被文绣耳。此病二高萌之，弘、嘉大盛，识者斥其措词之不伦，而不言其无意之为病。是以弘、嘉习气，至今流注人心，隐伏不觉。习气如乳母衣，纵经灰涤，终有乳气。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者，即弘、嘉习气也。若诗句中无“中原”、“吾党”、“凤凰台”、“鹊观”，自以为脱去弘、

嘉恶道，不亦易乎！此病之难于解免，更自有故。诗乃心声，非关人事，如空谷幽兰，不求赏识，乃足为诗。六朝之诗虽绮靡，而此意不大失。自唐以诗取士，遂关人事，故省试诗有肤壳语，士子又有行卷，又有投赠，溢美献佞之诗，自此多矣。美刺为兴观之本，溢美献佞，尚可谓之诗乎？子美于哥舒翰，先美後刺，後人嫌之。如李颀之“秦地立春传太史，汉宫题柱忆仙郎”，已宛然明之应酬诗矣。诗之泛滥，实始于唐人，言近体诗，不得不宗之耳。

所谓诗，如空谷幽兰，不求赏识者。唐人作诗，惟己意，不索人知其意，亦不索人之说好。如义山《有感》二长律，为甘露之变而作，则《重有感》七律无别意可知，何以远至七百年後，钱夕公始能注释之耶？意尚不知，谁知好恶？盖人心隐曲处，不能已于言，又不欲明告于人，故发于吟咏。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，唐人能不失此意。宋人作诗，欲人人知其意，故多直达。明人更欲人人见好，自必流于铿锵绚灿，有词无意之途。瞎盛唐诗泛滥天下，贻祸二百馀年，学者以为当然，唐人诗道，自此绝矣。

诗非一途得入，景龙、开、宝之诗端重，能养人器度，而不能发人心光；大历、开成之诗深锐，能发人心光，而亦伤人器度。所以学景龙、开、宝者，心光难发，大都滞于皮毛；学大历、开成者，器度易伤，不免流于险琢。人能以大历、开成发其心光，而後以景龙、开、宝养其器度，斯为得之。人谁有此工力？所以开、宝而後更无其诗也。问曰：“若然，则开、宝人于何处发其心光耶？”余愧谢曰：“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脉拟方也。君问太高，须起李、杜、高、岑以答之。”

明初之诗，娟秀平浅而已。李献吉岸然以盛唐自命，韩山童之称宋裔也。无目者骇而宗之，以为李、杜复生，高、岑再起，有词无意之习已成，性情吟咏之道化为异物。何仲默、李于鳞、王元美承献吉之泄气者也，牛后驴鸣，其声震耳，宜为人所骇闻。数十年前，蚓响蛩鸣，亦复主盟中夏。然蚓蛩止误流俗阿师，牛驴实误有志之士，冒盛唐高名故也。

诗文有雅学，有俗学。雅学大费工力，真实而ㄣ然，见者难识，不便于人事之用。俗学不费工力，虚伪而的然，能悦众目，便于人事之用。世之知诗者难得，故雅学之门，可以罗雀，後鲜继者；俗学之门，箫鼓如雷，衣钵不绝。如震川、元美，时同地近，震川却扫荒村，後之学其文者无几；元美奔走天下，至今寿莫之作，犹溉馀膏。苟为身计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，无奈醒人不能酗酒，有目者不能瞑而执杖取道耳。人欲应酬，俗学甚善；若欲见古先作者之意，非视俗学如粪秽之不可向迹，不能见也。

以唐、明言之，唐诗为雅，明诗为俗。以古体、唐体言之，古体为雅，唐体为俗。以绝句、律诗言之，绝句为雅，律诗为俗。以五律、七律言之，五律

犹雅，七律为俗。以古律、唐律言之，古律犹雅，唐律为俗。

诗乃心声，心日进于三教百家之言，则诗思月异而岁不同，此子美之“读书破万卷”也。惟留心于风月露，则为李谔之所讥者而已。人于顺逆境遇间，所动情思，皆是诗材。子美之诗，多得于此。人不能然，失却好诗，乃至作诗，了无意思，惟学古人句样而已。

诗如陶渊明之涵冶性情，杜子美之忧君爱国者，契于《三百篇》，上也；如李太白之遗弃尘事，放旷物表者，契于庄、列，为次之；怡情景物，优自者，又次之；叹老嗟卑者，又次之；留连声色者，又次之；攀缘贵要者为下。而皆发于自心，虽有高下，不失为诗。惟人事之用者，同于彘肩酒，不足为诗。

禅得云：“凡人胸中恶知恶见，如臭糟瓶，若不倾去，清水洗净，百物入中，皆成秽恶。”二李习气亦然。人若存彼丝忽于胸中，任学古诗、唐诗，只成二李之诗。

青楼狭邪，良家子一入其门，身心俱变，纵欲从良，无由自脱，甚至甘为倡鸨，续置假女者。二李诗绝无意义，惟事声色，看之见好，为之易成，又冒盛唐之名，易于眩人，浅夫不察，一饮狂泉，终身苦海。及乎伎俩已成，纵识得唐人门径，而下笔终不能脱旧调。始进之路，可不慎哉！友人犯此者不少，故谨记之。

高廷礼惟见唐人壳子，立大家之名，误杀弘、嘉人四肢麻木不仁，五官昏愤无用。诗岂学大家便是大家，要看工力所至，成家与否，乃论大小。彼丐才奢子美、李颀者，如乞儿醉饱度日，何得言家？岂乞得王侯家馀糝，即为王侯家乎？

明人以集中无礼不备，汗牛充栋者为大家。愚则不然，观于其志，不惟子美为大家，韩《惜花》诗即大家也。

子瞻云：“诗以奇趣为宗，反常合道为趣。”此语最善。无奇趣何以为诗？反常而不合道，是谓乱谈；不反常而合道，则文章也。山谷云：“双鬟女娣如桃李，早年归我第二雏。”乱谈也。尧夫《三皇》等吟，文章也。

今有一言，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：人之学业，无不与年俱进者也，惟学二李之诗，则一入门即齐肩于高、岑、李、杜，而头童齿豁，不过如此。如优人入场，便可作侯王卿相，而老死只是优人。打头不遇作家，到老时亦终成骨董。

今人作诗，须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处，不可专重好句。若专重好句，必蹈弘、嘉人之覆辙。无好句不成诗，所以《河岳英灵》等集往往举之；而在今日，则为弊端。

粗心浮气，陈浊钝滞之根也。粗浮在心，必致陈浊在笔。学问以识为本，有识则虚心，虚心则识进；无识则气骄，气骄则识益下。诗无论三唐，看识力实是如何。

晋、宋人字萧散简远，智永稍变，至颜、柳而整齐，又至明而变为姜立纲体，恶俗可厌矣！诗之汉、魏，晋、宋之书也；谢、鲍，智永之书也；唐体，颜、柳之书也；弘、嘉睦盛唐，姜立纲体也。

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，尤以不着意见、声色、故事、议论者为最上。义山刺杨妃事之“夜半宴归宫漏永，薛王沈醉寿王醒”是也。稍着意见者，子美《玄元庙》之“世家遗旧史，道德付今王”是也。稍着声色者，子美之“落日留王母，微风倚少儿”是也。稍用故事者，子美之“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”是也。着议论而不大露主角者，罗昭谏之“静怜贵族谋身易，危觉文皇创业难”是也。露主角者，杜牧之《题乌江亭》诗之“胜负兵家未可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是也。然已开宋人门径矣。宋人更有不伦处。宋杨诚斋《题武惠妃传》之“寿王不忍金宫冷，独献君王一玉环”，词虽工，意未婉。惟义山之“薛王沈醉寿王醒”，其词微而意显，得风人之体。

人心才有依倚，即不能迥出流辈，何况于偷？皎然三偷，笑具也。

唐人重诗，方袍、狭邪有能诗者，士大夫拭目待之。北宋犹然，以功名在诗赋也。既改为经义，南宋遂无知诗僧妓，况今日乎？宪章二李，聊充应酬，是汙即溜汉。

诗以深为难，而厚更难于深。子美《秋兴》，每篇一意，故厚。曹唐《病马》只一意，而得好句六联，成诗三首，乌得不薄？眩于好句而不审本意，大历後之堕坑落堑处也。

严沧浪云：“诗禁五俗：俗体、俗意、俗句、俗字、俗韵，皆不可犯。”此言最善。学问安可无师？无师则杜撰。而书家贵学师，舍短取长。诗学李、杜，正道也。李之“座中若有一点红，斗筲之量成千锺”，杜之“袖中有旧笔，兴至时复援”，其可学乎？学字先得败笔，学诗先得累句，莫若之何！

学诗不可杂，又不可专守一家。乐天专学子美，西昆专学义山，皆以成病。大乐非一音之奏，佳肴非一味之尝，子美所以集大成也。

余友贺黄公曰：“严沧浪谓‘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’，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。如元次山《舂陵行》、孟东野《游子吟》等，直是《六经》鼓吹，理岂可废乎？其无理而妙者，如‘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’，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。”乔谓唐诗有理，而非宋人诗话所谓理；唐诗有词，而非宋人诗话所谓词。大抵赋须近理，比即不然，兴更不然，“靡有孑遗”，“有北不受”可见。又

如张籍辞李司空辟诗，考亭嫌其“感君缠绵意，系在红罗襦”。若无此一折，即浅直无情，是为以理碍诗之妙者也。

问曰：“言情叙景若何？”答曰：“诗以道性情，无所谓景也。《三百篇》中之兴‘关关雎鸠’等，有似乎景，後人因以成烟月露之词，景遂与情并言，而兴义以微。然唐诗犹自有兴，宋诗鲜焉。明之瞎盛唐，景尚不成，何况于兴？”

古诗多言情，後世之诗多言景，如《十九首》中之“孟冬寒气至”，建安中之子建《赠丁仪》“初秋凉气发”者无几。日盛一日，梁、陈大盛，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话之说，绝无关于性情，画也，非诗也。夫诗以情为主，景为宾。景物无自生，惟情所化。情哀则景哀，情乐则景乐。唐诗能融景入情，寄情于景。如子美之“近泪无乾土，低空有断云”，沈下贤之“梨花寒食夜，深闭翠微宫”，严维之“柳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”，祖咏之“迟日园林好，清明烟火新”，景中哀乐之情宛然，唐人胜场也。弘、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，本自无意，不能融景；况其叙景，惟欲阔大高远，于情全不相关，如寒夜以板为被，赤身而挂铁甲。

景同而语异，情亦因之而殊。宋之问《大庾岭》云：“明朝望乡处，应见岭头梅。”贾岛云：“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乡。”景意本同，而宋觉优游，词为之也。然岛句比之问反为醒目，诗之所以日趋于薄也。

问曰：“诗文之界如何？”答曰：“意岂有二？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，是以诗文体裁有异耳。文之词达，诗之词婉。书以道政事，故宜词达；诗以道性情，故宜词婉。意喻之米，饭与酒所同出。文喻之炊而为饭，诗喻之酿而为酒。文之措词必副乎意，犹饭之不变米形，啖之则饱也。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，犹酒之变尽米形，饮之则醉也。文为人事之实用，诏敕、书疏、案牒、记载、辩解，皆实用也。实则安可措词不达，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，不可矫揉而为糟也。诗为人事之虚用，永言、播乐，皆虚用也。赋而为《清庙》、《执竞》称先生之功德，奏之于庙则为《颂》；赋而为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称先生之功德，奏之于朝则为《雅》。二者必有光美之词，与文之摭拾者不同也。赋而为《桑柔》、《瞻》刺时王之秕政，亦必有哀惻隐讳之词，与文之直陈者不同也。以其为歌为奏，自不当与文同故也。赋为直陈，犹不与文同，况比兴乎？诗若直陈，《凯风》、《小弁》大诟父母矣。”

李、杜之文，终是诗人之文，非文人之文。欧、苏之诗，终是文人之诗，非诗人之诗。

人有不可已之情，而不可直陈于笔舌，又不能已于言，感物而动则为兴，物而陈则为比。是作者固已酝酿而成之者也。所以读其诗者，亦如饮酒之後

，忧者以乐，庄者以狂，不知其然而然。

诗不越乎哀乐，境顺则情乐，境逆则情哀。《明良之歌》，顺而乐也，《或朴》、《旱麓》其类也。《五子之歌》，逆而哀也，《民劳》、《南山》其类也。後世不关哀乐之诗，是为异物。

余与友人说诗曰：“古人有通篇言情者，无通篇叙景者，情为主，景为宾也。情为境遇，景则景物也。”又曰：“七律大抵两联言情，两联叙景，是为死法。盖景多则浮泛，情多则虚薄也。然顺逆在境，哀乐在心，能寄情于景，融景入情，无施不可，是为活法。”又曰：“首联言情，无景则寂寥矣，故次联言景以畅其情。首联叙景，则情未有著落，故次联言情以合乎景，所谓开承也。此下须转情而景，景而情，或推开，或深入，或引古，或邀宾，须与次联不同收，或收第三联，或收至首联，看意之所在而收之，又有推开暗结者。轻重虚实，浓淡深浅，一篇中参差用之，偏枯即不佳。”又曰：“意为情景之本，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变化，则开承转合不为死法，意乃得见。”又曰：“子美诗云：‘晚节渐于诗律细。’律为音律，拗可诗不必学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为性情？”答曰：“圣人以‘思无邪’蔽《三百篇》，性情之谓也。《国风》好色，《小雅》怨诽；发乎情也。不淫不乱，止乎礼义，性也。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亦言此也。此意晋、魏不失，梁陈尽矣。陈拾遗挽之使正，以後淫伤之词与无邪者错出。杜诗所以独高者，以不违无邪之训耳。”

问曰：“丈丈生平诗千有馀篇，自谓与此中议论离合何如？”谢曰：“不佞少时为俗学所朘，吴者十年，将至四十，始见唐诗比兴之义；又二十年，方知汉、魏、晋、宋之高妙，而精气销亡，不能构思矣。人之目见者易远，足践者必近，勿相困也。”

问曰：“唐诗六义如何？”答曰：“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别，比、兴、赋杂出乎其中。後世宗庙之乐章，古之《颂》也。三代之祖先，实有圣德，故不愧乎称扬。汉已後之祖先，知为何人，乐章备礼而已，不足论也。求《雅》于杜诗，不可胜举。而如王昌龄之‘明堂坐天子，月朔朝诸侯。清乐动千门，皇风被九州’，韦应物之‘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’，王建为田弘正所作之《朝天词》，罗隐之‘静怜贵族谋身易，危觉文皇创业难’，皆二《雅》之遗意也。《风》与《骚》，则全唐之所自出，不可胜举。‘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’，兴也。‘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’，比也。‘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’，赋也。”

朱子尽去旧序，但据经文以为注，使《三百篇》尽出于赋乃可，安得据比兴之词以求远古之事乎？宋人不知比兴，小则为害于唐体，大则为害于《三百》。

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，虚做则无穷。《雅》、《颂》多赋，是实做；《风》、《骚》多比兴，是虚做。唐诗多宗《风》、《骚》，所以灵妙。

诗之失比兴，非细故也。比兴是虚句活句，赋是实句。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，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。许浑诗有力量，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，无比兴，说死句也。

明人不知比兴而说唐诗，开口便错。义山之“侍臣最有相如渴，不赐金茎露一杯”，言表露试之治病，可知真伪，讽宪、武之求仙也。白雪楼大诗伯以为宫怨，评曰：“望幸之思怅然。”呵呵！

宋诗率直，失比兴而赋犹存。弘、嘉人诗无文理，并赋亦失之。

梵偈四五七字为句而无韵，殊不碍读，子瞻杂文多效之。诗入歌喉，故须有韵，韵乃其末务也。故《三百篇》叶者居多，《菁菁者莪》篇叶“仪”以就“莪”、“阿”，固可，叶“莪”、“阿”以就“仪”，亦无不可，于意无伤故也。诗宗《三百篇》，自当遵其用韵之法。汉至六朝，此意未失。休文四声韵，小学家言，本不为诗，诗人亦不遵用。唐玄宗时，孙愬面始就陆法言之《切韵》以为《唐韵》。肃宗时以此为取士之式，诗从此受桎梏。元、白作步韵诗，直是菹醢。或曰古体可用古韵，唐体当用《唐韵》。夫然则唐体别自为诗，不宗《三百》耶？古人多有韵，韵又皆叶用，毛晃误以为古人实有是读而作《古韵》，何异于衮衣玉食之世，论茹毛饮血事耶？

古人作诗，不惟不拘韵，并不拘四声，宜平则仄读为平，宜仄则平读为仄，观“望”、“忘”二字可见。《三百》至晋、宋皆然，故不言声病。休文作四声韵，而声病之说起焉。可知声病虽王元长等所立，而实因乎沈氏之四声矣。梁武帝不许四声，诗中高见。

诗本乐歌，定当有韵，犹今曲之有韵也。今之《曲韵》，“庚”、“青”、“真”、“文”等合用，初无碍乎歌喉。诗已不歌，而韵部反狭，奉《平水韵》如圣经国律，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，事之顾奴失主，莫甚于此！

《青箱杂记》载郑谷、齐己、黄损等定今体诗格云：“用韵有数格，曰葫芦，曰辘轳，曰进退。葫芦韵者，先二後四；辘轳韵者，双出双入；进退韵者，一进一退。”引李师中《送唐介》诗云：“孤忠自许众不与，独立敢言人所难。去国一身轻似叶，高名千古重如山。并游英俊颜何厚？未死奸谀骨已寒。天为吾皇扶社稷，肯教夫子不生还？”八句诗一“难”三“寒”同部，二“山”四“还”又一部，为进退韵格之证。而葫芦、辘轳未有引证。别本诗话引太白“我携一尊酒”为葫芦韵之例，引“汉帝宠阿娇”为辘轳韵之例，乃古诗也。

《唐韵》视今之《平水韵》“冬”分“钟”、“支”分“脂”，似乎狭矣

，而有葫芦韵用法，辘轳韵用法，进退韵用法，有嫌韵，有兼韵，有通用，有转用，有叶用，作者犹得辗转言情。《平水韵》似宽，而葫芦等诸法俱废，则实狭矣。

问曰：“二美大呵出韵诗，是否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出韵必是起句，起句可用仄声字，出韵何妨。盖律诗止言四韵，绝句止言二韵，王子安《滕王阁》诗八句六韵，而序曰‘四韵俱成’，以‘渚’与‘悠’不在韵数中也。出韵诗虽是晚唐变体，然非晚不及盛之关系处。如元美兄弟之说，但不出韵，即是盛唐耶？”

问曰：“用韵以何者为准则？”答曰：“韵书自曹魏李登、梁沈约以来，其故甚繁，此难具述。唐之官韵今不可得，北宋《礼部韵》，余曾见二本，皆一东、二冬、三钟者也。名《广韵》者，因《唐韵》而广之者也，即此可以知《唐韵》矣。今世通行之一东、二冬、三江、四支之韵，乃宋理宗时平水刘渊，并旧韵之二百六部，以为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。旧韵一东独用，二冬三钟通用，渊则竟并通用者为一部。古韵通转者，东、冬、江、阳、庚、青、蒸七部为一部，支、微、齐、佳、灰、鱼、虞、歌、麻、尤十韵为一部，真、文、元、寒、删、先六韵为一部，侵、覃、盐、咸四韵为一部。韵之通转，又分两界，有入声者十七部为一界，无入声者十三部为一界，两界不相通转。通转有部、有类、有界，平上去各自通转为部，东董送、真軫震通转为类，有入声、无入声通转为界。非此则谓之叶，叶乃通转之穷也。自《平水韵》行，而北宋之《礼部韵》诗家名公俱未经目，界部通转叶之法俱不讲，唐人葫芦、辘轳、进退之法，何所考哉！”

唐人有嫌韵、兼韵之法。嫌韵即出韵也。兼韵亦名干韵，谓兼取通用韵中一二字也。嫌韵与兼韵可通用，不可转用。寒与删、先得相兼，以其通用故也。而转用之真、文、元则不可。

唐人排律有兼韵者，东兼冬、庚兼青是也。叶，即协也。不用如字之声者谓之转，转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转者谓之叶。通用乃刘渊并韵已前之法，今世所刻《平水韵》犹仍其名。呵呵！

《唐韵》久已绝传，惟吴彩鸾韵，徐学士传是楼有之，值二十万钱，而纸故脆，不能细检也。

子美《饮中八仙歌》押二“船”字，二“眠”字，二“天”字，三“前”字。说者谓此篇是八段，不妨重押。《学林新编》云：“观诗题，则是一歌也。通篇在‘船’字中押，不移别韵，则非分八段。”盖子美诗重韵者不少，因历举诸篇以及《十九首》、曹子建、谢康乐、陆士衡、阮嗣宗、江文通、王仲宣重韵之句，以见古有此体，子美因之。其言甚辨。余谓古人重诗而轻韵

，故《十九首》以下多有重韵之诗；後人重韵而轻诗，见重押者骇为异物耳。施愚山谓步韵者是做韵，非做诗。余谓自唐以来，以意凑韵，重韵轻诗者，皆是做韵。

严沧浪云：“任《哭范€》诗，重韵两‘生’字，三‘情’字。《天厨禁脔》《禁脔》，洪觉范著。乃谓平韵可重押，或平或仄韵不可者。彼就子美《饮中八仙歌》立说，陋矣！”《焦仲卿妻作》重二十许韵。

古人作诗，不以辞害志，不以韵害辞。今人奉韵以害辞，泥辞以害志。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声，非闭口也，闭口则无声矣。韵家别为立部，非也。纵使侵等果是闭口字，亦为小学审声中事，与诗道何涉？此又诗人奉行之过也。

宋人诗馀，寒删先元、鱼虞通用，实合于《三百篇》至六朝叶用之义。後人因此而立词韵，则非也。

今有癖疥而有害甚大，本举手可除，而人乐此美，固留不舍，习以成风，安然不觉者，是步韵和人诗。夫和诗之体非一，意如问答而韵不同部者，谓之和平诗；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，谓之和平韵；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，谓之和平用韵；次第皆同，谓之步韵。萧衍、王筠《和太子忏悔》诗，始是步韵。步韵，乃趋承贵要之体也。

诗思与文思不同，文思如春气之生万物，有必然之道；诗思如醴泉朱草，在作者亦不知所自来，限以一韵，即束诗思。唐时试士限韵，主司因得易见高下耳。今日何可为之耶？若又步韵，同于桎梏，命意布局，俱难如意。後人不及前人，而又困之以步韵，大失计矣！施愚山曰：“今人是做韵，谁人做诗”？狮子一吼，百兽脑裂。做韵定五字，于《韵府群玉》、《五车韵瑞》上觅得现成韵脚了，以字凑韵，以句凑篇，扭捏一上，全无意义章法，非做韵而何？步至数人，并韵字亦觉可厌。古诗不对偶，无平仄，韵得叶用，唐诗悉反之，已是难事，若又步韵，李、杜无以见长。

步韵，元、白犹少，皮、陆已多，今则非步韵无诗矣。陷溺之甚者，遂谓步韵诗思路易行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诗之韵。

古人视诗甚高，视韵甚轻，随意转叶而已，以诗乃吾之心声，韵以谐人口吻故也。唐人局于韵而诗自好，今人押韵不落即是诗。故古人有诗无韵，唐人有韵有诗，今人惟有韵无诗。得一题，诗思不知发何处，而先押一韵，何异置榻以待电光。

问曰：“先生不肯步韵，人以为傲，信乎？”答曰：“敬也，非傲也。步韵何难，不过顺口弄人耳。朱温将诸客游园，自语曰：‘好大柳树！’数客起应曰：‘好大柳树！’温又曰：‘可作车毂。’数客起应曰：‘可作车毂。’温厉声曰：‘车毂须用坚木，柳那可用？书生好顺口弄人，皆此类也。’悉

扑杀之。温虽凶人，然此事则不侮，迈俗远矣！诗人自相步韵犹可，步贵人韵，须虑扑杀。贵人倡作勿用‘徘徊’、‘潺’等字，使趋承者有所措手，亦仁者之居心也。”

晚唐章碣八句诗，平仄各押韵：一畔、二天、三岸、四船、五看、六眠、七算、八边。无聊之思，亦将以为格而步之乎？

人之登厕，不可无书，无书则不畅。书须浅陋，不足严待，又逐段易了者，《韵府群玉》、《五车韵瑞》最善。展卷终是有益，而应酬简易，此为捷径。若自好之士而作诗时用之，则自塞诗路，以做韵而已。明诗无深造，二书为之也。

问曰：“如《尚书》所言，则诗乃乐之根本也。後世乐用曲子，则诗不关乐事乎？”答曰：“古今之变，更仆以详。圣人以《雅》、《颂》正乐，则知《三百篇》无一不歌。秦火之後，乐失而诗存，太常主声歌，经生主意义，圣人之道离矣。而唐时律诗绝句，皆入歌喉；及变为诗馀，则所歌者诗馀，而诗不可歌。故陈彭年《送申国长公主为尼》七律，人以诗馀《鹧鸪天》之调歌之；子瞻《中秋》七绝，山谷以诗馀《小秦王》之调歌之，是其证也。元曲出而诗馀亦不入歌喉矣。《尚书》之言，难可通于今也。《三百篇》中，《清庙》、《文王》等专为乐而作诗，《关雎》、《鹿鸣》等先有诗而後入于乐。”

唐梨园歌有“哩连”，以五七言整句，须有衬字，乃可歌也。疑古之“妃呼”、“伊何那”，亦即此意。如此，则不求宋词元曲之顺喉矣。然郑世之言“古乐每一字必丝声十六弹，或三十二弹”，则与後世唱曲先慢後紧者不同，须更考之。

问曰：“诗之体格名目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姜白石《诗说》云：‘守法度曰诗，载始末曰引，体如行书曰行，放情曰歌，兼之曰歌行，悲如蛩づ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谣，委曲尽情曰曲。’余忆《珊瑚钩》之说不然，皆後人附会耳。”

《诗史》曰：“古人文章自应律度，不主音韵。沈约遵崇韵学，而曰：‘欲使宫羽相变，低昂殊节，若前有浮声，後须切响。一篇之内，音韵尽殊；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；妙达此旨，始可言文。’自後浮巧之语，体制渐多，如旁犯、蹉对、假对、双声、叠韵之类。又有正格、偏格，类例极多。故多三十四格、十九图、四声、八病之类。旁犯者，如徐陵文一篇中两用‘长乐’，其义不同者是也。蹉对者，如《九歌》之‘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’，以‘蕙肴蒸’是也。假对者，如‘自朱耶之狼狈，致赤子之流离’，‘朱’对‘赤’，‘耶’对‘子’，‘狼狈’兽名对‘流离’鸟名。又如‘庖人具鸡黍，稚子摘杨梅’，以‘鸡’对‘杨’是也。如‘几家村草里，吹唱隔江闻’，‘几家’、‘村草’为双声。如‘月影侵簪冷，江光逼屐清’，‘侵簪’

’、‘江光’为叠韵。首句第二字仄声，谓之正格，如‘凤凰轩轅纪’是也；平声，谓之偏格，如‘四更山吐月’是也。唐时名辈多用正格。谢庄谓‘互护为双声，敖确为叠韵。’余不谓然，以重翻为双声，重切为叠韵。”

《困学纪闻》云：“《式微》乃二人诗，联句之始也。《柏梁》及贾充与其妇李，亦是联句。”

傅咸《毛诗》皆取经语，集句之始也。禹《玉牒词》云“祝融司方发其英，沐日浴月百宝生”，七言之祖也。荀卿《成相篇》，亦多七言句。

作者涉笔成趣，说者遂以立三十七格。其可留者，不及十条。

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诗，大是蛇足，只可谓之诗馀耳。此体始于魏。

律诗所谓偷春格者，首联对，次联不对也。扇对格者，首句与第三句为对，次句与第四句为对也。

唐时有格诗之名，与律诗并举，未得的据，疑是八句有声病而不对偶者耶？

《南史》：“王玄谟问谢庄双声叠韵。庄曰：‘互护为双声，敖确为叠韵。’”双声同音不同韵，叠韵音韵皆同。“互护”同是唇音而不同韵，“敖确”同是牙音而又同韵也。“仿佛”、“熠”、“咿喔”皆双声，“侏儒”、“童蒙”、“空同”皆叠韵。乔谓“互护”纽声同，“菟路”纽声不同，而同在遇部。字声韵书，古今改易多矣。

沈括《笔谈》以次联不对者为蜂腰，引贾岛《下第》诗为证云：“下第惟空囊，如何住帝乡？杏园啼百舌，谁醉在花旁？泪落故山远，病来春草长。知音逢岂易，孤棹负三湘。”

问曰：“先生每言诗中须有人，乃得成诗。此说前贤未有，何自而来？”答曰：“禅者问答之语，其中必有人，不知禅者不觉耳。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。人之境遇有穷通，而心之哀乐生焉。夫子言诗，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。诗而有境有情，则自有人在其中。如刘长卿之‘得罪风霜苦，全生天地仁。青山楼行泪，白首一穷鳞’。王铎为都统诗曰：‘再登上相惭明主，九合诸侯愧昔贤。’有情地境，有人在其中也。子美《黑白鹰》、曹唐《病马》亦然。鱼玄机《咏柳》云：‘枝迎南北鸟，叶送往来风。’黄巢《咏菊》曰：‘堪与百花为总领，自然天赐赭黄袍。’荡妇、反贼诗，亦有人在其中。故读渊明、康乐、太白、子美集，皆可想见其心术行己，境遇学问。刘伯温、杨孟载之集亦然。惟弘、嘉诗派浓红重绿，陈言剿句，万篇一篇，万人一人，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，谓之诗家异物，非过也。”问曰：“弘、嘉人外，岂无读其诗而不见其人者乎？”答曰：“杨素、唐中宗、薛稷、宋之问、贺兰进明、苏涣，其人可数。”

问曰：“唐体于何而始？”答曰：“凡事无始，有始乃邪说也，仅可如《春秋》之始于隐公耳。唐体托始于古诗，古诗托始于《三百篇》，《三百篇》始于《五子》、《喜起》，此前之记于纬书史子者，不敢据言也。五言始汉、魏，鲜有偶句，晋、宋以後、偶句日多，庾信竟是排律。七律始于汉武、魏文等七言古诗，萧子云《燕歌行》始有偶句，自此渐有七言六句似律之诗。如梁简文帝《和萧子显春别》云：‘蜘蛛结网满帐中，芳草结叶当行路。红脸脉脉一生啼，黄鸟翩翩有时度。故人虽故昔经新，新人虽新後应故。’梁元帝《春别》云：‘试看机上交龙锦，还瞻庭表合欢枝。映日通风影珠幔，飘花拂叶度金池。不闻离人当重合，惟恐合罢会成离。’陈後主《玉树後庭花》云：‘丽字芳林对高阁，新妆艳质本倾城。映户凝娇乍不进，出帷含态笑相迎。妖姬脸似花含露’，玉树流光照後庭。’又有七言八句似律之诗，而末二句似五言者，如梁简文帝《春情》云：‘蝶黄花紫燕相追，杨低柳合露尘飞。已见垂钩挂绿树，诚知淇水沾罗衣。两童夹车问不已，五马城南犹未归。莺啼春欲驶，无为空掩扉。’梁元帝《闻箏》诗曰：‘文窗玳瑁影婵娟，香帷翡翠出神仙。促柱朱弦莺欲语，调弦系爪雁相连。秦声本是杨家解，吴俞那知谢傅怜！愁芳柱促，兰膏无那煎！’又有七言八句，前後散、中四语偶者，如梁简文帝《乌夜啼曲》云：‘绿草庭中望明月，碧玉堂前对金铺。鸣弦拨发初异，挑琴欲吹众曲殊。不异三足朝含影，直言九子夜相呼。羞言独眠花下泪，道单栖城上乌。’隋炀帝《江都宫乐歌》云：‘扬州旧处可淹留，台榭高明复可游。风亭芳树迎早夏，长皋麦陇送馀秋。绿潭桂楫浮青雀，果下金鞍跃紫骝。绿觞素蚁流霞饮，长袖清歌乐戏州。’《泛龙舟》诗云：‘舳舻千里泛归舟，言旋旧镇下扬州。借问扬州在何处？淮南江北海西头。六辔暂停御百丈，暂罢开山歌棹讴。讵似江东掌间地，独自称言鉴里游。’又有七言十句似律诗者，如江总《闺怨》云：‘寂寂青楼大道边，纷纷白雪绮窗前。池上鸳鸯不独自，帐中苏合还空然。屏风有意障明月，灯火无情照独眠。辽西水冻春应少，蓟北鸿来路几千。愿君关山及早度，念妾桃花片时妍。’大辘始于椎轮，诸诗皆七律之椎输也。隋陈子良《塞北思归》诗，竟是唐人七律矣。五绝七绝，即五古七古之短篇，杨升谓截律为绝，非也。

冯定远云：“《文选》词赋始于屈、宋，歌诗起于荆轲《易水之歌》，权輿于姬、孔已後，于理为得。近代诗选必自上古，年纪绵邈，真贗相杂，或不雅驯。又书传引逸诗，多不过三四句，皆非全篇。《三百五篇》既是仲尼所定，又不应该掇圣人之所弃者以炫人。余尝与程孟阳言诗，谓其‘如狗之拾骨’，非戏言也。诗至屈、宋，变为词赋。《汉书经籍志》不载五言。五言盛于建安，陈思王为之冠冕，潘、陆以下，无能与并者。子美言‘诗看子建亲

’，故苏子瞻云：‘诗至子美，一变也。’元和、长庆以後，元、白、韩、孟嗣出，杜诗始大行，後无出其范围者矣。今之论诗者，但当祖述子建，宪章少陵，古今之变，于斯尽矣。《诗》、《骚》以前，可勿问也。”

又云：“古人文章，自有阡陌。汤之盘铭，孔子之诔，其体古矣。而《三百五篇》都无铭诔之文，故知孔子不以为诗也。元微之云：‘赋、颂、铭、赞，有韵之文，体自相涉，谓之诗则不可。’近世冯惟讷撰《诗纪》，尽收古逸之铭诔等句何欤？诗，言志者也。《易林》止论阴阳，王司寇欲以《易林》为诗何欤？”

又云：“沈约、谢、王融创为声病，于时文体不可增减，谓之齐、梁体，异乎汉、魏、晋、宋之古体也。虽略变双叠韵，然文不粘缀，取韵不论双只，首不破题，平仄亦不相俪。沈、宋因之，变为律诗，自二韵至百韵，率以四句一绝，不用五韵、七韵、九韵、十一十三韵。唐人或不拘此说，见李赞皇《穷秋志》。首联先破题目，谓之破题。第二字相粘，平仄仄平为偏格，仄平平仄为正格。见沈存中《笔谈》。平仄宫商，体势稳协，视齐、梁体为优矣。近体多是四韵，古无明说。尝推而论之，似亦得其理也。联绝粘缀至于八句，虽百韵止如此也。如正格二联平平相粘也，中二联仄仄相粘也。音韵轻重，一绝四句，自然悉异。至于二转，变有所穷，于文之首尾胸腹已具足，得成篇矣。律赋亦八句，《文苑》注中已备记之，兹不具述。”

又云：“诗家常言有联有绝，二句一联，四句一绝。宋孝武言‘吴迈远联绝之外无所解’是也。四句之诗，谓之绝句，宋人不解，乃云是截律诗首尾，如此议论，非一事也。《玉台新咏》有古绝句，古诗也。唐人绝句之有声病者，是二韵律诗也。元、白、牧之、昌黎集可证。唐人集分体者少，今所传分体者，皆近人所为。古本多存有分律诗绝句者，如《王临川集》首题云七言律诗，下注云绝句，甚分明。唐人惟有元、白、韩、杜等是旧次，今武定侯刻白集，坊本杜牧之集，亦皆分体如今人矣。幸二集尚有宋板，而新本亦有翻宋板者可据耳。自高秉《唐诗品汇》出，今人不知绝句是律矣。高秉又创排律之名，虽古人有排比声律之言，然未闻谓之排律，此一字而有大害于诗。朱子作《诗评》，直云‘五排七排’，并去律字，可慨也！”

又云：“齐、梁声病之体，自古不谓之古诗，诸书言齐、梁体者，不止一处。唐自沈、宋以前，有齐、梁诗，无古诗也，气格亦有差古，而皆有声病。沈、宋既裁新体，陈子昂崛起，直追阮公，遂有两体。开元以下，好声律者则师景云、龙朔，矜气格者则追建安、黄初，而永明文格微矣。然白居易、李义山、温飞卿、陆鲁望皆有齐、梁格诗，白、李诗在集中，温见《才调集》，陆见《松陵集》，题注甚明，但不多耳。既有正律破题之诗，此格自应废矣。皎

然《诗式》叙置极详尽允当，人自不能考耳。古诗二字，牢入人心，今人立论，虽子美所称之庾开府，太白所称之谢玄晖，必欲降而下之，云古诗当如此论也。至于唐人虽服膺鲍、谢，体效徐、庾，仰而不逮者，犹以为无上妙品，云律诗当如此论也。吁！可慨已！”

又云：“阮逸注《文中子》不解八病，可见宋时声韵之学已微。有一恶书，名曰《金针诗格》，名梅尧臣，言八病绝可笑，王州《卮言》不知其谬也。沈休文《谢灵运传赞》，刘彦和《文心雕龙》，统论梗概，不得详说，而诸书所言，时有可徵。郭忠恕《佩△》云：‘雕弓之为敦弓，依乎旁纽。’按字母徵音四字，端透定泥，‘敦’字属元韵端母，‘雕’字属萧韵端母，则知旁纽者，双声字也。《九经字样》云：‘纽以四声。’是正纽者，四声相纽，东、董、冻、笃是也。刘知几《史通》言梁武云‘得既自我，失亦自我’为犯上尾，两‘我’字为相犯也。平头未详。蜂腰、鹤膝见宋人诗话，乃双声之变也。上下两字俱清，中一字浊，为鹤膝；上下两字俱浊，中一字清，为蜂腰。大韵、小韵，似论取韵之病，大小之义所未详也。沈隐侯云：‘一篇之内，音韵尽殊；两句之中，轻重各异。’详此则八病俱去，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。”

又云：“今本《玉篇》前有纽韵之图，列旁纽、正纽甚详。序引《声谱》，恐是沈隐侯《四声谱》。闻世间尚有是书，应是论八病事，恨求之不得耳。今人律诗但作对偶，于此处全不知，何以称律？”

又云：“唐人律诗有八句全不对者，亦有用仄韵者。”

又云：“律诗始于沈、宋，尔时文体不以用事为嫌，今人乃有谓五言律不可用事者，大谬。此说起于方回。”

问曰：“唐人命意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心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。熟读《新旧唐书》、《通鉴》、稗史、杂记，乃能于作者知其时事，知其境遇，而後知其诗命意之所在。如子美《丽人行》，岂可不知五杨事乎？试看《本事诗》，则知篇篇有意，非漫然为之者也。”

一篇试立一意，起手、中间、收结互相照应，方得无懈可击。唐人必然。宋至明初，犹不大失，弘、正以後，一句七字犹多不贯，何况通篇！

意由于识。马嵬事吟咏甚多，而子美云：“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。”曲折有含蓄，子瞻称之。郑畋云：“肃宗回马杨妃死，雨虽亡日月新。终是圣明天子事，景阳宫井又何人？”人知其有宰相器。刘梦得、白乐天直言六军逼杀天子之妃矣！

唐人诗意不必在题中。如右丞《息夫人怨》云：“莫以今时宠，能忘旧日恩！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。”使无稗说载其为宁王夺饼师妻作，後人何从知之。可见《西施篇》之“贱日岂殊众，贵来方悟稀。邀人傅香粉，不自著罗

衣。君宠益娇态，君怜无是非”，当是为李林甫、杨国忠、韦坚、王鉉共辈而作。元微之“未必诸郎知曲误，一时偷眼为回腰”，亦是胸有所不快，于舞者发之也。崔国辅云：“悔不盛年时，嫁与青楼家。”亦必有故，意不易见也。

余读韩致尧《惜花》诗结联，知其为朱温将篡而作，乃以时事考之，无一不合。起语云“皱白离情高处切，腻红愁态静中深”，是题面。又曰：“眼随片片沿流去”，言君民之东迁也。“恨满枝枝被雨淋”，言诸王之见杀也。

“总得苔遮犹慰意”，言李克用、王遇范之勤王也。“若教泥污更伤心”，言韩建之为贼臣弱帝室也。“临轩一盏悲春酒，明日池塘是绿阴”，意显然矣。此诗使子美见之，亦当心服。诗可以初盛中晚为定界乎？又其《香奁诗》有云：“动天金鼓逼神州，惜别无心学坠楼。不得回眸辞傅粉，更须含泪对残秋。折钗伴妾眠青冢，半镜随郎葬杜邮。惟有此宵魂梦里，殷勤相觅凤池头。”观其起句及“杜邮”、“凤池”，当是李茂贞兵逼京城，昭宗赐杜让能死，代其姬人之作。“残秋”对“傅粉”，似乎趁韵，然其事在景福二年九十月间，正是残秋也。而题绝不相类，将讳之，抑传写误也。让能之死可悯，致尧于此，宜有诗以哀惜之也。又有《咏浴》诗云：“再整鱼犀拢翠簪，解衣先觉冷森森。教移兰烛频羞影，自试香汤更怕深。初似洗花难抑按，终忧沃雪不胜任。岂知持女帘帷外，取君王几饼金。”试言成帝、合德事。“沃雪”谓死期将至，当是崔胤擅权，昭宗宠信过甚，而朱温之势，君相命在旦夕，故以汉事比之也。此时内有宦者韩全海辈，外有藩镇李茂贞、王行瑜、韩建、朱温辈，致尧忠耿之士，深怀不平，而言出祸随，故寓意如此。结语当是指三使相赏赐倾府库也。又有《倚醉》诗曰：“倚醉无端寻旧约，却因惆怅转难胜。静中楼阁春深雨，远处帘栊夜半灯。抱柱立时风细细，绕廊行处思腾腾。分明窗下闻裁剪，敲遍阑干唤不应。”昭宗在凤翔，制于李茂贞，使赵国夫人让学士院二使不在，亟召韩、姚洎，窃见之于土门外，执手相泣。观此情事，必是又曾召而为事所阻，故有“寻旧约”之语。下文则叙立伺机会之情景也。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中时事不少，《诗》本经史之学，汉诗此意已微。子美不然，所以独胜，太白不及也。人读经史，须知是诗材，读诗须回顾经史。明人分作二截，惟于字面间求为大家而已。葛常之曰：“韩《香奁集》百篇，皆艳体词也。”沈存中《笔谈》以为和凝所作，贵後讳之，嫁名于。而《香奁集》有《无题诗序》云：“余辛酉岁戏作《无题》诗十四韵，故奉常王公、内翰吴融、舍人令狐涣相次属和。是岁十一月兵起，随驾西狩，文稿咸弃。丙寅岁在福建，有苏者以稿见授，得《无题》诗，因追味旧诗阙亡甚多”云云。《香奁集》之为韩所作无疑，存中未考其详，《T斋览》已引吴融和诗为证矣。余考昭宗天复元年辛酉正月元日斩王仲先等，复位，进孙德昭等为三使相。十一月，韩全海

劫帝幸凤翔，韩扈蹕。三年十月，帝召韩、姚泊于土门外，执手涕泣。甲子闰四月，朱温迁帝于洛阳。八月被杀，立昭宣帝。丁卯四月，温篡位。则余所说此二诗意，非傅会也。

致尧又有诗云：“拥鼻悲吟一向愁，寒更转尽未回头。绿屏无睡秋分簟，红叶伤时月满楼。却要因循添逸兴，若为趋竞怗离忧。殷勤凭仗官渠水，为到西溪动钓舟。”天复二年，昭宗在凤翔，宰相韦贻范遭丧图起复，不肯草制，忤李茂贞意。“趋竞”，谓贻范也。“离忧”，谓有去志而思西溪钓舟也。问曰：“君于致尧诗何太拳拳？”答曰：“弘、嘉人惟求词，不求意，故敢轻忽大历。余故举唐末诗之有意者，以破天下之障。人能于唐诗一二字中见透其意，即脱宋、明之病，仙人灵丹，岂须升斗？”致尧又有诗云：“昨夜三更雨，今朝一阵寒。海棠花在否？侧卧卷帘看。”亦必伤时之作。

唐人于诗中用意，有在一二字中，不说破不觉，说破则其意焕然者。如崔国辅《魏宫词》云：“朝日点红妆，拟上铜雀台。画眉犹未了，魏帝使人催。”称“帝”者，曹丕也。下一“帝”字，而其母“终彘不食其馀”之语自见，严于钺矣！《诗归》评“媚甚”。呵呵！

韩《寒食》诗云：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，实代宗授之以柄。此诗在德宗建中初，只“五侯”二字见意，唐诗之通于《春秋》者也。

问曰：“诗有惟词而无意者乎？”答曰：“唐时已有之，明人为甚，宋人却少。如李义山《挽昭肃皇帝》诗‘海迷求药使，雪隔献桃人’是也。弘、嘉人凑丽字以成句，凑丽句以成篇，便有词无意。宋不剿说，故无此病。”

唐人作诗最重意，不顾功令。省试诗多是六联。祖咏《终南馀雪》云：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€端。林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”二联便呈主司，云“意尽”。唐人自重如此。

诗惟求词采则甚易，明人优为之；有意则措词不胜其难。以明之亡国言之，君非无过，始则靳于赈荒以成贼势，中则不能罄扫闾宫所有以贍军，终则误谓国君当死社稷，不肯南巡以图恢复。死社稷乃天子守土之臣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播迁而复振者多矣，岂可与城俱尽哉！而死难之烈，高出千古。言其死难甚易，则其过端直陈之，既已不忍，又同于宋人；微言之，又同于义山之《重有感》诗，直俟七百年後之人始知作者之意，其间不能解而诟病之如顾东桥者何限乎！有意之诗其难如此，所以明朝无意之诗积几充架也。义山《重有感》云：“玉帐牙旗得上游，安危须共主君忧。窦融表已来关右，陶侃军宜次石头。岂有蛟龙愁失水？更无鹰隼击高秋？昼号夜哭兼幽显，早晚星关雪涕收。”常熟钱龙惕夕公解曰：“太和九年十月，以前广州节度使王茂元为泾原节

度使，逾月李训事作，茂元在泾原，故曰‘得上游’也。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等罪名，仇士良为之惕惧，故曰‘窦融表已来关右’也。初获郑注，京师戒严，茂元与坊节度使萧弘皆勒兵备非常，故曰‘陶侃军宜次石头’也。士良辈知事连天子，相与愤怨，帝惧，伪不语，宦官得肆志杀戮，则蛟龙失水矣。涯等既死，举朝胁息，诸藩镇亦皆观望不前，谁为高秋之鹰隼，快意一击耶？曰‘更无’者，伤之亦望之也。至于‘昼号夜哭’，‘雪涕星关’，而感益深矣。”夫《有感》长韵律二篇既为甘露之变而作，则《重有感》可知。而余读之，殊不能领，见夕公注，不觉自失，以其命意视《无题》诗更奥故也。杨、刘、钱之西昆，直是儿童之见，余注《无题》诗名为《发微》，盖以此故。贺黄公说此诗大意同夕公。又有曰：“顾华玉讥此诗云：‘所言何事？次联粗浅不成风调。古人纪事必明白，褒贬乃隐约，未有如此者。’华玉之论，何以服人？”余谓觉范言“诗至义山为一厄”，浅夫类然，何必东桥？晚唐诗难读如此，况盛唐乎？

诗意之明显者，无可著论，惟意之隐僻者，词必纡回婉曲，必须发明。温飞卿《过陈琳墓》诗，意有望于君相也。飞卿于邂逅无聊中，语言开罪于宣宗，又为令狐所嫉，遂被远贬。陈琳为袁绍作檄，辱及曹操之祖先，可谓酷毒矣。操能赦而用之，视宣宗何如哉？又不可将曹操比宣宗，故托之陈琳，以便于措词，亦未必真过其墓也。起曰“曾于青史见遗文，今日飘零过古坟”，言神交，叙题面，以引起下文也。“词客有灵应识我”，刺令狐之无目也。“霸才无主始怜君”，“怜”字诗中多作“羡”字解，因今日无霸才之君，大度容人之过如孟德者，是以深羡于君。“石麟埋没藏春草”，赋实境也。“铜雀荒凉起暮云”，忆孟德也。此句是一诗之主意。“莫怪临风倍惆怅，欲将书剑学从军”，言将受辟于藩府，永为朝廷所弃绝，无复可望也。怨而不怒，深得风人之意。以李颀之“新加大邑绶仍黄，近与单车向洛阳。顾盼一过丞相府，风流三接令公香”，“知君官属大司农，诏幸骊山职事雄。岁发金钱供御府，昼看仙液注离宫”等视此，直是应酬死句。

起联如李远之“有客新从赵地回，自言曾上古丛台”，太伤平浅。刘禹锡之“王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”稍胜。而少陵之“童稚情亲四十年，中间消息两茫然”，能使次联“更为后会知何地，忽漫相逢是别筵”倍添精彩，更胜之矣。至于义山之“海外徒闻更九州，他生未卜此生休”，则势如危峰矗天，当面崛起，唐诗中所少者。而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”，乃是具文见意之法。起联以引起下文而虚做者，常道也。起联若实，次联反虚，是为定法。

结句收束上文者，正法也；宕开者，别法也。上官昭容之评沈、宋，贵有

余力也。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，贵有远神也。义山《马嵬》诗一代杰作，惜于结语说破。绝句是合，律及长诗是结。温飞卿《五丈原》诗以“谯周”结武侯，《春日偶成》以“钓渚”结旅情。刘长卿之“白马翩翩春草绿，邵陵西去猎平原”，宕开者也。子美《褥段》诗之“振我粗席尘，愧客茹藜羹”，收上文者也。此法人用者多。

严沧浪云：“中联易得好句，结难，起更难。”

问曰：“措词如何？”答曰：“诗人措词，颇似禅家下语。禅家问曰如何是佛？非问佛，探其迷悟也；以三身四智对，谓之韩卢逐兔，契棒有分。€门对曰‘乾屎橛’，作家语也。刘禹锡之《玄都观》二诗，是作家语。崔珣《鸳鸯》，郑谷《鹧鸪》，死说二物，全无自己，韩卢逐兔，契棒有分者也。禹锡诗，前人说破，见者易识，未说破者当以此意求之，乃不受瞒。不然，非落于宋，即堕于明，契棒未有了日在。”问曰：“唐人故意瞒人乎？”答曰：“祖师语岂曾瞒人，为人看不出，不得道祖师不瞒人。唐人诗岂曾瞒人，为人看不出，不得道唐人不瞒人也。其瞒宋人者浅，瞒明人者深。”

优柔敦厚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戒，诗教也。唐人之词微而婉。王建《宫词》云：“金殿当头紫阁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。太平天子朝元日，五色€车驾六龙。”神尧以老聃为始祖，尊为玄元皇帝。“太平天子”，谓诸帝朝老聃也。礼，天子不乘奇车。“五色€车”用汉武帝甲乙曰青、丙丁曰赤等事，刺天子乘奇车非礼也。周伯[A102]谓之“具文见意”。此杜元凯《左传序》语，谓不着议论而意自见。可见元人诗思深于明人多也。《宫词》又有曰：“龙烟日暖紫瞳瞳，宣政门当玉仗风。五刻阁前卿相出，下帘声在半天中。”意刺君臣隔阔，辞则尊崇殿陛。又曰：“射生宫女宿红妆，请得新弓各自张。临下马时齐赐酒，男儿跪拜谢君王。”刺服妖也，必是武宗王才人事。又曰：“千牛仗下放朝初，玉案旁边立起居。每日进来金凤纸，殿前无事不多书。”辞则庆幸平，意则讥刺蒙蔽，皆措词之可法者也。元人诗思之深入者，如丁鹤年《题梧竹轩》，结云：“中郎去後知音少，共负奇才奈老何！”用一伯喈总收二物，有力量，语复有寄托感人。《闻元顺帝殂于漠北》云：“仙家一笑乾坤老，谁御瑶池八骏归？”语不迫切而深于痛哭。明人谁有此耶？二百余年，人才皆为二李粗浮声色所镕没，不知有此心路。

义山《龙池》诗云：“龙池赐酒敞€屏，羯鼓声高众乐停。夜半宴归宫漏永，薛王沉醉寿王醒。”龙池，玄宗潜邸南池，沉而为池，即位後以为瑞应，赐名龙池，制《龙池乐》。杜审言之《龙池篇》，即乐歌也。开元、天宝共四十二年，赐酒于此者多矣，薛王侍宴自在前，寿王侍宴自在後，义山诗意非指一席之事而言之也。十四字中叙四十余年事，扛鼎之笔也。玄宗厚兄弟而薄

于其子，诗中隐然，入《三百篇》可也。苕溪渔隐谓杨妃时薛王之死已久。呵呵！

义山《马嵬》诗曰：“此日六军同驻马，当时七夕笑牵牛。”叙天下大事而“六”“七”、“马”“牛”为对，恰似儿戏，扛鼎之笔也。高秉谓义山诗对偶精切。呵呵！人欲开口，先须开眼，开口则易，开眼则难。

《离骚》若干言，只“椒”、“兰”二字见意，谓子椒、子兰，谮屈公于王者也。又杂于诸草木中，见者不觉。古人之立言温厚如此。

明道非诗人，而刺新法君臣云：“未须愁日暮，天际是轻阴。”有道之言，乃尔蕴藉！求之明人，如“小犬隔花空吠影，夜深宫禁有谁来”，“六宫处处秋如水，不独长门玉漏长”，稀于晨星矣。“六宫”联咏武宗巡游。“小犬”联，太祖破陈友谅，贮其姬妾于别舍，李善长兄弟有窥覩者，故诗云然也。善长得罪以此事，季迪亦以此致重典，况于直出者乎？

诗苦于无意，有意矣又苦于无辞。如聂夷中之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诗之所以难得也。

汉、魏也，晋、宋也，梁、陈也，三唐也，宋、元也，明也，不须看读，遥望气色，迥然有别。此何以哉。辞为之也，犹夫衣冠举止，可以观人也。有意无词，锦袄子上披蓑衣矣。

诗贵活句，贱死句。石曼卿《咏红梅》云：“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。”于题甚切，而无丰致、无寄托，死句也。明人充栋之集，莫非是物，二李为尤甚耳。子瞻能识此病，故曰：“赋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人。”其题画云：“野雁见人时，未起意先改。君于何处看，得此无人态？”措词虽未似唐人，而能于画外见作画者鱼鸟不惊之致，乃活句也。咏物非自寄则规讽，郑谷《鹧鸪》，崔珣《鸳鸯》，已失此意，何况曼卿宋人耶！梅询退位而热中，其侄女咏蜡烛以刺之云：“樽前独垂泪，应为未灰心。”询见之有愧色。视《红梅》何如！

唐诗固有惊人好句，而其至善处在乎澹远含蓄，宋失含蓄，明失澹远。唐如李拯诗云：“紫宸朝罢缀鸾，丹凤楼前驻马看。惟有终南山色在，清明依旧满长安。”兵火後之荒凉，不言自见。但此法唐人用之已多，今不可用也。

诗不可以言求，当观其意。讥刺是人，不言其所为之恶，而言其爵位之尊，车服之美，而民疾之，以见其不堪，“君子偕老，副笄六珈”，“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”是也。颂美是人，不言其所为之善，而言其容貌之盛，冠服之华，而民安之，以见其无愧，“缁衣之宜兮”，“服其命服”是也。乔谓汉、唐为黄河，《三百篇》为星宿海。

严沧浪云：“诗不可太着题，不在多使事。押韵不必有出处，有字不必拘

来历。下字贵响，造语贵圆。意贵透彻，不可隔靴搔痒，语贵洒脱，不可拖泥带水。最忌骨重，最忌趁贴。语忌直，意忌浅，脉忌露，味忌短，音韵忌散缓，亦忌迫切。”

唐人之命意，宋、明或有暗合者，至于措词，则如北出开原、铁岭，五官虽同，迥非辽左人之语言矣。郡中即事，若宋、明人为之，必是直陈本意。羊士谔云：“红衣落尽暗香残，叶上秋光白露寒。越女含情已无限，莫教长袖倚栏干！”余友贺黄公曰：“是以思妇比孤臣，寓留滞周南之感耳。”余谓今人作此诗，人必共以无谓讥之矣，那得不共作直陈本意之诗乎！风气使然，智者莫如之何！

禅者有云：“意能划句，句能划意，意句交驰，是为可畏。”夫意划句，宜也。而句亦能划意，与意交驰，不须稟意而行，故曰“可畏”。诗之措词，亦有然者，莫以字面求唐人也。临济再参黄公案，禅之句划意也。“薛王沉醉寿王醒”，诗之句划意也。

问曰：“造句炼字如何？”答曰：“造句乃诗之末务，炼字更小，汉人至渊明皆不出此。康乐诗矜贵之极，遂有琢句。梁、陈别论。陈伯玉复古之後，李、杜诸公偶一涉之，不以经意。中唐犹不甚重，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。所存既小，不能照顾通篇，以致神气萧飒。诗道至此，大厄运也。”

盛唐人之用字，实有後人难及处。如王右丞之“鸾舆迴出千门柳，阁道回看上苑花”，其用“迴出”、“回看”，景物如见。子美之“石出倒听枫叶下，橹摇背指菊花开”，亦然。而“野航恰受两三人”，“旭日散鸡豚”，“受”字、“散”字更非他字可易，甚不费力。“宿火焰炉灰”，“陷”字精确，虽衰飒犹好。至杜荀鹤之“风暖鸟声碎”，方干之“香粳倩水舂”，“碎”字、“倩”字费力甚矣！

宋人诗话多论字句，以致後人见闻愈狭。然炼字与琢句不同，琢句者，淘汰陈浊也。常言俗语，惟靖节、子美能用之；学此，便流于尧夫《击壤集》五七字为句之语录也。

祖咏之“万里寒光生积雪，三边曙色动危旌”，子美之“麒麟不动炉烟上，孔雀徐开扇影还”，其用“生”、“动”、“不动”、“徐开”字，能使诗意跃出，是造句之妙，非琢炼之妙也。

子美之“峡坼€霾龙虎睡，江清日抱鼃鼃游”，晚唐人险句之祖也；“盘涡浴鹭底心性”，王建诗之祖也。太白之“如何青草里，也有白头翁”，用虚字，流水对易见。子美之“€移雉尾开宫扇，日绕龙鳞识圣颜”，不用虚字，流水对难见。

刘长卿之“身随敝履经残雪”，皇甫冉之“菊为重阳冒雨开”，开晚唐门

径也。

炼字乃小家筋节。四六文，陈诗之余，炼字之妙，大不易及。子瞻文集只“山高月小，放落石出”八字耳。永叔曾无一字。唐诗炼字处不少，失此字便粗糙。画家云“烘染过度即不接”，苦吟炼句之谓也。注意于此，即失大端。唐僧无可云“听雨寒更尽，开门落叶深”，以雨声比落叶也。又云“微阳下乔木，远烧入秋山”，以远烧比微阳也。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，谓之象外句，非苦吟者不能也。

张云：“墙头细雨垂纤草，水面回风聚落花”，花聚由“回”，草垂由“细”，工矣！

蔡宽夫云：“炼句胜则意必不足，语工而意不足，则格力必弱。”

宋人眼光见句法，其诗话于此有可观者，不可弃之。开、宝诸公用心处，在诗之大端，而好句自得。大历以后，渐渐束心于句，句虽佳而诗之大端失矣。

●卷二

问曰：“五言古诗如何？”答曰：“此体之名，失实久矣！汉固有高澹、浓诡二种诗，皆入歌喉，皆在乐府。乐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，谓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诗，亦在乐府中。故乐府之‘青青河畔草’，‘驱车上东门’，即《十九首》中之第二第十三首。而《文选》注所引《十九首》，谓之枚乘乐府也。《十九首》皆是高澹之作，后人遂以此为古诗，而以《羽林郎》、《董娇饶》等浓诡者为乐府。后人所见固谬，而此二种诗，终不可相杂也。”余友常熟冯定远班有《古今乐府论》，考据精详，而文多难尽载，举其要义曰：古诗皆乐也，文士之词曰诗，协之于律白乐。后世文士不娴乐律，言志之文，有不可入于声歌者，故诗与乐判。如陈思王、陆士衡所作乐府，其时谓之“乖调”。刘彦和以为“无诏伶人，故事谢管弦”是也。乐府之题有可赋咏者，文士为之词，如《饶歌》诸篇是矣。乐府之词，文采可爱，文士拟之，如《相逢行》、“青青河畔草”是矣。二者乃乐府之别支也。七言创于汉代，魏文帝有《燕歌行》，古诗有“东飞伯劳”，至梁末而大盛，亦有五七言杂用者，唐人歌行之祖也。声成文谓之歌。《宋书乐志》所载魏、晋乐府有歌行。行之为名不可解，仍其旧而已。亦有不用乐府而自作七言长篇，亦名歌行。故《文苑英华》又分歌行与乐府为二也。今人谓歌行为古风，不知所始。唐人不然，故宋人有七言无古诗之说。齐、梁之前，七言古诗有“东飞伯劳”、“卢家少妇”二篇，不知其人代，故曰古诗。或以为梁武帝，盖误也。唐初卢、骆所作，有声病者是齐、梁体；李、杜诸公不用声病者，乃是古调。如沈期“卢家少妇”，体同律诗，则唐乐府亦用律诗也。《才调集》目录云“古

律杂歌诗一百首”。古者，五言古也；律者，五七言律也；杂者，杂体也；歌者，歌行也。此是五代时书，故所题如此，最为得之；今亦鲜知者矣！汉人歌谣之采入乐府者，如《上留田》、《霍家奴》、《罗敷行》之类，多言当时事。少陵所作新题乐府，题虽异于古人，而深得古人之理。元、白以后，此体纷纷矣。总而言之：制诗以协于乐，一也；采诗入乐，二也；古有此曲，倚其声为诗，三也；自制新曲，四也；拟古，五也；咏古题，六也；并少陵之新题乐府而为七，古乐府尽此矣。唐末有长短句，宋有词，金有北曲，元有南曲，今有北人之小曲，南人之误歌，皆乐府之余也。乐府不难知，而後人都不解。请具言之，太白歌行祖述《骚》、《雅》，下迄齐、梁七言，无所不包，奇中又奇，而字字有本，讽刺沉切，自古未有也。後人宜以为法。乐府本词多平美，晋、魏、宋、齐乐府取奏，多聱牙不可通，由乐人于不合宫商者增损其文，或有声无文，声词混填，至有不可通者，非本诗如是也。李于鳞乃取晋、宋、齐、隋《乐志》所载者，章截而句摘之，生吞活剥，谓之“拟乐府”。而宗子相所作，全不可通。陈子龙辈效之，读之令人笑来。王元美论歌行云“内有奇语夺人魄者”，直以为歌行，而不知其为拟古乐府也。乐府词体不一，汉人承《离骚》之后，故歌谣多奇语。魏武悲凉慷慨，与诗人不同。而史志所载，亦有平美如班婕妤《团扇》“青青河畔草”，皆乐府也。《文选》注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，则《十九首》亦乐府也。伯敬承于鳞之说，遂谓奇诡聱牙者为乐府，平美者为诗。至谓古诗某篇某句似乐府，乐府某篇某句似古诗，谬之极矣！乐之大者惟郊祀，渠乃曰：“乐府之有郊祀，犹诗之有应制。”何耶？李西涯之乐府，其文不谐金石，则非乐也；不取古题，则不应附于乐府；又不咏时事，则不合于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，当名为咏史乃可。夫诗之为文，一出入，有切言者，有微言者，轻重无准，惟取达志。李氏之词，引绳切墨，议论太重，文无比兴，非诗之体也。此语历六百年来，惟定远言之耳。而序讥太白用古题，过矣！其集古诗多可观，惜哉无是可也。古来言乐府者，惟《宋书》最详整，其次则《南齐书》，《隋书》及《晋书》皆不及也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为诗而作，删诸家《乐志》作序，甚明白而无遗误，作歌行乐府者，不可不读。左克明《乐府》只取堪作诗料者，童蒙所读也。杨铁乐府，其源出于二李、杜陵，有古题，有新题，文字自是创体，颇伤于怪。然笃而论之，不失为近代高手，太白之后，亦是一家，在作者择之。今之太常乐府用诗，黄心甫《扶轮集叙》云“今不用诗”，非也。《史概》所载乃元曲调。

唐乐府亦用律诗，而李义山又有转韵律诗，杜牧之、白乐天集中律诗多与今人不同，《瀛奎律髓》有仄韵律诗，严沧浪云“有古律诗”，今皆不能辨矣。

问曰：“定远好句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好句何足以论定远？弘、嘉人岂无好句耶？唐人妙处，在于不着议论而含蓄无穷，定远有之。其诗曰：‘禾黍离离天阙高，空城寂寞见回潮。当年最忆姚斯道，曾对青山咏六朝。’金陵、北平事尽在其中。又有云：‘隔岸吹唇日沸天，羽书惟道欲投鞭。八公山色还苍翠，虚对围棋忆谢玄。’马、阮、四镇事尽在其中。又有云：‘席卷中原更向吴，小朝廷又作降俘。不为宰相真事，留得丹青《夜宴图》。’以韩熙载寓讥刺时相也。又有云：‘王气消沉三百年，难将人事尽凭天。石头形胜分明在，不遇英雄自枉然。’以孙仲谋寓亡国之戚也。所谓不着议论声色而含蓄无穷者也。论定远诗甚难，若直言六百年无是诗，闻者必以为妄，若谓六百年中有是诗，则诗集具在，有好句之佳作有之，未有无好句之佳作如定远者也。”问曰：“二十年前叶文敏公题两先生诗草，有‘邢夫人见尹夫人’之句，人久以为定论。今之推重定远如此，得毋自以为地乎？”答曰：“心实让焉，何自为地？有好句之诗不让定远者，何独不佞？无好句之诗，他人不敢相强，余则实不敢与之并轡。十年以前，犹无此意，近日识见稍进，故如是耳。孰有无端退屈者乎？此中甘苦，心自知之。如张承吉诗云：‘马嵬宫柳正依依，重见銮舆幸蜀归。地下阿蛮应有语：这回休更怨杨妃！’一往读之，似轻薄谑笑。夫僖宗之西狩，由奄人田令孜致之。承吉诗不言令孜而其意自见，此唐人能事也。见唐人意者尚不能作唐人诗，定远四绝句，能作唐人诗者也。”问曰：“先生近日所进如何？”答曰：向者谓古诗、唐诗各自成体，作唐体者不受困于宋、明，即得成诗。今知不然。汉、魏诗如手指，屈伸分合，不失天性。唐体如足指，少陵丈夫足指，虽受行，不伤跬步。凡守起承转合之法者，则同妇女足指，弓弯纤月，娱目而已。受几许痛苦束缚，作得何事？唐诗尚不称余意，何况定远，又况自所作者而欲为之地耶？直是前步既错，末知之何耳！犹忆四十年前，见贺黄公《铜雀台妓》诗云抚金炉嗟薄命，八年两度见分香。’其刺子桓隐而切矣，定远敌手也。”

诗至《十九首》，方是烂然天真，然皆不知其意。以辞求意，其诗全出赋义乃得；兼有比兴，意必难知。

苏武、李陵诗，余疑是汉人送别之作，名苏、李。诗之叙景，必不绝远，而苏诗有“俯视江汉流”，“行役在战场”，何也？李诗亦不似二人情景。

《焦仲卿妻诗》，于浓诡中又有别体，如元之董解元《西厢》，今之数落《山坡羊》，一人弹唱者也。

魏武终身攻战，何暇学诗，而精而老健，建安才子所不及。

魏文《代刘勋妻》二诗及《折杨柳行》，思无邪而词温厚，《三百篇》之遗声也。“西北有浮云”，宜是为中原人流寓江南者作。

王粲《从军诗》曰：“讨彼东南夷”者，乃建安十三年戊子曹操败于赤壁事，故又曰“白露沾裳衣”，“愁思当告谁”也。其曰“相公征关右”者，乃建安十六年操平韩遂、马超，故又曰“拓地三千里”也。其曰“朝发邺都桥，暮济白马津”，“率彼东南路，将定一举勋”者，当时十八年进军濡须，相守一月退军之事，故又曰“鞠躬中坚内，微画无所陈”也。赤壁、濡须事，措词得体。

凡拟诗之作，其人本无诗，诗人知其人与事与意而拟为之诗，如《拟苏子送别》诗及魏文帝之《刘勋妻》者最善；其人固有诗，诗人知其人与事与意而拟其诗，如文通之於阮公，子瞻之於渊明者亦可。《十九首》之人与事与意皆不传，拟之则惟字句而已；皮毛之学，儿童之为也。阮籍、郭璞诗有忧时虑患之意，文通所拟皆失之。

阮公《咏怀》诗云“驾言发魏都”，是司马未篡时所作。又曰“修竹隐山岑，射干临增城”，是为曹爽、贾充。其曰“葛藟延幽谷”，必言夏侯玄、荀勖辈也。又有曰“一身不自保，何况恋妻子”，言罹祸者且自危也。阮公一生长醉，而诗不言酒。傅玄诗云“秋兰岂不芬，鲍肆乱其旁”，必说时事。郭璞《游仙》诗有“逸翮思拂霄”一篇，是悒郁语，可见游仙是方外以自遣也。

沈约“生平少年日”、柳恽“汀洲采白”二篇，可以继美《十九首》。

杨素诗朴劲不似隋人。

《选》体之名，最为无识。西汉至宋、齐诗皆在《文选》中，以何者为《选》体？

贞观至景龙之五古，严为汰择，有善者止百篇。

张曲江五古胜于燕公。晚唐人诗之得理者，不下于曲江，而措词太远。

陈伯玉诗之复古，与昌黎之文同功。卢照邻《咏史》诗似子美，王《古离别》似非排律。

陈伯玉之“故人洞庭去”，薛稷之《秋日还京》诗、《鱼山亭》诗，五古之至善者也。

王右丞五古，尽善尽美矣，《观别者》篇可入《三百》。孟浩然五古，可敌右丞。储光羲诗是沮、溺、丈人语。高达夫五古，壮怀高志，具见其中。子美称“岑参识度清远，诗词雅正”。杜确云：“岑公属词尚清，用志尚切，迥拔孤秀，出于常情。”王昌龄五古，或幽秀，或豪迈，或惨恻，或旷达，或刚正，或飘逸，不可物色。李颀五古，远胜七律。常建五古，可比王龙标。崔颢因李北海一言，殷目为“轻薄”；诗实不然，五古奇崛，五律精能，七律尤胜。崔曙五古，载《英灵集》者五篇，高妙沉着。殷谓其“吐词委婉，情意悲凉”，未尽其美。谓薛据“骨鲠有气魄”，斯言得之。陶翰诗沉健、真恻、高旷

俱有之。又谓刘虚“情幽兴远，思苦语奇”，得其真矣。余如张谓、丘为、贾至、卢象诸君，俱有可观，合于李、杜以称盛唐，洵乎其为盛唐也。钱起、韦应物，体格稍异矣。

储不仿陶，而兴趣酷似。龙标“奸雄乃得志”篇，必为曲江、安禄山而作。

“《大雅》久不作”诸诗，非太白断不能作，子美亦未有此体。《上之回》，刺学仙也。《妾薄命》，刺武惠妃之专宠也。太宗武功最大，高宗孱主，犹蒙其馀威以下高丽。《塞上曲》，美太宗也。《邯郸才人》，身去而心不忘宗国也。《月下独酌》诗“月既不解饮”，是敷衍，似宋诗。《送裴十八》之“归时莫洗耳”四语，亦是敷衍无味。“春风不相识，何事入罗帷”，思无邪而词清丽，妙绝可法。

《咏怀》、《北征》，古无此体，後人亦不可作，让子美一人可为之可也。退之《南山诗》，已是後生不逊。诗贵出于自心。《咏怀》、《北征》，出于自心者也；《南山》，欲敌子美而觅题以为之者也。山谷之语，只见一边。

诗贵和缓优柔，而忌率直迫切。元结、沈千运是盛唐人，而元之《舂陵行》、《贼退诗》，沈之“岂知林园主，却是林园客”，已落率直之病。乐天《杂兴》之“色禽合为荒，政刑两已衰”，《无名税》之“夺我身上暖，买尔眼前恩。进入琼林库，岁久化为尘”，《轻肥》篇之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，《买花》篇之“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”等，率直更甚。东野《列女操》、《游子吟》等篇，命意真恳，措词亦善；而《秋夕贫居》及《独愁》等，皆伤于迫切。韦苏州《寄全椒道士》及《暮相思》，亦止八句六句，而词殊不迫切，力量有馀也。贾岛之《客喜》、《寄远》、《古意》，与东野一辙。曹邨、于、聂夷中五古皆合理，而率直迫切，全失诗体。梁、陈于理则远，于诗则近。邨等于理则合，于诗则违。宋人虽率直而不迫切。

杜确云：“自古文体变易多矣。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，始为轻荡绮靡之词，名曰‘宫体’。厥後沿袭，务于妖艳，谓之‘セ锦布绣’。其有欲尚风格颇有规正者，不复为当时所重，讽谏由此废阙。”

《诗法源流》云：“诗者，原于德性，发于才情，心声不同，有如其面，故法度可学而神意不可学。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诗，子美自有子美之诗，昌黎自有昌黎之诗。其他如陈子昂、王摩诘、高、岑、贾、许、姚、郑、张、许之徒，亦皆各自为体，不可强而同出。”

又云：“唐人以诗为诗，宋人以文为诗。唐诗主于达性情，故于《三百篇》近；宋诗主于议论，故于《三百篇》远。古诗于《三百篇》近，唐诗于《三百篇》远。”

太白云：“梁、陈以来，艳薄殊极，沈休文又尚声律，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？”梁、陈，谓宫体以下，非谓陶、谢诸公也。休文声律，谓平仄也。

五言古诗，须去其有偶句者而论之，以自西汉至中唐为全局，犹七言律诗以自初唐至晚唐为全局也。汉、魏五古之变而为唐人五古，欲去陈言而趋清新，不得不然，亦犹七律初、盛之变而为中、晚唐，不得不然也。

弘、嘉人惟见古人皮毛，元美仿《史》、《汉》字句以为古文，于鳞仿《十九首》字句以为诗，皆全体陈言而不自知觉，故仲默敢曰“古文亡于昌黎”，于鳞敢曰“唐无古诗”也。此与七律之瞎盛唐而讥大历以下者一辙。去有偶句者，以其为唐体之履霜也。去晚唐者，晚唐已绝也。

诗之关系名教风化者，非五古不可。其贵重可见。

柳子厚《芍药》诗曰：“欹红醉浓露，窈窕留馀春。”近体中好句皆不及。可见体物之妙，古体胜唐体。

古体宁如张曲江、韦苏州之有边幅。子美之古诗只可一人为之。子瞻古诗如搓黄麻绳百千尺。子瞻极重韦、柳，而自作殊不然，何也？

唐体诗有涯，後之作者，患在薄弱，不患泛滥。古体诗无涯，後人泛滥之弊，遂同于五七字为句之文。“简贵”二字，时刻须以自警。

诗法须自《十九首》，方烂然天真。唐诗已是声色边事，况宋、元、明耶！

六朝尚有本非诗人偶然出语绝佳者。如刘侯云：“城上草，植根非不高，所恨风霜早。”十三字说身境心事如见，以六朝诗法宽故也。唐诗韵狭，有平仄，黏须对偶，故非老手不佳。

冯定远曰：“五言虽始于汉武之代，而盛于建安，故古来论者，止言建安风格。至黄初之年，则诸子凋谢，止有子桓、子建，不须赘言黄初体也。永明之代，王元长、沈休文、谢一时有盛名，始创声病之论，以为前人所未发。文体骤变，皆避八病，一简之内，音韵不同；二韵之间，轻重悉异。其文两句一联，四名一绝，声韵相避，文字不可增减。自永明至唐初，皆齐、梁体也。沈、宋新体，声律益严，谓之律诗。陈子昂始法阮公为古体诗，唐因有古、律二体，始变齐、梁之格矣。齐时江文通诗不用声病，梁武帝不知四声，其诗仍是太康、元嘉旧体，严沧浪何以混言‘齐、梁诸公’，元长、玄晖没于齐朝，沈休文、何仲言、吴叔庠、刘孝绰并入梁朝，故声病之格通言齐、梁，而其体直至唐初也。白太傅尚有格诗，李义山、温飞卿皆有齐、梁格诗。律诗既盛，齐、梁体遂微，後人不知，咸以为古诗。”

又云：“古诗之视律体，非直声律相诡也，其筋骨气格，文字作用，亦迥然不同。然亦人人自有法，无定体也。陈子昂上郊阮公，为千古绝唱，不用沈

、宋格调，谓之古诗，唐人自此有古、律二体。云古者，对近体而言也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，或云枚叔，或云傅毅。词有东都、宛、洛，锺参军以为陈王，刘彦和以为汉人。既人代未定，但以其是古人之作，题曰古诗耳，非以此定古诗之式，必当如是也。李于鳞云：‘唐无古诗，陈子昂以其诗为古诗。’全不通理。如律诗始于沈、宋，开元、天宝已变，可云盛唐无律诗，杜子美以其律诗为律诗乎？子昂法阮公，尚不许是古诗，则于鳞之古诗，当以何时为断？若云未能似阮，则于鳞之五古，视古人定何如？”

又云：“《古诗十九首》机杼甚密，文外重旨，隐跃不可反捉。李都尉诗皆直叙无作用，尤为古朴。江淹所拟，《从军》一篇最合。严沧浪都不解此。”

又云：“潘、张、左、陆以後，清言既盛，诗人所作，皆老、庄之赞颂，颜、谢、鲍出，始革其制。元嘉之诗，千古文章于此一大变。请具论之：汉人作赋，颇有模山范水之文，五言则未有。後代诗人之言山水，始于康乐。士衡对偶已繁；用事之密，始于颜延之，後世对偶之祖也。《三百篇》言饮酒，虽曰‘不醉无归’，然亦合欢成礼而已；‘彼醉不臧’，则有沉湎之刺。诗人言饮酒不以为讳，自陶公始之也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朱子始以郑、卫为男女相悦之词，古实不然。《楚辞》美人以喻君子。五言既兴，义同《诗》、《骚》，虽男女欢娱幽怨之作，未极淫放，《玉台新咏》所载可见。至于沈、鲍，文体倾侧，宫体滔滔，作俑于此。永明、天监之际，鲍体独行，延之、康乐微矣。严沧浪于康乐之後不言延之，又不言沈、谢，则齐、梁声病之体，不知所始矣；不言鲍明远，则宫体红紫之文，不知其所法矣。虽言徐、庾，亦忘祖也。于时诗人，灼然自名一体者，如吴叔庠，边塞之文所祖也。又如柳吴兴、刘孝绰、何仲言，皆唐人所法，何以都不及？子美‘颇学阴、何’，又云‘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’，则子坚之体，亦不可缺。齐、梁以来，南北文章颇为不同。北多骨气，而文不及南。邺下才人，卢思道、薛道衡皆有盛誉。自隋炀有非倾侧之论，徐、庾之文少变，于时文多雅正。薛道衡气格清拔，与杨素酬唱之作，义山极道之。唐初文字，兼学南北，以人言之，道衡亦不可缺。”

又云：“严沧浪云：‘《玉台》，徐陵所集，汉、魏、六朝诗皆有之。人谓纤丽者为《玉台》体，其实不然。’班按：梁简文在东宫，命徐孝穆撰《玉台集》，其序云：‘撰录艳歌，凡为十卷。’则专取艳词明矣。其文止于梁朝，非六朝也。”

又云：“陆士衡《拟古诗》，江文通《拟古三十首》，如搏猛虎，捉生龙，急与之较力，不暇气格悉敌。今人拟诗，床上安床，惟见怯处，种种不逮耳

。然前人拟诗，往往只取大意，不尽如陆、江也。”

又云：“南北朝人以有韵者为文，无韵者为笔，亦通谓之文。唐自中叶以后，多以诗与文对言。愚按：有韵无韵皆可谓之文，缘情之作则曰诗。诗者，思也。情动乎中而形乎言，言之不足故长言之，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。有美有刺，所谓诗也。不如是则非诗，而为有韵之文耳。《礼记》有汤之盘铭、孔子之诂，《左传》有卜筮繇词，皆有韵，而《三百篇》中无此等文字，可知古人自有阡陌，不以为诗也。”

又云：“汉人碑铭多谓之诗，体相涉耳，非诗也。”

又云：“赋出于诗，故曰‘古诗之流’也。《汉书》云‘《屈原赋》二十五篇’，《史记》云‘作《怀沙之赋》’，则《骚》亦赋也。宋玉、荀卿皆有赋，荀赋便是体物之祖。赋颂，本诗也，后人始分。屈原有《橘颂》。陆士衡云：‘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。’诗赋不同也。”

又云：“《雅》、《颂》多艰深，《国风》则通易。《风》或出于里俗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必朝廷作者为之。虽有寺人孟子辈，然皆列于《雅》，亦必是当时能文者。《尚书》是朝廷文字，语多难解，非特古今言语不同。盖古人之文人锻炼文字，其体如此，不以平易者为善也。《孔丛子》中已有明说。”

又云：“古诗法汉、魏，近体学开元、天宝，如儒者之学周、孔也。近世恶王、李者，并此言而排之，过矣！顾学之何如耳。学王、李者乃自许汉、魏、盛唐，轮扁必笑之。”

又云：“看齐、梁诗，看他学问源流，气力精神，有远过唐人处。或问：‘如何是谢惊人句？’答之曰：‘叔源失步，明远变色。’”

又云：“钱牧斋教人作诗，惟要识变。余得此论，自是读古人诗，更无所疑，读破万卷，则知变矣。”乔曰：“皎然《诗式》言作诗须知变复，盖以返古为复，以不滞为变也。金正希举业之于王济之，最得此意。变而不复，成、弘至启、禎矣。定远见处实胜牧斋，见者每惑于名位。”

冯定远又云：“多读书，则胸次自高，出语皆与古人相应，一也；博识多知，文章有根据，二也；所见既多，自知得失，下笔知取舍，三也。”

严沧浪云：“‘行行重行行’，自‘越鸟巢南枝’以下，《玉台》别作一首。”定远云：“北宋《玉台》正本止作一首，永嘉陈玉甫本误耳。”

严沧浪云：“‘仙人骑白鹿’篇，余疑‘山上亭’以下，其义不同，当别为一篇，郭茂倩不能辨也。”定远云：“此本二诗，乐工合之耳。《乐府》或于一篇止取半首，或合二篇以为一，或一篇之中增损其字句。盖当时歌谣，出于一时之作，乐工取以为曲，增损之以协律。故陈思王、陆机之诗，时人谓之乖调，未命乐工也。具在诸史乐志。沧浪不省而讥茂倩。”文人讥诃前人处

，须细细点勘，不可随人步趋。

五绝即五古之短篇，如婴儿笑，小小中原有无穷之意，解言语者定不能为

。

诗至于五绝，而古今之能事毕矣。窃谓六朝、三唐之善者，苏、李犹当退舍，况宋以後之人乎！以此体中才与学俱无用故也。

五绝，仙鬼胜于儿童女子，儿童女子胜于文人学士，梦境所作胜于醒时。

崔国辅《魏宫词》，妙在意深。而崔颢《长干曲》云：“君家住何处？妾住在横塘。停舟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”绝无深意，而神采郁然，後人学之，即为儿童语矣。

丁仙芝《采莲曲》，五绝句也。《品汇》联为一篇，收之五古中，误也。此诗落想最为飘忽，如云：“因从京口渡，使报邵陵王。”何处得来？

五古五绝亦可相收放。高《哭梁少府》诗，只取前四句，即成一绝，下文皆铺叙也。

解大绅应制《题画虎》曰：“虎为百兽尊，谁敢触其怒。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顾”。时文皇以高煦潜，意不快于东宫，见诗释然。诗如此，善矣。

妇人诗，如崔莺莺：“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拂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”刘采春云：“不喜秦淮水，生憎江上船。载儿夫婿去，经岁又经年。”“借问东园柳，枯来有几年？自无枝叶分，莫怨太阳偏。”“那年离别日，只道住桐庐。桐庐人不见，今得广州书。”“莫作商人妇，金钗当卜钱。朝朝江上望，错认几人船。”侯夫人云：“妆成多自惜，梦好却成悲。不及杨花意，春来到处飞。”宫女云：“流水何太急，深宫尽日。殷勤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”鲍令晖云：“桂吐两三枝，兰开四五叶。是时君不归，春风徒笑妾。”沈倩云：“独自凭楼望，霏霏细雨来。桃花如有意，恰对小窗开。”

仙鬼及梦中之诗，如云：“卜得上峡日，秋江风浪多。巴陵一夜雨，肠断《木兰歌》。”《落花》云：“流水难穷目，斜阳易断肠。谁同研光帽，一曲《舞山香》？”又有云：“午睡醒来晚，无人梦自惊。夕阳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”又云：“点点愁侵骨，绵绵病欲成。须知潘岳鬓，强半为多情。”又云：“不信心相忆，丝从鬓里生。来倚楼立，相望几含情？”又云：“命笑无人笑，含娇何处娇？徘徊花上月，虚度可怜宵。”又云：“楚水平如练，周回白鸟飞。金陵几多地，一去不知归。”又云：“河汉已倾斜，神魂欲超越。愿郎更回抱，终天从此诀。”又云：“海门连洞庭，一去三千里。十载一归来，辛苦潇湘水。”又云：“红叶醉秋色，碧溪弹夜弦。佳期不可再，风雨杳如年。”

作四字诗多受束于《三百篇》句法，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。《太平广记》

载刘讽宿山驿，月明，有数女子自屋後出，命酌庭中，歌曰：“明月清风，良宵会同。星河易翻，欢娱不终。绿尊翠杓，为君斟酌。今夕不饮，何时欢乐？”山谷、子瞻谓为鬼中子建。又有一篇云：“玉户金，愿陪君王。邯郸宫中，金石丝簧。郑女卫姬，左右成行。纨绮缤纷，翠眉红妆。王欢瞻盼，为王歌舞。愿得君欢，长无灾苦。”子瞻谓“邯郸宫中，金石丝簧”二句，不惟人不能作，知之者亦极难得。诚然诚然。孟德英雄，此女贵姬，各言其实境，不受束缚耳。

问曰：“七言古诗如何？”答曰：“盛唐人山奔海立，掩前绝後。此体忌圆美平衍，又不可槎牙狰狞。初唐圆美，白傅加以平衍，昌黎稍槎牙，刘叉狰狞，卢仝牛头阿旁，杜默地狱饿鬼。”

诗忌出正面，七古尤甚。

初唐七古多排句，不如盛唐无排句而矫健。中唐此品遂绝，何况宋、明！

长篇结紧，方收得往。结前若紧，结却宜宽。

长诗宜于趋承贵要，故世事之用非五排即七古，诗那得佳！

七古须于风樯阵马中不失左规右矩之意。

五古易于冗，七古易于滥。

长篇于意转处换韵则气畅，平仄谐和是元、白体。高《燕歌行》云：“汉家烟尘在东北，汉将辞家破残贼。男儿本自重横行，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金伐鼓下榆关，旌旆逶迤碣石间。校尉羽书飞瀚海，单于猎火照狼山。山川萧条极边土，胡骑凭陵杂风雨。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！大漠穷秋塞草腓，孤城落日斗兵稀。身当恩遇常轻敌，力尽关山未解围。铁衣远戍辛勤久，玉箸应啼别离後。少妇城南欲断肠，征人蓟北空回首。边庭飘那可度，绝域苍茫无所有。杀气三时作阵，寒声一夜传刁斗。相看白刃雪纷纷，死节从来岂顾勋？君不见沙场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”诗之繁于词者，七古五排也。五排有间架意易见，七古之顺叙者亦然。达夫此篇，纵横出没如中龙，不以古文四宾主法制之，意难见也。四宾主法者，一主中主，如一家惟一主翁也；二主中宾，如主翁之妻妾儿孙奴婢，即主翁之分身以主内事者也；三宾中主，如主翁之朋友亲戚，任主翁之外事者也；四宾中宾，如朋友之朋友，与主翁无涉者也。於四者中除却宾中宾，而主中主亦只一见，惟以宾中主勾动主中宾而成文章，八大家无不然也。《燕歌行》之主中主，在忆将军李牧善养士而能破敌。于达夫时，必有不恤士卒之边将，故作此诗。而主中宾，则“壮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，“相看白刃雪纷纷，死节从来岂顾勋”四语是也。

“岂顾勋”，即“死是战士死，功是将军功”之意。其餘皆是宾中主。自“汉家烟尘”至“未解围”，言出师遇敌也。此下理当接以“边庭”云云，但迳直

无味，故横间以“少妇”、征人”四语。“君不见”云云，乃出正意以结之也。文章出正面，若以此意行文，须叙李牧善养士能破敌之功烈，以激励此边将。诗用兴比出侧面，故止举“李将军”，使人深求而得，故曰“言之者无罪，而闻之者足以戒”也。王右丞之《燕支行》，正意只在“终知上将先伐谋”，法与此同。右丞之《陇头吟》，却又不然，起手四句是宾，“关西老将不胜愁”六句是主，主多于宾，乃是赋义。

王翰《古长城吟》，只取後四句，可作一绝句。

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正意只在“不知乘月几人归”。郭元振《古剑篇》，宋之问《明河篇》，正意皆在末四句。刘庭芝《捣衣篇》，通篇是赋。

王勃《滕王阁诗》，直是讥刺阎都督，“画栋”以下，皆言富贵之不久长也。今阁上有帖子是“画栋”二句，却是写景，有繁华气象，诗未必如是也。

王宏《从军行》，正意在“杀身为君君不闻”，“可怜少年”、“秦王筑城”，皆宾也。结宜用四句，则不迫促。

宋之问《放白鹇篇》，正意在末四语，以其寂寥，故以“绿绮”作伴。

“著书”云云，亦是横间之语，与达夫《燕歌行》中之“少妇城南”同法，起手先出琴侧面也。

岑参《盖将军歌》，直是具文见意之讥刺，通篇无别意故也。《走马川行》，以刺妄奏边功者。

乔知之《绿珠篇》，有作绝句三首者。观其正意在末二句，是七古体，非必三绝句也。

右丞《桃源行》是赋义，只作记读。《老将行》起语至“数奇”是兴，“自从”下是赋，“贺兰”下以兴结。《寒食城东即事》，若将次联意作流水联，即是七律。

岑参《赤骠马歌》，前念五句皆言卫节度而带及马，末三句言马而带及卫节度，得宾主映带法。

李颀《送李十四》，应酬诗也。

崔颢《邯郸宫人怨》，自比也。

读张谓《杜侍御送贡物》及《代北州老翁》，其人子美之流。

太白云：“君王虽爱蛾眉好，无奈宫中妒杀人。”无馀味。《襄阳歌》无意苟作。《听新莺歌》首叙境，次出莺，次以莺合境，次出人，次收归莺而以自意结，甚有法度。

子美《白行》意在末四句。《马行》与岑参《赤骠马歌》意异格同。《兵车行》正意在中间“君不闻”数语，而“信知生男”下以浑语作结。《哀王孙》亦然。《哀江头》正意在“清渭东流”二句。陈陶斜之败，不为房讳，故曰

诗史。子美如《苏端薛复篇》言饮酒者不多，而“气酣日落西风来，愿吹野水添金杯”，宛似太白语。《洗兵马》是实赋。《短歌行赠王郎》似太白诗。《丹青引》结处自伤也。《古柏行》结处比贤士，亦自比也。《释闷》“天子亦应”下，必是讥李辅国。

钱起《送邬》、《送傅》、《送崔》皆应酬诗。韩《寄歌舒》亦然。

昌黎《董生行》不循句法，却是易路《石鼓歌》。子瞻能为之。

张籍、王建七古甚妙，不免是残山剩水，气又苦咽。

《连昌》、《长恨》、《琵琶行》，前人之法变尽矣。

冯定远云：“七言歌行盛于梁末，梁元帝为《燕歌行》，群下和之，有《燕歌行集》。其书不传，名见郑樵《通志》。”

北朝卢思道《从军行》，全类唐人歌行矣。唐开元中，王摩诘之七古，尚有全篇偶句者。高常侍尽改古格。太白远宪《诗》、《骚》，近法鲍明远，而恢廓变化过之，蒸霞蔚，千载以来莫能逮矣。辞多风刺，《小雅》、《离骚》之流也。老杜创为新题，直指时事，一言一句，皆关世道，遂为歌行之祖，非直变体而已。

古人七言歌行止有《东飞伯劳歌》、《河中之水歌》。魏文帝有《燕歌行》，至梁元帝亦有《燕歌行》，卢思道有《从军行》，皆唐人歌行之祖也。

梁末始盛为七言诗赋，今诸集皆不传，类书所载可见。王子安《春思赋》，骆宾王《荡子从军赋》，皆徐、庾文体。王州、杨升不知，皆以为歌行。州云：“以为赋则丑。”误矣！

七绝是七古之短篇，以李、杜之作，一往浩然，为不失本体。

王龙标七绝，如八股之王济之也。起承转合之法，自此而定，是为唐体，后人无不宗之。

七绝乃偏师，非必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有或斗山上，或斗地下者。

七绝与七古可相收放，如骆宾王《帝京篇》，李峤《汾阴行》，王冷然《河边枯柳》，本意在末四句，前文乃铺叙耳。只取末四句，便成七绝。七绝之起承转合者，衍其意可作七律，七律亦可收作七绝。

七绝，唐人多转，宋人多直下，味短。

刘梦得、李义山之七绝，那得让开元、天宝。

岑参《凯歌》第二三句云“捷书先奏未央宫，天子预开麟阁待。”竟似平偶，何也？

五排，即五古之流弊也。至庾子山，其体已成，五律从此而出。排律之名，始于《品汇》。唐人名长律，宋人谓之长韵律。此体无声病者不善，如唐太宗《正日临朝》等，虞世南《慎刑》，苏味道《在广》，皆不发调。陈拾遗《

白帝》、《岷山》二篇，古厚敦重，足称模范。

杜审言、宋之问、沈期此体诗，凡台阁、山水、行旅、关塞、赠饯、方外，无不极佳。

长篇须有架，以杜氏祖孙二诗为法。审言《和李嗣真奉使存抚河东》，叙事之有间架者也。起手八联，宽衍大局也。“已属群生泰”以下，出朝廷存抚之意，即出嗣真也。“城阙周京转”以下，出河东也。“昔出诸侯静”，因河东为高祖兴王之地而追叙之也。“隐隐帝乡远”以下，叙嗣真之奉使也。“雨霏鸿私淅”以下，实叙存抚之事也。“杀气西冲白”以下，畅言旁及也。“缅邈朝廷问”以下，叙嗣真之眷注才学也。“澄清得使者”一语，完奉使之事也。“莫以崇班阂”以下，自托也。末联总收前文也。子美《上韦左丞》诗，人误置之古诗中，实排律言情之有间架者也。黄山谷所说最善：起手曰“孰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”，是一篇正意，略略点出作眼目破题也。故令韦静听而具陈之。如出题。“甫昔少年日”以下，言儒冠之求志也。“此意竟萧条”以下，言误身也。意举而文备，宜乎有是诗矣。是诗独献于韦者，以厚愧真知在赞诵佳句也。大臣职在荐贤，不徒爱士，故效贡禹之弹冠而跋涉也。知韦不能荐，故欲去秦也。临去有之情，故托意于终南、渭水也。去不可以不别知交，故曰“常拟报一饭，况怀辞大臣”也。一去不可复见，故结语云云也。余谓山谷之说是诗极善。然宋人知赋而不知兴比，用兴比则有纵横出没，与此二篇不同。韦左丞名济，山谷以为见素。

兼兴比者，如义山《圣女祠》诗云：“杳蔼逢仙迹，苍茫滞客途。何年归碧落？此地向皇都。消息期青雀，逢迎异紫姑。肠回楚客梦，心断汉宫巫。从骑栽寒竹，行车荫白榆。星娥一去后，月姊更来无？寡鹄迷苍壑，羈凤怨翠梧。惟应碧桃下，方朔是狂夫。”首句，出题也。次句，自述也。三句，言圣女也。四句，又自述也。“消息”二句，赞圣女也。“肠回”句，谓异于襄王之侮。“心断”句，言不同巫蛊之狂邪，尊圣女也。“从骑”二句，又自述行踪，兴也。星娥”、“月姊”，比圣女之不可得见也。“寡鹄”，言想念之切也。结用“方朔”，以王母比圣女也。此本虚题，不可全用赋义，故杂出兴比以成篇，其间架亦不得如前二诗之截然也。

玄宗排律，远胜太宗。

盛唐排律，圣也；子美，神也。说子美则诸公自见。《玄元庙》云：“配极玄都，凭高禁长。守祧严具礼，掌节镇非常。碧瓦初寒外，金茎一气旁。山河扶绣户，日月近雕梁。仙李盘根大，猗兰奕叶光。世家遗旧史，《道德》付今王。画于看前辈，吴生远擅场。森罗移地轴，妙绝动宫墙。五圣联龙袂，千官列雁行。冕旒皆秀发，旌旆尽飞扬。翠柏深留景，红梨迥得霜。风筝吹玉柱

，露并冻银床。身退卑周室，经传拱汉皇。谷神如不死，养拙更何方？”卢德水云：“唐自高祖追崇老子为祖，天宝中，现象降符，不一而足，人主崇信极矣。此诗直纪其事以讽也。‘配极’四句，讥其用宗庙之礼。‘碧瓦’四句，讥其宫殿逾制。‘世家遗旧史’，谓开元中敕升老、庄为列传之首，而不能改易子长旧史。‘《道德》付今王’，谓玄宗亲注《道德经》，直崇玄学。

‘画手’以下，谓世代寥廓而画图亲切，‘冕旒’、‘旌旆’，同儿戏也。

‘身退’以下，谓老子之要在清静无为，即今不死，亦当藏名养拙，岂肯凭人降形以博人主之崇奉乎？”此诗极意讽谏而词语浑然，德水读书，眼光透过纸背者也。余谓“谷神”二句，谓老子若有神，舍此庙尊崇之地，更居何方乎？前极严重，故以谑语为结。此诗得德水发明，圣人复起，必收之《三百篇》中。

《重经昭陵》诗，前四联叙太宗功德，繁简得中，後二联以昭陵作结。此诗极其典重，锺伯敬以为悲凉，非也。《赠郑谏议十韵》，前四联赞美谏议，中三联自叙，後三联自。《遣兴诗》，前二联叙骥子，“世乱”下三句叙其依母在家中，“鸟道”句转出已不得见，“天地”联叙隔绝，结言得见为幸为难。《伤春》云：“不成诛执法，焉得变危机”，讥姑息也。“行在诸军阙，来朝大将稀”，忧根虚而尾大也。结言不用贤人也。《春归》云：“世路虽多梗，吾生亦有涯”，直是无可如何，悲愤之极。《赠王侍御四十韵》，起手叙离合之情，“锦里”下粗自述，“客即”下言与王之交情，“粗饭”下细自述，“崩口”下叙侍御之胜境，“山阳”下叙主宾乐事，“农月”下言须别去，“列国”下出素心，“洗眼”下丁宁珍重之辞。《遣闷呈严公二十韵》，起手六联自述兼及幕府，“畴昔”二联叙得入幕，“露”下言出幕还家，“束缚”下又言入幕，“不成”下有不能任职之意。《行次古城》诗，起手二句是破题，“白屋”三联述道路景物，“王门”下有求先容之意。《谒先生庙》诗，前段叙先主、孔明事；“锦江”句言通和孙氏；“剑阁”句言前後出师；“旧俗”下叙庙；“绝域”出已生平之志也；“关张”“耿邓”以古人自许也；“应天”句自许名世；得士”句自许一个臣；“迟暮”句谓年已老，不能践生平志，愿犹可为谋臣；“飘零”，则绝望矣；“泪洒衣巾”，以时君非先主，而使已不比事业于诸葛、关、张、耿、邓也。子美忧王室之诗甚多，而自负之重，此诗独见之。《出瞿塘四十韵》，首二句破题也。凡长篇须得破题以为纲领，无此则读者茫茫矣。“入舟”二句，略出其情，以足上文之意。

“窄转”下叙峡中景，“不有”下叙出峡後景。“意遣”下自叙，“丘壑”下追述壮年事。“哭穷途”言天宝间为李林甫所扼，“廷争”谓言房事也。“乞江湖”，则华州及依严尽在其中，故即继以“滟”、“沧浪”也。“浮名寻已

已”，是收上文；“懒计却区区”，是启下文。天皇寺在荆州，帝子渚湘中地，苍梧则更南矣。子美卒于衡州，不知更南，欲於人焉依？“朝士”下言朝廷事，谓无明君贤臣，黎元受病，而宰相恃权相倾，势必相及于己也。《出江陵寄郑审》，起手四语，说尽穷途情景，便堪痛哭。“社稷”二联，言世乱使己困悴，无地可托也。“雨洗”联写出江陵途中景物自好。“鸣づ”、“别燕”自比也，“栖托”二句赋穷途也。“相沫”者“寂寥”，“报恩珠”而“浩荡”，则江陵人情相待可知，或郑审独有情而寄之以诗也。“溟涨”四语言前路也。“滥窃”句言审有甯戚之待也。“时忧”句，必江陵幕中人有谗譖之者。结联出审以见寄诗之意。郑审有《巡检两京路种果树》诗亦佳，必与公相契。读子美排律，即觉余人皆在绳尺之内。

钱起亦天宝人，而《湘灵鼓瑟》诗，虽甚佳而气象萧瑟；《过王舍人宅》诗，浓淡得宜。刘长卿《登于越亭》诗，前段尚宽和，至“得罪”三联，忽出哀苦之词，遂觉通篇尽是哀苦。唐人诗法如是，若通篇哀苦，失操纵法。李嘉《江亭》诗，失却此意。杨巨源《赠老将》诗，前十联极笔铺张，後四联收归“老”字意，只在“功成封宠将”一语，则前之铺张非虚语，“封宠将”所以老将困穷也。裴晋公度之“灰心缘忍事”，“苍蝇漫发声”，谓元稹辈也。蒋防《杜宾客》诗，命意布局措词皆可法。陈颜博《恩赐魏文贞诸孙旧第》诗亦然。义山《有感》排律二首，为甘露之变而作，可见其曾学子美也。《碧瓦》、《镜槛》、《拟意》、《独居有怀》四首，用意难测，未审是艳情否？《酬令狐郎中见寄》诗，有曰“天怒识雷霆”，又曰“危于讼阁铃”，已知意之不释然矣，其後复为彼所感。桓司马所谓“人不可无势，我乃能驾驭卿”者也。

五言律诗，若略其形迹而以神理声调论之，则对偶而五联六联者，如杨炯之《送刘校书从军》，不对偶而八句者，如沈约之《别范安成》，柳恽之《江南曲》，皆律诗也。

陈子昂之“故人洞庭去”，与岑参之《送卫凭》，文理何异，而可以一为古一为律乎？

五七言律皆须不离古诗气脉，乃不衰弱，而五言尤甚也。五律守起承转合之法，如于武陵之“人间惟此路，长得绿苔衣。及户无行迹，游方应未归。平生无限事，至此尽知非。独倚松门久，阴€昏翠微”。离古诗气脉者也。不离古诗气脉者，子美为多。

太白五律，平易天真，大手笔也。

“检书烧烛短，看剑引杯长”，村夫子语。昔人谓此诗非子美作，余以此联定之。

子美之《官定後戏赠》诗，略不见有介意处，胸次如何？

《春望》诗云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，言无人物也。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，花鸟乐事而溅泪惊心，景随情化也。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极平常语，以境苦情真，遂同于《六经》中语之不可动摇。《喜达行在所》云“生还今日事”，言昨日在途，生死犹不可必也。“间道暂时人”，言此後尚未可保也。“死去凭谁报，归来始自怜”，痛定思痛，尤不堪也。《晚行口号》之“远愧梁江总，还家尚黑头”，不过是世乱怀乡耳。宋刘须溪便于“梁江总”三字作解，通篇绝无此意。《收京师》之“杂虏横戈数，功臣甲第高”，谓仗回鹘以成功，而诸将滥赏也。《赠王中允》之“一病缘明主，三年独此心”，深表维之异于均、希烈也。《移华州掾》之“此道昔归顺，西郊胡正繁。至今犹破胆，应有未招魂”，追叙昔之艰危也。“近侍归京邑”，幸之也。“移官岂至尊”，子美实以雪房中肃宗怒，为尊者讳也。“无才日衰老”，自叹而不怨望朝廷也。“驻马望千门”，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也。忆太白云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”，一个臣之胸襟矣。《秦州杂诗》之“清渭无情极，愁时独向东”，身在陇西不忘长安也。又曰“故老思飞将，何时议筑坛”，是为攻相州九节度使平行无主帅也。《野望》之“独鹤归何晚，昏鸦已满林”，刺朝廷君子少而小人多也。《归燕》之“故巢尚未毁，会傍主人飞”，不忘君也。《萤火》、《蒹葭》二诗，自道也。《苦竹》诗结处之“幽人”，必其良友矣。《捣衣》诗以其时兵戍正多，闺情以言之。《月夜忆舍弟》之悲苦，後四句一步深一步。《除架》诗之“人生亦有初”，乃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”之叹。《病马》诗仁人之言。《後游》诗之“江山如有待，花柳更无私”，《江亭》诗之“水流心不竞，€在意俱迟”，非其人必无此诗思。《漫成》诗之“仰面贪看鸟，回头错应人”，谁人将此情景作诗材耶？《落日》诗之“芳菲缘岸圃，樵爨倚滩舟”，此景亦人所时遇者，经老杜笔即绝妙。《赠别郑炼》云：“戎马交驰际，柴门老病身。把君诗过日，念此别惊神。”余愿明之为瞎盛唐诗，而作“大漠清秋迷陇树，黄河日落见层城”以赠别者，一看此诗也。

五律须从五古血脉中来，子美是也。集中有六百馀首，余尝手抄而时读之。

《诗史》谓首句第二字仄声者为正格，平声者为偏格，而引“凤历轩辕纪”、“四更山吐月”以例之。当时论五律五排不及七律，五言偏格读之不亮，七律不然故也。凡雄劲台阁诗，必当用正格；幽寂诗，却是偏格有别致。

唐太宗五律，殊无英雄帝王气象。中宗《幸秦始皇陵》诗，知大道理，不似其为人。题中“幸”字失体，前後同是天子，何言幸耶？

王绩《野望》诗，陈拾遗之前旌也。

贞观至景龙八十年中之五律，去其袭陈、隋气而可观者，仅有百篇。明皇五律，盛唐高手，元美谓“藻艳不及文皇”，是陈、隋之见。

读王右丞诗，使人客气尘心都尽。《送梓州李使君》诗云：“万壑树参天，千山响杜鹃。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。”竟是山林隐逸诗。欲避近熟，故于梓州山境说起。下文“汉女输沱布，巴人讼芋田。文翁翻教授，不敢倚先贤”，方说李使君。盛唐人避近熟，明之为盛唐者，专取近熟以图热闹。

孟浩然诗宛然高士，然是一家之作。

岑参云“三十始一命，宦情都欲阑。自怜无旧业，不敢耻微官”，与韩一名所系无穷事，争肯当年便息机”，刘伯温《僧寺》诗云“是处尘劳皆可息，清时终未忍辞官”，皆正人由中之言。

李光进掌禁兵，以兄光弼被谮，而出为渭北节度使。岑参送之诗云：“弟兄皆许国，天地荷成功。”可谓非诗史乎？

李颀五律高澹，大胜七律，可与祖咏相伯仲。

常建《听琴》诗云：“一指指应法，一声声爽神。”宋人死句矣。“一弦清一心”，更不成语。《破山寺》诗，以视“红楼疑现白毫光，地接宸居福盛唐”，相去多少？

张睢阳《闻笛》诗及《守睢阳》排律，当置《六经》中，敬礼之，勿作诗读。

《咏蜀道画图》，故有“剑阁星桥北，松州雪岭东”句。余愿明之为老杜者，于乔太师宅饮别而曰“燕地雪霜连海峤”，一见此句也。《客夜》云：“客睡何曾著，秋天不肯明。入帘残月影，高枕远江声。计拙无衣食，途穷仗友生。老妻书数纸，应悉未归情。”睡不着，故难得到晓。“月影”、“江声”，睡不着时之景也。“无衣食”、“仗友生”，睡不着时之情也。结语辗转无尽也。无有一字虚壳。《赠别韦赞善》云：“扶病送君发，自怜犹不归。”病中送别，是两层不堪，而又不得归，其情何如？“应尽客泪”，收上二句三层之苦况也。复非掩荆扉”，掩扉，却扫之意，韦去则竟无往来者矣。“江汉故人少，音书从此稀”，愁别後之顺逆生死，无从得信也。“往还二十载，岁晚寸心违”，久交心膂，所望以共患难相扶持，老而失之，心将何如耶！《倚杖》诗通篇叙景甚足乐，只结用“凄凉”二字，景物尽变。其曰“忆去年”，必彼时有失意事，还忆之而凄凉也。《弟占归草堂》诗，锺伯敬云：“家务琐屑，有一片骨肉友爱在其内。”此言最得。而锺之受病亦在此，日见子美细处，不见其大也。《别房太尉墓》云：“他乡复行役，驻马别孤坟。”亦有三层苦境苦情。“近泪无乾土，低空有断云”，上句意中事也，下句不知从何而来。在今思之，实有然者，当是意因境生耳。《去蜀》结云：“安危

大臣在，何必泪长流。”眼中意中，无数过不得，说不能尽。《冬深》云：“易下杨朱泪，难招楚客魂。风涛暮不稳，舍棹宿谁门？”即罗隐之“风从昨夜吹银汉，泪拟何门落玉盘”意也。《宿昔》云：宿昔青门事，蓬莱仗数移。花娇迎杂树，龙喜出平池。落日留王母，微风倚少儿。宫中行乐秘，少有外人知。”“花”、“龙”比贵妃、玄宗也。第三联，天地间何以有此绝妙好词耶？《西阁》结云：“时危关百虑，盗贼尔犹存。”读“尔”字觉有恨声出于纸上。《麀》诗为黎元也。“衣冠”、“盗贼”四字同用，笔罚严矣。其曰“蒙将”，曰“无才”，曰“不敢恨”，悲愤中之饰词也。《喜弟观即到》云：“病中吾见弟，书到汝为人。”上句言见书即同于见人；下句言久别意其死，喜极之词。“人”字奇极。“猱く须髯古，蛟龙窟宅尊”，写瞿塘出人意表。《江汉》诗云：“古来存老马，不必取长途。”怨而不怒。子美何至一弃永不复收耶？“爱容霜鬓”，言王使君非知己也。

卢世㯺云：“五言律，至盛唐诸家而极矣，然未有富似子美者也，又富矣又有用也。何言乎用？动天地，格鬼神，一谟定命，远猷辰告，蒿目时艰，勤恤民隐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而闻之者足以戒。是诚有用文章，子美所独饶也。若夫好色则为《国风》，怨诽则为《小雅》，直于四十字内自制《离骚》矣。天荒地老，兀得少陵洋洋乎盈耳哉？”

钱起《和成少府》，应酬诗也。第三联与上下文何涉？《送征雁》诗，与子美“吹笛关山”篇同体。

刘长卿五律胜于钱起，《穆陵关》、《吴公台》、《漂母墓》皆言外有远神。《馀干旅舍》前六句叙尽寂寥之景，结以情收之，亦“吹笛关山”之体。

韦苏州《送别覃孝廉》诗，风雅之音也。惟杜集多有此意。郎士元《长安逢故人》云：“马上相逢久，人中欲认难。”是子美诗也。

韩《送李中丞》，应酬作也。第三联亦与前後不浹洽，结亦是套语。《送夏侯校书》、《送李》、《送元》、《送孙》皆然。

皇甫冉《温泉即事》，有味。

李端《过宋州》诗，言情叙景为第一。于良史《居》诗，得情得景。朱湾《露中菊》，自道也。戴叔伦“如何百年内，不见一人”，宋诗也。崔峒之僧家竟何事，扫地与焚香”，小儿不作此语，戎昱《闻颜尚书陷贼》，是一朝有关系事。诗结云“同荣不同辱”，可谓有恒矣。《咏史》诗太露，何以貽误清泰耶！于鹄《题邻居》，体异陶而情则同。韩退之《次安陆寄周员外》诗，情景浹洽；《和裴公》诗，有味。吕温《笼中鹰》之“九天飞势在，六月目睛寒”，奇句也。通篇有寄托。张籍之“长因送人处，忆得别家时”，“独游无定计，不欲道来期”，“寒夜共来望，思乡独下迟”，深入人情。朱庆馀《宿姚

少府宅》诗，起结大妙，惜中二联不浹洽。《湖中》之“风波不起处，星月尽随身”，平常而妙。贾岛《代旧将》诗，子美也。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，非叙景，乃引情也。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，写得幽居出。《旅游》之“此心非一事，书札若为传？旧国别多日，故人无少年”，子美也。张祜《观李司空猎》诗，精神不下右丞，而丰采迥不同。义山《蝉》诗，绝不描写用古，诚为杰作。“幽人不倦赏”篇，情景浹洽。《落花》起句奇绝，通篇无实语，与《蝉》同，结亦奇。《月》诗次联虚灵。《李花》亦然。《後阁》第三联，苦心奇险句也。《晚晴》次联澹妙。许浑诗甚多，七律惟爱《南康阻浅》篇，五律惟《寓怀》虚灵。马戴《楚江怀古》、《淮上春思》、《落日》、《寻王处士》，不似晚唐人诗。李昌符《归故居》诗，情景浹洽。刘威之《秋夜旅怀》，调不高而有至情。张乔《送许棠》诗，情景浹洽。司空图佳句，大有高致，又甚细密。崔涂《除夜有感》，说尽苦情苦境矣。李建勋《田家》诗，可见徐知诰之有功于民也。戴司颜之《江上雨》，情景皆真，故能浹洽。周朴之“禹功不到处，河声流向西”，诚苦心奇句，奈前後无味何！齐己《剑客》诗，杰作也。“夜来何处火，烧出古人冢”，非晚唐人无此诗思。

七律造句比五言为难，以其近于流俗也。

七律之法，起结散句，中二联排偶。其体方，方则滞。叙景言情，远不如古诗之曲折如意，以初唐古律相较可见矣。七律止宜于台阁，餘处不称。景龙既有此体，以其便于人事之用，日盛月滋，不问何处皆用七律，谓之近体，实诗道之一厄也。学初盛而端庄而不能快意，学中晚则流利而伤于浅薄。自宋以来，多伤浅薄。弘、正间人，矫语初盛，而浅心粗气，不能详求初盛命意遣词之妙，遂流为强梗肤壳，又唐体之一厄也。

律诗有二体，如沈期《古意》“卢家少妇郁金堂，海燕双栖玳瑁梁”，以双栖起兴也。“九月寒砧催木叶”，言当寄衣之时也。“十年征戍忆辽阳”，出题意也。“白狼河北音书断”，足上文征戍之意。“丹凤城南秋夜长”，足上文“忆辽阳”之意。“谁为含情独不见，更教明月照流黄”，完上文寄衣之意。题虽曰《乐府古意》，而实《捣衣曲》之类。八句如钩连，不用起承转合一定之法者也。子美《曲江诗》亦然。其云“一片花飞减却春”，言花初落也。“风飘万点正愁人”，言花大落也。“且看欲尽花经眼”，言花落尽也。“一片”，“万点”，“减却春”，“正愁人”，“欲尽经眼”，情景渐次而深，兴起第四句以酒遣怀之意。“小堂巢翡翠”，言失位犹有可意事。“高冢卧麒麟”，言富贵终有尽头时。落花起兴至此意已完。“细推物理须行乐”，因落花而知万物有必尽之理。“细推”者，自一片、万点、落尽、饮酒、冢墓，皆在其中，以引末句失官不足介怀之意。此体子美最多。

遵起承转合之法者，亦有二体：一者合于举业之式，前联为起，如起比虚做，以引起下文；次联为承，如中比实做；第三联为转，如後比又虚做；末联为合，如束题，杜诗之《曲江对酒》是也。一者首联为起，中二联为承，第七句为转，第八句为合，如杜诗之《江村》是也。八比前後虚实一定，七律不然。

冯定远云：“严沧浪言有古律诗，今不能辨。”余见七律有未离古诗气脉者，如姜皎《龙池乐章》云：“龙池初出此龙山，常经此地谒龙颜。日日芙蓉生夏水，年年杨柳变春湾。尧坛宝匣馀烟雾，舜海渔舟尚往还。愿似飘五€影，任从来去九天间。”又崔日用曰：“龙兴白水汉兴符，圣主乘时运斗枢。岸上蒙茸五花树，波中的千金珠。操环昔闻迎夏启，发匣先为瑞有虞。风色€光随隐现，赤€神化象江湖。”沈€卿之“龙池跃龙龙已飞，”其第四章也。独孤及《早发龙沮馆》云：“沙禽相呼曙色分，渔浦鸣榔十里闻。正当秋风度楚水，况值远道伤离群。津头却望後湖岸，别处已隔东山€。停舻目送北归翼，惜无瑶草持寄君。”子美多有此体，疑即古律诗。恨定远已成古人，不得相斟酌。严沧浪论古律诗，固云“陈子昂及盛唐诸公多此体”，则余所举不误也。

少陵七律，有一气直下，如“剑外忽传收蓟北”者；又有前六句皆是兴，末二句方是赋。如《吹笛诗》，通篇正意只在“故园愁”三字耳。说者谓首句“风月”二字立眼目，次联应之，名为二字格，盲矣！“风月”是笛上之宾，于怀乡主意隔两层也。“蓬莱宫阙”篇，全篇是赋，前六句追叙昔日之繁华，末二句悲叹今日之寥落。王建“先朝行坐”篇，与此二首同格。说者谓此诗首句言土木，次句言天子，次联应首句，三联应次句，谓之二字贯串格，盲矣！肃、代时何曾有土木耶？“童稚情亲”篇，只前二联，诗意已足，後二联无意，以兴完之。义山《蜀中离席》诗，正仿此篇之体。

唐人七律，宾主、起结、虚实、转折、浓淡、避就、照应，皆有定法。意为主将，法为号令，字句为部曲兵卒。由有主将，故号令得行，而部曲兵卒，莫不如臂指之用，旌旗金鼓，秩然井然。弘、嘉诗惟有旌旗炫目，金鼓聒耳而已。

正意出过即须转，正意在次联者居多，故唐诗多在第五句转。金圣叹以为定法，则固矣。昌黎《蓝关》诗，第三联方出正意，第七句方转。

罗邺诗云“荻花芦叶满汀洲，一簇新歌在水楼，金管曲长人尽醉”，三句叙景已尽，第四句转云“玉簪恩重独生愁”，以“愁”字意总贯下文之“女萝力弱难逢地，桐树心孤易感秋。莫怪当欢却惆怅，全家欲上五湖舟”也。罗邺此诗以“愁”字贯通篇，与崔珣《鸳鸯》同路。崔诗“情”字在次句，故易识；罗诗愁”字在中间，实则上文三句皆愁也。崔诗板，罗诗生动。

中唐七律，清刻秀挺，学者当于此入门，上不落于晚唐之雕琢，中不落于宋人之率直，下不落于明人之假冒。盖中唐如士大夫之家，犹可几及；盛唐如王侯之家，不易攀跻，而又被假冒，坏为恶道。识力未到者，负高志而轻易学之，不似盛唐，先似假冒恶道。此余身受之害，非遥度也。

学时文甚难，学成是俗体，七律亦然。问曰：“八比乃经义，何得目为俗体？”答曰：“自《六经》以至诗余，皆是自说己意，未有代他人说话者也。元人就故事以作杂剧，始代他人说话。八比虽阐发圣经，而非注非疏，代他人说话。八比若是雅体，则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不得摈之为俗，同是代他人说话故也。若谓八比代圣贤之言，与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异，则契丹扮夹谷之会，与关壮缪之‘大江东去’，代圣贤之言者也，命为雅体，何词拒之？”

严沧浪云：“八病敝法不必拘。”冯定远云：“八病出于沈隐侯，古人已有非之者。然齐、梁体正在声病，律诗则益严矣。沧浪既云‘有近体，有律诗’，而又云‘不必拘’，不知律诗之‘律’字作何解？”

严沧浪云：“有绝句折腰者，有八句折腰者。”冯定远云：“律诗之有粘，不知所始，《河岳英灵集叙》云‘虽不粘缀’，是也。又韩致尧有联缀体，《梦溪笔谈》有偏格正格之论，是其说也。严言折腰而不详其故。盖绝句第二字之平仄仄仄及仄平仄平，不用粘者也。”

严沧浪云“西昆即义山体，而兼温飞卿及杨、刘诸公以名之。”冯定远云：“《西昆酬唱》是杨、刘、钱三人之作，和者数人，取法温、李，一时慕效，号为西昆体。不在此集者尚多。永叔始变之，江西以后绝矣。元人为绮丽语，亦附西昆体。而义山诗实无此名。”余注义山《无题》诗，名曰《西昆发微》，正嫌沧浪之粗漏也。

●卷三

或问曰：“初盛中晚之界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商、周、鲁之诗同在《颂》，文王、厉王之诗同在《大雅》，闵管、蔡之《常棣》与刺幽王之《》、《宛》同在《小雅》，述后稷、公刘之《豳风》与刺卫宣、郑庄之篇同在《国风》，不分时世，惟夫意之无邪，词之温柔敦厚而已。如是以论唐诗，则初、唐、中、晚，宋人皮毛之见耳。不惟唐人选唐诗，不分人之前後，即宋、元人所选，亦不定也。自《品汇》严作初、唐、中、晚之界限，又立正始、正宗以至旁流、馀响诸名目，但论声调，不问神意，而唐诗因以大晦矣。《品汇》又多收景龙应制诗，立初唐高华典重之说。钱牧斋谓‘其人介于两间，不可截然划断’，是矣，犹未穷源。盖唐人作诗，随题成体，非有一定之体。沈、宋诸公七律之高华典重，以应制故，然非诸诗皆然，而可立为初唐之体也。如南宋两宫游宴，张抡、康伯可辈小词，岂能尽出于高华典重哉！是以宋之问《遇佳人》

，则有‘妒女犹怜镜中发，侍儿堪感路旁人’。徐安贞《闻箏》则有‘曲成虚忆青娥金，调急遥怜玉指寒。银锁重关听未辟，不知眠去梦中看’。杜审言《春日有怀》，则有‘寄语洛城风日道，明年春色倍还人’，《大》有‘梅花落处疑残雪，柳叶开时任好风’。沈期《迎春》有‘林间觅草才生蕙，殿里争花并是梅’，又《应制》有‘山鸟初来犹怯啖，林花未发已偷新’，《过岭》诗通篇流利。郭元振《寄刘校书》‘才微易向风尘老，身贱难酬知己恩’。张说《幽州新岁》诗，感慨淋漓，《邕湖山林》诗，自赏，又有云：‘绕殿流莺凡几树，当蹊乱蝶许多丛。’苏《扈从杜间》诗有‘€山一一皆美，竹树萧萧画不成’。诸公七律不多，而清新颖脱之句，已有如此，使如中晚之多，更何如耶？《大》、《扈从》本是典重之题，而‘梅花落处’、‘€山一一’等，犹自忍俊不禁，况他题而肯作‘伐鼓撞钟惊海上’，‘城上平临北斗悬’等语耶？刘得仁晚唐也，《禁署早春》诗，亦有沈、宋应制之体。使大历、开成人不作他诗，只作应制诗，吾保其无不高华典重者也。况景龙应制之诗虽多，而命意、布局、使事无不相同，则多人只一人，多篇只一篇，安可以一人一篇而立一体？诗既雷同，则与今世应酬俗学无异，何足贵哉！盛唐博大沉雄亦然。孟浩然有‘坐时衣带萦纤草，行即裙裾扫落梅’，张谓有‘樱桃解结垂檐子，杨柳能低入户枝’，王湾有‘月华照杵空随妾，风响传砧不到君’，万楚有‘眉黛夺将萱草色，红裙妒杀石榴花。谁道五丝能续命，却令今日死君家’，子美之‘却绕井栏添个个，偶经花蕊弄辉辉’等，不可枚举，皆是随题成体，不作死套子语也。诗必随题成体，而後台阁、山林、闺房、边塞、旅邸、道路、方外、青楼，处处有诗。子美备矣，太白已有所偏，馀人之偏更甚，绝无只走一路者也。弘、嘉睦盛唐只走一路，学成空壳生硬套子，不问何题，一概用之，诗道遂成异物。七律，盛唐极高，而篇数不多，未得尽态极妍，犹《三百篇》之正风正雅也；大历已多，开成後尤多，尽态极妍，犹变风变雅也。夫子存二变，而弘、嘉人严宾大历、开成，识成高于圣人矣。

诗乃一念所得，于一念中，唐、宋体有相参处，何况初、盛、中、晚而能必无相似耶？如杜牧之《华清宫》诗：“《霓裳》一曲千峰上，舞破中原始下来。”语无含蓄，即同宋诗。又云：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语有含蓄，却是唐诗。宋人乃曰：“明皇常以十月幸骊山，至春还宫，未曾过夏。”此与讥薛王、寿王同席者，一等村夫子。宋元丰宏曰：“欲眠未稳奈如何，秋尽更残风雨多。且向夜窗凭槛望，几声寒づ碧烟萝。”并不透脱，此又与明诗相近矣。

问曰：“三唐变而益下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须于此中识其好处而戒其不好处，方脱二李恶习，得有进步。《左传》一人之笔，而前厚重，後流利，岂必

前高于後乎？诗贵有生机一路，乃发于自心者也。三唐人诗各自用心，宁使体格少落，不屑袭前人残唾，是其好处。识此，自眼方开，惟以为病，必受瞎盛唐之惑。忠不可以常忠，转而为质文。春不可以常春，转而为夏秋。初唐不可以常初唐，转而为盛唐，盛唐独可以七八百年常为盛唐乎？活人有少庄老，土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。”

开成已後，诗非一种，不当概以晚唐视之。如“时挑野菜和根煮”，“雪满长安酒价高”之类，极为可笑。平浅成篇者，亦不足观。至如《落花》之“高阁客竟去，小园花乱飞”，“五更风雨葬西施”，《节使筵中》之“幕外刀光立从官”，《牡丹》起句之“邀勒东风不早开，众芳飘後上楼台。当筵台觉春风贵”，《妓人》之“剑截眸中一寸光”，“薄命曾嫌富贵家”，“瘦去谁怜舞掌轻”，《吊李义山》之“九泉莫叹三光隔，又送文星入夜台”，《别妓》之“枕上相看直到明”，《忆妾》之“从此山头似人石，丈夫形状泪痕深”之类，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，故能发学者之心光，岂可轻视。初盛大雅之音，固为可贵，如康庄大道，无奈被沈、宋、李、杜诸公塞满，无下足处，大历人不得不凿山开道，开成人抑又甚焉。若抄旧而可为盛唐，韦、柳、温、李之伦，其才识岂无及弘、嘉者？而绝无一人，识法者惧也。

以初盛视中晚，如京朝官之于下僚。以初盛视弘、嘉，如京朝官之于蒙金木偶。

问曰：“先生尝言三唐与宋、元易辨，唐、明难辨者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此为弘、嘉派言之也。若唐、明易辨，则二李俗学，为人指击尽矣，安得蹶而复起耶？世亦有厌贱俗学者，而意中阴受其害，求好句，不论诗意，则其所谓唐诗，止是弘、嘉人诗也。读唐人之诗集，则可以知其人之性情、学问、境遇、志趣、年齿。如《韵语阳秋》之评太白者，可以见太白诗从心出故也。读明人诗集，了无所见，以作者仿唐人皮毛，学之者又仿其皮毛，略无自心故也。夫唐无二盛，盛唐亦无多人，而自弘、嘉以来，百千万人，百千万篇，莫非盛唐，岂人才独盛于明，瑶草同于竹麻{艹区}苇乎？此何难知，逐臭者不知耳。”

窃自谓能辨唐、明，惟吴乔为最。六十年前，视唐、明皆知兰蕙；五十年来，视唐、明之善者如野岸草花，而弘、嘉之诗同于大秽。不然，不为能辨唐、明也。

刘长卿云：“孤城背岭寒吹角，独树临江夜泊船。”一本作“独戍”，予意“独戍”为是，有戍卒处堪泊船也。及读地志，其地有独树口，乃知古人诗不可轻议。

《唐诗纪事》王之涣《凉州词》是“黄沙直上白€间”，坊本作“黄河远

上白€间”。黄河去凉州千里，何得为景？且河岂可言“直上白€”耶？此类殊不少，何从取证而尽改之。

杨升谓韦州《西涧》诗是“独怜幽草涧边行”，“行”与“怜”相应，似胜。

刘长卿《过贾谊宅》诗云：“汉文有道恩犹薄，湘水无情吊岂知。寂寂江山摇落处，怜君何事到天涯？”只言贾谊而已意自见。

岑参《寄杜拾遗》云：“圣朝无阙事，自觉谏书稀。”反言以见意也。宋人讥其为顺从，以活句为死句矣。呵呵！

用古能道意述事则有情。刘禹锡送馆阁出尹河南者云：“阁上掩书刘向去，门前修刺孔融来。”是用古述事者也。杨巨源《赠张将军》云：“知爱鲁连归海上，肯令王翦在频阳？”是用古道意者也。至若戴叔伦之“陈琳草檄才犹在，王粲登楼兴不赊”，韩之“才子旧称何水部，使君还继谢临川”，则浮泛无情，开弘、嘉门径。

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。如李端之“开帘见新月，即便下阶拜”，“即便”有一字可去。“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”，上四字可去。

盛唐不巧，大历以后，力量不及前人，欲避陈浊麻木之病，渐入于巧。刘长卿云“身随敝履经残雪”，皇甫冉云“菊为重阳冒雨开”，巧矣。柳子厚之“惊风乱芙蓉水”，“桂岭瘴来€似墨”，更著色相。姚合送使新罗者云“玉节在船清海怪”，则更险急，为避陈浊麻木不惜也。如右丞之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极是天真大雅；后人学之，则为小儿语也。

《韵语阳秋》云：“‘，’，‘澜’等字，不可趁韵凑平仄而倒用之。”余谓“芊芊”、“悠悠”等字，亦不可独用一字。

《古今诗话》云：“王右丞《终南》诗，讥刺时宰，其曰‘太乙近天都，连山接海隅’，言势位蟠据朝野也。‘白€回望合，青霁入看无’，言有表无里也。‘分野中峰变，阴晴众壑殊’，言恩泽遍及也。‘欲投何处宿，隔水问樵夫’，言托足无地也。”余谓看唐诗常须作此想，方有入处。而山谷又曰：“喜穿凿者弃其大旨，而于所遇林泉人物，以为皆有所托，如世间商度隐语，则诗委地矣。”山谷此篇，又不可不知也。

唐人诗有平头之病，如窦叔向之“远书珍重”、“旧事凄凉”，“去日儿童”，“昔年亲友”，唐彦谦之“泪随红蜡”、“肠比朱弦”，“梅向好风”、“柳因微雨”，亦当慎之。

唐诗情深词婉，故有久久吟思莫知其意者。若如走马看花，同于不读。

右丞《观别者》云：“不行无可养，行去百忧新。切切委兄弟，依依向西邻。”当置《三百篇》中，与《蓼莪》比美。其曰：“秋风正萧索，客散孟尝

门。”十字抵一篇《别赋》。

唐人作诗，意细法密。如崔护云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後改为“人面今何在”，以有“今”字，则前后交付明白，重字不惜也。昔有好捉人诗病者，谓某句出于前人某句，亦未必然。余曾有《试灯》诗云：“雪月梅花三白夜，酒灯人面一红时。”今说崔护诗，乃知古人受诬者多矣。前人诗句甚多，後人自当有相同者，那能顾虑？但作者严绝三偷，惟求自尽吾意，偶同勿论也。

诗意大抵出侧面。郑仲贤《送别》云：“亭亭画舸系春潭，只待行人酒半酣。不管烟波与风雨，载将离恨过江南。”人自别离，却怨画舸。义山忆往事而怨锦瑟亦然。文出正面，诗出侧面，其道果然。

诗之似雕琢也有故，意多言少，炼多就少，似乎雕琢；雕琢非诗也。

唐时诗人不肯苟同，所以能自立。僧齐己见韦苏州，仿韦体作数诗以投之，韦大不喜，献其旧作，乃极嘉赏曰：“人人自有能事，何得苟同老夫耶！”乐天、义山诗体绝异，乐天见义山诗，爱重之极，谓曰：“吾死後当为尔子。”故义山名其子曰白老。弘、嘉贵人，莫不收拾同调，互相标榜，李、杜不死，高、岑复生，以诋诱无识。盖唐人务实，明人务名，子瞻所谓“群儿自相名字”者也。

诗思太苦则为方干，太易则为子瞻，消息其间甚难。

古人咏史，但叙事而不出己意，则史也，非诗也；出己意，发议论，而斧凿铮铮，又落宋人之病。如牧之息妫诗云：“细腰宫里露桃新，脉脉无言度几春。至竟息亡缘底事？可怜金谷坠楼人！”《赤壁》云：“折戟沉沙铁未消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用意隐然，最为得体。息妫庙，唐时称为桃花夫人庙，故诗用“露桃”。《赤壁》，谓天意三分也。许彦周乃曰：“此战系社稷存亡，只恐捉了二乔，措大不识好恶。”宋人之不足与言诗如此。张又新《赠妓》诗：“雨分飞二十年，当时求梦不成眠。”梦，用襄王、神女事也。《幽鼓吹》讥之曰：“不眠安得梦？”此亦浅处，何以不见耶？

杜以西川节度移淮南，温飞卿题其林亭云：“卓氏垆前金线柳，隋家堤畔锦帆风。贪为两地分霖雨，不见池莲照水红。”杜氏赠之千缗。使明人作此题，非排律几十韵，则七律四首，说尽道德文章，功业名位，必不作此一绝句。又，如此轻浅造语，杜氏亦必以为轻己。风俗已成，莫可如何也。应酬诗不做为善，不得已做之，慎勿留稿入集。

贞观之诗，未脱齐、梁，後虽有陈子昂复古，尚未易俗，其诗伤于重滞。故《唐诗纪事》前十四卷，不能起人意。

纪事诗不可不慎。韦应物云“宿将降贼庭，儒生独全义”，刺许远失实，冤哉！

宋、明粗丑物传于今者，多过砂砾，唐人好诗却不传。如尉迟匡《暮行潼关》云“明月飞出海，黄河流上天”，《美人踏歌》云“芙蓉初出水，桃李忽无言”，《塞上》云“夜夜月为青冢镜，年年雪作黑山花”，不得全篇。

应制诗，右丞胜于诸公。

张籍辞榘师道辟命诗，若无“感君缠绵意，系在红罗襦”二语，即径直无情。朱子讥之，是讲道理，非说诗也。

元微之云“琵琶宫调八十一，三调弦中弹不出”，谓黄钟已前极下之声，须以管色定弦也。李远《赠写御容者》曰“初分隆准山河秀，乍点重瞳日月明”，画法先鼻後眼也。王建琵琶云“用力独弹金殿响，凤凰飞出四条弦”，谓拨弦按入寸也。唐诗固有本领，即此三诗见之。

范传道见题壁句云：“一鸠啼午寂，双燕话春愁。”谓是子瞻作。子瞻不敢当，曰：“此乃唐人得意语。”子瞻可谓大雅君子矣。苕溪渔隐衍为七言曰：话尽春愁双燕子，唤回午梦一黄鹂。”即不贵矣。可见七言难于五言，後人不及前人。

谓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澹澹风”，为有富贵气象者，正是宋人死句。唐人则曰：“因从京口渡，使报邵陵王。”问曰：“如先生言，诗竟不用声色耶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古人最恶著色，著色即是丑态；而声调已不可不论，诗岂能尽绝声色乎？尤所重者，在意耳。有意，则有声色如‘红稻啄馀鹦鹉粒’亦善，无声色如‘杖藜叹世者谁子’亦善，无意总不善。”

沈€卿《龙池篇》，後人以为初唐之冠冕者也，《国秀集》、《才调集》却不收。可知唐人眼光固别，嫌死句也。

唐诗读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，宋诗开卷了然，明诗有语无意，反不能测。

陈陶《陇西行》“五千貂锦丧胡尘”，必为李陵事而作。汉武欲使匈奴兵毋得专向贰师，故令陵旁挠之。一念之动，杀五千人。陶讥刺此事而但言闺情，唐诗所以深厚也。余于明末边事，感慨殊多。若如宋张舜民之“青铜峡里韦州路，十去从军九不回。白骨如波波似雪，将军莫上望乡台。”“灵州岸上千条柳，都被官军斫作薪。他日玉关长别路，将何攀折赠行人？”以此措词，意既不欲；如《陇西行》之措词，谁其谅之，同于不作。吾不知如何而可以作诗也。

薛能云：“奸邪用法原非法，唱和求才不是才。”二语在唐为最下落即语，在宋为常谈，在明为有意之语。

于李、杜後，能别开生路，自成一家者，惟韩退之一人，既欲自立，势不

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。于李、杜、韩後，能别开生路，自成一家者，惟李义山一人，既欲自立，势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奥之路。义山思路既自深奥，而其造句也，又不必使人知其意，故其诗七百年来知之者尚鲜也。高秉以为隐僻，又以为属对精切；陆游辈谓《无题》为艳情，杨孟载亦以艳情和之，能不使义山失笑九原乎？浅见寡闻，难与道也。

“诗豪”之名，最为误人。牧之《题乌江亭》诗，求豪反入宋调。章碣《焚书坑》亦然。唐司空图云：“诗须有味外味。”此言得之。《建除》、《药名》等诗，儿童所为也。

具文见意，又有如乐天挽微之云：“铭旌官重威仪盛，鼓吹声繁卤簿长。後魏帝孙唐宰相，六年七月葬咸阳。”极其铺张而无哀惜之意。白傅自作墓志，但言与刘梦得为诗友，不及于元，则二人之隙末，故诗如是也。

唐小说所载“纤手垂钩对水窗，红蕖秋色艳长江”，宋人不能造也。

陈去非云：“唐人苦吟，故造语奇且工，但韵格不高。倘能取唐人诗而缀入少陵绳墨中，速肖之术也。”诗必先意，次局，次语，去非之说倒矣。

刘禹锡《咏鹤》云：“徐引竹间步，远含€外情。”脱尽粘滞。

唐诗措词妙而用意深，知其意固觉好，不知其意而惑于其词亦觉也。如崔国辅《魏宫词》，李义山之“青雀西飞”，白雪、竟陵读之亦甚乐也。

杨诚斋谓杜诗“对食暂餐还不能”，七字有三意。余谓义山之“日兼春有暮，愁与醉无醒”，五字中有三意。

觉范谓“诗至义山为一厄”，盖嫌其使僻事而不察其用意之深，犹是欧、苏气习也。诗人大抵言过其实，如子瞻所言“赋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，唐人秘奥尽此，自所作诗，不负其言者有几？觉范反是，所说不逮所作。诗句无定体，情能移境，境亦能移情。叶文敏公骤卒于京师，门下士皆辞馆去，余偶诵右丞”“秋风正萧索，客散孟尝门”，不胜悲感。此是送别，然移作哀挽尤妙。

贺黄公曰：“唐人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，惟有高。今读其《送田少府贬括苍》、《赠别晋三处士》、《九日酬颜少府》、《崔司录宅宴大理李卿》诸诗，豁达磊落，扫尽寒涩琐媚之态。”

又曰：“盛唐诸家，虽深浅、浓淡、奇正、束密不同，咸有昌明之象。惟常建诗如入黔、蜀，触目举足，皆危崖深箐，其间幽泉怪石，非中州所有，而阴森之气逼人。其‘高山临大泽’篇，与长吉无异。此唐风之始变也。”

又曰：“诗求可喜，必先去可厌。如常建之‘诸峰接一魂’，毕竟不稳，不稳则不雅。”

又曰：“疏率自任，元次山之本趣也，然有过于轻朴者。王季友诗磊块有筋骨，但亦务寒苦以见长。如‘雀鼠昼夜无，知我厨廩贫’，宛然阉仙。又有

‘日月不能老，化肠为筋否’，僻涩太甚，必涉鄙俚，不逮贾、孟也。”

又曰：“诗有一意透快，略不含蓄，而不害其为佳作者，沈千运、孟郊是也。沈之‘近世多夭殇，喜见鬓发白’，孟之‘为长心易忧，早孤意常伤’，语皆入妙。但读其词，皆羽声色调，无宫商之音。”

又曰：“刘长卿绝句不减盛唐人，次则排律。此体初唐为工，而元和以还，牵凑重复可厌，惟隋州乃能接武前贤。至七言律之妙，有胜于盛唐人者。设机以灌，其功倍矣，抱瓮者不肯为耳。”

又曰：“长卿开元、至德间人，编诗者列之中唐有故。其集有古调，有新声。盛唐人无不高凝整浑，隋州五言律诗，始收敛气力，归于自然，首尾一气，宛如面语。其後遂流于张籍一派，益事流走，景不越于目前，情不逾于人我，无复高足阔步，包括宇宙，综揽人物之意。孟襄阳诗亦有语真意近，机圆体轻者，然不佻不纤；隋州乃作态矣。”

又曰：“诗忌意随言尽。钱起《登覆釜山遇道人》第二篇、《南溪春耕》诗，其结处转笔，可谓水穷处起。”

又曰：“郎士元诗不能高，而有谈言微中之妙，淡语中有腴味。如‘乱流江渡浅，远色海山微’，‘河来当塞曲，山远与沙平’，‘荒城背流水，远雁入寒烟’，‘罢磬风枝动，悬灯雪屋明’，萧寂而不入苦寒。”

又曰：“高仲武谓李嘉‘绮靡婉丽，涉于齐、梁’，由未见後來温、李辈耳。”

又曰：“贞元以前人诗多朴重，韩有名于天宝，诗乃修词逞态，有风流自赏之意。”

又曰：“韦苏州冰玉之姿，蕙兰之质，粹如藹如，警目不足而沁心有馀。”

又曰：“韦诗皆以平心静气出之，故近有道之言。宋人以韦、柳并称，然韦不造作，而柳极锻炼也。”

又曰：“卢纶诗以真而入妙。秦系工于写景，故能近人。二皇甫殊胜二包，取境不远而神幽韵洁，有凉月疏风，残蝉新雁之致。李端过于平熟，时作一态，新警可喜。耿善传荒寂之景，故锤、谭所表章皆当。顾况有气骨，七言长篇粗硬中杂鄙语，有高调、非雅音。而《弃妇词》虽繁弦促节，能使行云不流，庭花翻落。《公子行》如见纨之状。”

又曰：“中唐多佳句，其不及唐者，气力减耳。雅淡则不能高浑，沉静则不能雄奇，清新则不能深厚。至贞元以後，苦寒、放诞、纤縻之音作矣，惟李益风气不坠。”

又曰：“读于鹄诗，惟恨其少。”

又曰：“诗有美不胜收而品居中下者，亦有一言无可举而不得不奉为胜流者，以丰度言也。知此，可与定羊资州士谔之诗矣。贞元後集中有好诗易，无恶诗难。羊诗求一恶字不可得。”

又曰：“于 v 官襄阳，颇酷虐。李涉工诗，以‘逢人惟说岷山碑’为讽，如是足矣。若欧阳公于晏元献，不免寻闹。”

又曰：“吕温不及刘、柳，而气亦劲重苍厚。其《孟冬蒲津关河亭作》：‘雪霜自此始，草木当更新。严冬不肃杀，何以见阳春？’其人可知。”

又曰：“大历以还，诗尚自然。子厚始振励，篇琢句雕，起颓靡而荡秽浊，出入《骚》、《雅》，无一字轻率。其初多务刻，神峻味冽，後亦渐近温厚。如‘高树临清池，风惊夜来雨’，‘寒月上东岭，冷冷疏竹根。石泉远逾响，山鸟时一喧’，‘道人庭宇静，苔色连深竹’，不意王、孟外复有此诗。”

又曰：“宋人诗法，以韦、柳为一体，更有忧乐也。柳构思精严，韦出手少易。学韦易以藏拙，学柳不能覆短。东坡有云：‘外枯而中腴，似淡而实美，渊明、子厚足以当之。中外皆枯，淡亦何足道哉自是至言。’

又曰：“刘梦得五言古诗多学南北朝，近体多杂古调。五古是其胜场，可喜处多在新声变调，尖警不含蓄者。七言大致多可观。”

又曰：“梦得佳诗，多在朗、连、夔、苏时作，主客以後，始自疏纵，与白傅唱和者，尤多老人衰飒之音。七律虽有美言，亦多熟调。名宿犹尔，可不懔懔！《送李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》、《赠令狐相公镇太原》等诗，或切其地，或切其人，或切其事与景，八面皆锋。”

又曰：“王州谓‘卢仝《月蚀》诗是病热人诞语，前则任华，後则此君，皆乞儿唱长短歌博酒食者。’余其快之。但‘相思一夜梅花发，忽到窗前疑是君’，却是胜流语。”

又曰：“贞元、元和间，诗道始杂，各立门户。孟东野最为高深浑厚，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’。真是《六经》鼓吹。”

又曰：“李贺骨劲而神秀，在中唐最高深浑厚有气格，奇不入诞，丽不入纤。虽与温、李并称西昆，温、李纤丽而长于近体，七言古效长吉，全不得神。”黄公此言，高识过人远矣。

又曰：“《品汇》以张、王并列，极当。张籍善为哀婉之音，有娇弦玉指之态。仲初妙在不含蓄，有晓钟残角之音。人但言仲初《宫词》，如食熊而取脑也。司马律不佳，排律尤劣，方回亦以为一体，列之为式，陋矣！”

又曰：“元、白诗不高，论诗却高。微之《少陵墓志》、《叙诗与乐天书》，乐天《与元九书》，深得六义之解。白实清绮之才，乐府杂律诗极多可观

，而受病有二：一务多，一强学少陵。率尔下笔，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选白诗者从无精识，喜恬淡则兼收鄙俚，尚气骨则并削风藻。”

又曰：“诗至元、白，又一大变矣。两人虽并称而却有不同：选语之工，白不如元；波澜之阔，元不如白。白于苍莽中时存古调，元精工处亦杂新声。微之自是轻艳之才，排律动数十韵，虽有秀句，牵凑亦多；惟乐府多佳作。”

又曰：“李绅以歌行自负，乐天亦称之。今不可见，惟留《追昔游集》耳。其诗颇有体格，少以《悯农》诗为吕温所赏，二绝盛传，吕之赏鉴不谬。沈下贤集不传，宋人取稗史梦中诗成集，可笑。”

又曰：“贾岛诗最佳者，终以卷首《古意》为尤。五言诗实为清绝，有孟襄阳不能过者。其句多是深思静会得之。阆仙有精思而无快笔，往注意工于词。而好用倒句，又是一病。效贾体者多专意中联，忽略首尾，故人都少之。《纪事》谓‘阆仙变格入僻，以矫元、白’。愚谓元、白之体，已自讳之，亦何足矫。当矫者，鄙俚率直也。贾古诗此病亦多。‘郊寒岛瘦，元轻白俗’，病总在乎俗。酸陋亦是俗。元、白有袒裼裸裎之容，阆仙有囚首垢面之状。好色而淫，怨诽而乱，均伤大雅。”

又曰：“姚合之‘武帝自知身不死，教修玉殿号长生’，觉顾况之‘岂知今夜长生殿，独闭空山月影寒’，味索然矣！”乔曰：“诗固贵意，而意犹不足以尽诗。姚、顾同是唐人，诗意又同，而相去甚远，词为之也。”

又曰：“秘书与阆仙善，兼效其体。古诗气格近之，而无其酸。近体如‘酒熟听琴酌，诗成削树题’，‘过门无马迹，满宅是蝉声’，‘看月嫌松密，垂纶爱水深’，‘弄日莺狂语，迎风蝶倒飞’，皆甚新警，为宋人所尊。”

又曰：“朱庆馀不解古诗，近体惟工绝句。如《公子行》：‘从结客冶游时，忘却红楼薄暮期。醉上黄金堤上去，马鞭捎断绿杨丝。’末句应次句，写匆匆归景，颊上添毫。”

又曰：“高贺诗清刻，恨不脱僧气。章孝标与其子碣诗格俱卑，碣尤力弱。”

又曰：“张祜宫体诸诗皆浅淡，惟《金山寺》诗，自以为敌綦毋潜《灵隐寺禅院诗》。余谓可敌王湾《北固》诗。”

又曰：“杜牧诗惟绝句最多风调，馀不能。然《杜秋娘诗》至‘我昨过金陵，闻之为歆’，诗意已足，以後引夏姬、西子等，则十纸难竟。又有‘指何为而捉’等，是岂雅人深致？不及《琵琶行》多矣。其七言律亦极有佳致。李群玉《梅花》诗云：‘玉鳞寂寂飞斜月，素艳亭亭对夕阳。’高秉编入古诗，殊谬，当仍原有集作排律耳。《诗品》、《品汇》皆作‘素手’，余意其不

切梅。本集作‘素艳’，‘艳’字韵不高而稳。文山在晚唐不染轻靡僻涩之习，五古有素风，少警拔。其于温、李不为，亦不能也。”

又曰：“飞卿之才，能瑰丽而不能澹远，能尖新而不能雅正，能矜饰而不能自然，其警慧处，殊不易得。顾华玉极口诋之，如苙萝之女，使之负薪矣。七古句雕字琢，腴而实枯，远而实近，然亦秀色可餐。应对之才，不必责之理也。五言律尤多警句，七言律实自动人。温之与李，互有高下。飞卿‘十幅锦帆风力满，连天展尽金芙蓉’，极力描写豪奢，不及义山‘玉玺不缘归日角，锦帆应是到天涯’。而‘地下若逢陈後主，岂宜重问《後庭花》’，不及飞卿‘後主荒宫有晓莺，飞来只隔西江水’之含蓄。”乔谓义山诗思深而大，温断不及。而温之“钓渚别来应更好，春风还为起微波”，宁不淡远？大抵古人难以一语断尽。

又曰：“飞卿子宪集不传，《杏花》诗流传人口：‘店香风起夜，村白雨休朝。’殊有凤毛。宪登第後诉父屈曰：‘峨眉先妒，明妃为去国之人；猿臂自伤，李广乃不侯之将。’此事差慰人意。李未闻有贤子。”乔曰：“乐天极爱义山诗，谓之曰：‘吾死当为尔子。’义山因名其子为白老，然无乐天一字也。观此，可知张承吉事成于气激，固怜于才者也。余每读‘明妃’、‘李广’句，必为泣下。叙述感动千载後人，知将门有将矣。顾东桥颇有佳句，功力不深，自居盛唐，故讪飞卿。毁人可以自成，为李、杜也易矣！”

又曰：“义山绮才艳骨，作古诗乃学少陵，颇能质朴，而终有‘镜好鸾空舞，帘疏燕误飞’等语。《韩碑》诗亦甚肖韩，得《石鼓歌》气概，造语更胜之。”乔曰：“少陵诗是义山根本得力处，叙甘露之变二长韵律及《杜工部蜀中离席》可验。此意惟王介甫知之。时有病义山诗骨弱者，故作《韩碑》诗以解之，直狡狴变化耳。”

又曰：“魏、晋以降，多工赋体，义山犹存比兴。”

又曰：“刘沧极有高调，终卷无败群者，但精神处亦少。”

又曰：“词不足者，须理有馀，大不琢，非率直也。邵谒诗直是粗硬。”

又曰：“马戴与贾岛、姚合同时，而叙于晚唐，犹钱、刘之称中唐也。其诗惟写景为工。《征妇叹》最妙，人不知选。”

又曰：“项斯诗亦甚可喜。‘上高楼阁看星坐，着白衣裳把剑行’，宋人遵之，号折句法，辗转相效，恶声盈耳。”

又曰：“刘驾诗多直，而‘马上续残梦’篇，诚为杰作。《寄远》诗亦工。《桑妇》诗不惟妙于摹拟，更得性情之正，而诸选不之及。”

又曰：“喻鳧效阆仙，人称贾、喻。唐人所推之‘沧洲违钓隐，紫阁负僧

期’，宋人所推之‘木落山城出，潮生海棹归’，‘砚和青霭冻，帘对白€垂’，今皆不见集中，则知散失者多矣。”

又曰：“晚唐人诗，余最喜于、曹邴。邴诗锤、谭表章殆尽，诗不收一篇，何也？其《拟古》曰：‘国色久在室，良媒亦生疑。’《塞下曲》曰：‘战鼓声未齐，乌鸢已相贺。’《戍客南归》曰：‘莫渡汨罗水，回君忠孝肠。’《古宴曲》曰：‘燕娥奉卮酒，低鬟若无力。十户手胼胝，凤凰钗一只。高楼齐下视，日照罗衣色。笑指负薪人，不信生中国。’此数篇当备蒙眛之采。”

又曰：“写景诗虽不嫌雕刻，亦须以雅致者为佳。如郑巢之‘茶烟开瓦雪，鹤迹上潭冰’，刘得仁之‘劲风吹雪聚，渴鸟啄冰开’，乃可。如许棠之‘晓嶂猿窥户，寒湫鹿舐冰’，‘舐’字不雅。许棠以《洞庭》诗得名，数篇之外，皆枯寂无味。”

又曰：“李洞造语之精，如‘扫石月盈帚，滤泉花满筛’，《古柏行》之‘结根生别树，吹子落邻峰’，《秋日》之‘片€穿塔过，孤叶入城飞’，《宿道院》之‘坠果敲楼瓦，高萤映鹤身’，《送行脚僧》之‘毳衣沾雨重，棕笠看山欹’，《送郑先辈归觐华阴》‘僧向瀑泉声里贺，鸟穿仙掌指间飞’，穿天心、出月胁而成者也。其《终南》诗之‘残阳高照蜀，败叶远浮泾’，缩数千里于目前。”

又曰：“无可诗如秋涧流泉，波涛不兴，亦自清冷可读。如‘磬寒彻几里，€白已终宵’，‘雾交高顶草，€隐下方灯’，‘夜雨吟残烛，秋城忆远山’，不在‘听雨寒更尽，开门落叶深’之下。”

又曰：“三罗并称，虬诗无传，《比红儿》不足观。唐人谓隐才雄而疏，邴才精而致。邴七言律诗亦卑浅，惟绝句工妙。如《长安春雨》云：‘半夜五侯池馆里，美人惊起为花愁。’开一宝山，至今犹为人盗用。”

又曰：“罗隐表启不让温、李、，诗带粗豪气，绝句尤无韵度，酷类宋人。亦有佳句，但不能首尾温丽。隐不得志于举场，故善作僭之言。如‘一船明月一竿竹，家住五湖归去来’，‘灞陵老将无功业，犹忆当时夜猎归’，激昂悲壮。”乔谓隐之“风从昨夜吹银汉，泪拟何门落玉盘”，非终身困蹶者，不知其悲妙。《岸草》诗云：“生处岂容依玉砌，要时还许上金尊。”说尽我辈苦情，尤悲在次句。其“一年两度锦城游”篇，亦不易多得。

又曰：“隐善于使事，投钱A诗云：‘盐车顾後声方重，火井窥来焰始浮。’尊为伯乐，望以孔明，一匡唐室，不止感恩而已。”乔谓A称臣于梁，隐谏曰：“大王据江海之固，人其奈我何！纵不能兴复王室，何必交臂事贼！”A意隐不得志于唐，自必怀憾，闻此甚重之。则昭谏非聊尔之诗人也！

又曰：“读皮日休《松陵集》，诗不为佳，于笔墨外高韵可钦，由神明襟度胜耳。一从事禄入几何，既以给其地之高流，又沾他郡之贤者，读其《五赋》诸篇，使人神往。裘美诗序，或多或寡，皆疏落有古意。集中诗多宋调，吴体尤可憎，四声、叠韵、离合、回文俱无取。吾重之以其人，以其文。”

又曰：“薛能诗虽不恶，原无当于高流。至若‘青春背我堂堂去，白发欺人故故生’，‘朝廷有道青春好，门馆无私白日’，已是宋人恶道。而诗轻太白，功薄武侯，何无忌惮！”乔曰：“余初谓‘当时诸葛成何事？只合终身作卧龙’，是唐室难扶，悔入仕路耳。後见此诗甚多，信为妄人。”

又曰：“李中诗虽浅，而有澹之致。林宽诗，贾派也。其《少年行》云：‘报仇冲雪去，乘醉臂鹰回。’亦佳。又有郑牟从《邯郸侠少年行》云：‘夜渡浊河津，衣中剑满身。兵符劫晋鄙，匕首刺秦人。报士非无胆，高堂念有亲。昨缘秦苦赵，来往大梁频。’道得末二句，其人可知，惜不见其集。曹松亦贾派，其‘天垂无际海，€白久晴峰’，‘衰条难定鸟，缺月易依山’，刻画尤精。其集当以《己亥岁》首篇为冠。方干《寒食》诗最佳，写得山林出色。崔涂、张乔、张翥皆有入情之句。乔之‘兄弟江南身塞北，雁飞犹自半年馀。夜来因得思乡梦，重读前秋转海书’。之‘长疑即见面，翻致久无书’。涂《除夜》之‘乱山残雪夜，孤烛异乡人。渐与骨肉远，转于僮仆亲’。是真诗，不得概以为晚唐。涂律诗一气斡旋，有如口谈，得张水部之深旨。如‘并闻寒雨多因夜，不得乡书又到秋’，‘正逢摇落仍须别，不待登临已合悲’，皆本色语之佳者。《春夕》一篇，自不待言。张乔亦有一气贯串之妙，尤能作景语。如《华山》之‘树黏青霭合，崖夹白€浓’，《题郑侍御别业》之‘€霞朝入镜，猿鸟夜窥灯’，《送许棠》之‘夜火山头市，春江树杪船’，皆佳。而‘有景终年住，无机是处’，又真率而妙。李昌符写景最刻画，无蹇涩之态。如‘树尽禽栖草，冰坚路在河’，‘忽惊乡树出，渐识路人多’，又‘破月衔高岳，流星拂晓空’，‘数家分小迳，一水截平芜’，叙景如在目前。”

又曰：“郑谷诗以浅切而妙，如‘酒醒藓砌花阴转，病起渔舟鹭迹多’，‘饮涧鹿喧双派水，上楼僧踏一梯€’，‘眠窗日暖添幽梦，步野风清散酒醒’，‘村逢好处嫌风便，酒到醒时觉夜寒’，如此者多，终伤薄弱。绝句是一句家。秦韬玉诗无足言，独《贫女》篇之‘苦恨年年压金钱，为他人作嫁衣裳’，为古今口实。”

又曰：“《纪事》、《品汇》并无刘兼。兼诗不高而有逸致，如‘莲塘小饮香随艇，月榭高吟水压天’，‘白鹭独飘山面雪，红蕖全谢镜心香’。《春怨》尤佳，结云：‘独倚画屏人不会，梦魂才别戍楼边’。可为韩致尧骖乘。

”

又曰：“韦庄诗飘逸，尤善写豪华之景。《闻再幸梁洋》云‘兴庆玉龙寒自跃，昭陵石马夜空嘶’，《赠边将》之‘手招都护新降虏，身着文皇旧赐衣’，甚为警策。”

又曰：“诗最不宜强所不能。吴融近体亦有情致，至作长歌，大都可笑。李咸用乐府，有羊质虎皮之恨。古调高言，可妄效哉！”

又曰：杜荀鹤在晚唐为至陋，不成人语。而锺氏所录，不惟苍朴高雅，竟似有道者之言；而‘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为容’，千古透论。其集中佳句，如‘一溪寒色渔收网，半树斜阳鸟傍巢’，‘秋登岳寺€随步，夜宴江楼月满身’，‘寒雨渐疏丛菊艳，晚风时动小松阴’，甚佳。恨只一联，又鄙俚者太不堪。

又曰：“诗至晚唐而坏极，何待宋人！大都绮丽则无骨，郑谷、李建勋最甚；朴澹则少味，李频、许棠尤无取焉。甚则粗鄙陋劣，则有杜荀鹤、僧贯休其人焉。贯休《怀素草书歌》有云：‘忽如鄂公喝住单雄信，秦王肩上搭著枣木槊。’又何异瞽词平话耶！又曰：‘从他人说从他笑，地覆天翻也只宁。’岂不可丑！李建勋诗格最弱，而情致迷离，亦能动人。如《残牡丹》诗全无骨气，却有倚门流目之态，轻佻者亦喜之。《春雪》云‘全移暖律何方去，似误新莺昨日来’，《梅花寄所亲》曰‘€鬟自沾飘处粉，玉鞭谁指出墙权’，皆纤冶能眩人目。惟《迎神》一篇，不愧名家，张司业之耳孙，高季迪之鼻祖也。胡曾《咏史诗》浅直可厌，而《才调集》所载有可观者。《安定集》中当更有好诗，惜未之见。”

又曰：“杨升谓晚唐之诗分为二派，一派学张籍，一派学贾岛。其诗不过五言律，起结皆平平。前联俗语十字，一串带过。後联谓之腹联，极其用工。最忌使事，谓之点鬼簿。惟搜眼前景，深刻思之，故曰：‘吟安一个字，断数茎须。’其于诗也狭矣！《三百篇》皆民间士女所作，何尝须？不读古而苦吟，断数茎骨何益？余意用修以此矫空疏之病则可，但两家诗派自分，其後人得失亦有别。张主言情，语多平易；贾专写景，意务雕镂。文昌佳处在乐府歌行，委婉讽谕，舍之而摹其浅近者，固为庸劣。阆仙古诗虽气格不靡，而多酸陋，五言律推敲良具苦心，学之者专务于此，故有出蓝之美。而派中有善学不善学之分，不可概轻之。”

又曰：“贾诗写眼前事，亦出于杜。但少陵不专一体，亦有使事及言情者。”

又曰：“诗之乱头粗服而好者，千载只渊明一人，而王无功得其仿佛。”

又曰：“诗与乐通，声宜廉直，忌粗厉。雅音不独斥淫哇，并去梟馘也。”

吴少微、富嘉谟力矫颓靡，而张说比之‘浓€郁兴，震雷俱发’。起靡之功，独归之陈正字。”

又曰：“唐无李、杜，便当首推摩诘，秋水芙蓉，倚风自笑，不足尽之，庶几‘咳唾落九天，随风生珠玉’耳。”

又评孟浩然曰：“诗忌闹，孟独静。诗忌板，孟最圆。然律诗有一篇如一句者，又有有上句即有下句者，稍涉于轻，乃知有所避即有所犯。孟诗极平熟之句当戒。”

又曰：“王江宁‘钱唐江上是谁家？江上女儿全胜花。吴王在时不敢出，今日公然来浣纱’。直以西施誉之，借吴王作波，妙甚。”乔谓此种诗思，宋人已绝。

●卷四

《韵语阳秋》云：“太白乐府，于纲常三致意焉。《君道曲》，恐君臣之义不笃也。《东海通妇》，恐父子之义不笃也。《上留田》，恐兄弟之义不笃也。《箜篌谣》，恐朋友之义不笃也。《双燕篇》，恐夫妇之义不笃也。考其行事：友人路亡，为之权窆，又收其骨；送萧三十一之鲁，拳拳于稚子伯禽；于诸弟各赠以诗，致雍穆之情，则父子朋友兄弟皆庶几矣。惟是从永王，合于刘又合于鲁，娶于宋又携金陵之妓，则君臣夫妇为有间焉。”

苏子由云：“李白诗类其为人，骏发豪放，华而不实，好事喜名而不知义之所在也。言用兵则先登陷阵，不以为难；言游侠则白昼杀人，不以为非。此岂其诚能也哉！唐人李、杜首称，甫有好义之心，白不及也。”予谓宋人不知比兴，不独《三百篇》，即说唐诗亦不得实。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，诗则寄兴为之，非促促然诗人之作也。饮酒学仙，用兵游侠，又其诗之寄兴也。子由以为赋而讥之，不知诗，何以知太白之为人乎？宋人惟知有赋，子美“饥不饿死”篇是赋义诗，山谷说之尽善矣，其余比兴之诗蒙蒙耳。

元微之云：“子美上薄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下该沈、宋，言夺苏、李，气吞曹、刘，掩颜、谢之孤高，杂徐、庾之流丽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所独专，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。李、杜并称，观李之壮浪纵恣，摆去拘束，模写物象，及乐府歌诗，诚亦差肩子美。至若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，大或千言，次犹数百，词气豪迈，而风调清深，属对律切，而脱弃凡近，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，况堂奥乎？”

《溪诗话》云：“子美四韵诗及绝句，味之皆觉字多，以字字不故也。他人长篇，殊无可读。”所谓一人满天下，三人满一隅。余谓诗有意，故字不。

《三山语录》说子美《登慈恩寺塔》云，谓是讥天宝事。“秦山忽破碎”，言人君失道也。“泾渭不可求”，言贤不肖混杂也。“俯视但一气，焉能

辨皇州”，言京师与天下俱无纲纪也。“回首叫虞舜，苍梧正愁”，思圣君而不可得也。“惜哉瑶池饮，日晏昆仑丘”，刺酒色也。“黄鹄去不息，哀鸣何所投”，言曲江辈之去位也。“君看随阳雁，各有稻粱谋”，言小人之素餐也。不如此解，则诗与题全不相关矣。乐天《海图屏风》，言李训、郑注之诛宦官，与子美同意。

黄常明说子美《古柏行》云：“‘大厦如倾要梁栋，万牛回首丘山重’，为难进易退，非招不往。‘不露文章世已惊，未辞剪伐谁能送’，为先器识後文艺，与吐露者异。”

又云：“杜诗之‘草有害于人，曾何生阻修！芒刺在我眼，焉能待时秋’，愤邪嫉恶，思清王室也。《又观打鱼》之‘设网提纲万鱼急’，刺聚敛也。‘能者操舟疾若风，撑突波涛挺叉入’，刺巧宦剥民也。”

又云：“子美用经语，如‘车辚辚，马萧萧’，未尝别入一字。如‘天属尊尧典，神功协禹谟’，‘卿月升金掌，王春度玉墀’，‘霁潭发发，春草鹿呦呦’，皆浑成严重。”

山谷少时，误以薛能之“青春背我堂堂去，白发欺人故故生”为杜诗。孙莘老云：“杜诗不如此。”山谷因此而知杜诗高雅大体。山谷谓谢师厚之“倒著衣裳迎户外，尽呼儿女拜灯前”，绝似老杜。余谓谢胜于薛矣，若出子美，当更雅重。然学杜诗者，至此极矣。更欲进步，须是范希文专志于诗，又是一生困穷乃得。

钱牧斋云：“黄鲁直学杜，不知杜之真脉络，所谓‘前辈飞腾’，‘馀波绮丽’，而拟其横空排，奇句更语。刘辰翁评杜，不识杜之大家数，‘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’，而点缀其尖新隽冷，单词只字。”

子瞻《王定国诗集序》曰：“太史公谓‘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’，是变风变雅，乌睹诗之正乎？发乎情止乎礼义，贤于无所止者而已。若夫发乎情，止乎忠孝，岂可同日而语哉！古今诗人众矣，而首推子美，岂非流落饥寒，终身不用，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？”

秦少游云：“苏、李高妙，曹、刘豪逸，阮、陶冲澹，谢、鲍峻洁，徐、庾灌丽，子美兼有之。”

叶梦得云：“‘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’。细雨著水面为沤，鱼浮而跃，念，大雨则伏而不出；燕体轻微，不能胜猛风，惟微风则有颀颀之致。全似未尝用力，所以不碍气格。晚唐人为之，则有‘鱼跃练江抛玉尺，莺穿丝柳织金梭’矣。诗以一字为工，人皆知之。如杜诗之‘江山有巴蜀，栋宇自齐梁’，则远近数千里，上下数百年，只在‘青’、‘自’二字，而吞吐山水之气，俯仰古今之怀，皆见言外，人力不可及。”

《隐居诗话》云：“夏竦评子美《初月》诗：‘微升紫塞外，已隐暮€端’，意主肃宗。吾观退之‘煌煌东方星，奈此众客醉，宪宗在储时作也。’

神禹身为度，声为律，天生是人，平九州之水土，以安措万古生民。其所作为，如凿三峡，开龙门，驱龙役鬼以成之，非人力所及。子美之诗，无问庄语放言，莫不成文成象，岂非身为度，声为律乎？其上掩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下薄徐、庾，高出一时，旷绝百代，岂非驱龙役鬼，凿三峡，开龙门乎？天生神禹以立三才，天生子美以主诗道，皆非人力之所能。至神禹之功，于诸圣人中未见有二；子美之诗，虽如太白，犹不及焉。盖太白诗如厉乡、漆园，世外高人，非有关于生民之大者也。

诗出于人。有子美之人，而後有子美之诗。子美于君亲、兄弟、朋友、黎民，无刻不关其念，置之圣门，必在闵损、有若间，出由、求之上。生于唐代，故以诗发其胸臆。有德者必有言，非如太白但欲于诗道中复古者也。余尝置杜诗于《六经》中，朝夕焚香致敬，不敢轻学。非子美之人，但学其诗，学得宛然，不过优孟衣冠而已。元微之极推重杜诗，而自不学杜，先得我心。知彼知己者，决不妄动。

杜诗云：“扁舟空老去，无补圣明朝。”又云：“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？”又云：“一朝自罪己，万里车书通。”又云：“舜举十六相，身尊道何高？秦时用商鞅，法令如牛毛。”又云：“公若登台鼎，临危莫爱身。”又云：“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。”其于君父之伦，略举数言，心术可见；而弟兄、朋友、黎庶之忧爱，不可胜举，不置之《六经》中，何处可置？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，问以杜诗意义，于孔、孟之道有益。从来李、杜并称，至此不能无轩轻。

杜诗是非不谬于圣人，故曰“诗史”，非直指纪事之谓也。纪事如“清渭东流剑阁深”，与不纪事之“花娇迎杂佩”，皆诗史也。诗可经，何不可史，同其“无邪”而已。用修不喜宋人之说，并“诗史”非之，误也。

子美《闷》诗曰：“掩帘惟白水，隐几即青山。”联中无闷，闷在篇中。读其通篇，觉此二句亦闷。宋、明则通篇说闷矣。

唐人谓王维诗天子，杜甫诗宰相。今看右丞诗甚佳，而有边幅，子美浩然如海。

子美“群山万壑赴荆门”等语，浩然一往中，复有委婉曲折之致。温飞卿《过陈琳墓》诗，亦委婉曲折，道尽心事，而无浩然之气。是晚不及盛之大节，字句其小者也。

“侧身天地更怀古，回首风尘甘息机”，十四字中有六层意。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，有八层意。诗之难处在深厚，厚更难于深。子建

诗高处亦在厚。

《孤雁》诗，鲍当云：“更无声接续，空有影相随。”切题而意味短矣。子美云：“孤雁不饮啄，飞鸣声念群。谁怜一片影，相失万重€？”力量自殊。

子美之诗，多发于人伦日用间，所以日新又新，读之不厌。太白饮酒学仙，读数十篇倦矣。

读杜集，粗语笨语有之，曾无郭廓语。

学杜诗者，宜全集俱读，勿止守七律。学其七律者，宜诸诗尽读，勿止守“三峡楼台淹日月”，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。

《秋兴》首篇之前四句，叙时与景之萧索也。泪落于“丛菊”，心系于“归舟”，不能安处夔州，必为无贤地主也。结不过在秋景上说，觉得淋漓悲感，惊心动魄，通篇笔情之妙也。

子美在夔，非是一日，次篇乃薄暮作诗之情景。蜀省屡经崔、段等兵事，夔亦不免骚动，故曰“孤城”。又以穷途而当日暮，诗怀可知。“依南斗”而“望京华”者，身虽弃逐凄凉，而未尝一念忘国家之治乱。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，与范希文同一宰相心事也。猿声下泪，昔于书卷见之，今处此境，诚有然者，故曰“实下”。浮查，犹上天，已不得还京，故曰“虚随”。离昔年之画省，而独卧山楼寂寞之地，故曰“画省香炉违伏枕，山楼粉堞隐悲笳”。日斜吟诗，诗成而月已在藤萝芦荻，只以境结，而情在其中。

第三篇，乃晨兴独坐山楼，望江上之情景，故起语云“千家山郭静朝晖，日日江楼坐翠微”。一宿曰宿，再宿曰信。“信宿”与“日日”相应。“信宿渔人还泛泛”，言渔人日日泛江，则己亦日日坐于江楼，无聊甚也。“清秋燕子故飞飞”，言秋时燕可南去，而飞飞于江上，似乎有意者然。子美此时有南衡、湘之意矣。“匡衡抗疏功名薄”，谓昔救房次律而罢黜也。“刘向传经心事违”，言己之文学，传自其祖审言，将以致君泽民，今不可得也。“同学少年多不贱，五陵衣马自轻肥”，既无贤地主，又无在朝忆穷交之故人，夔州之不可留也决矣。

“闻道长安似奕棋，百年世事不胜悲”，悲世即悲身也。第三首犹责望同学故交，此则局面更不同矣。“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异昔时”，别用一番人，更无可望也。“直北关山金鼓振，征西车马羽书迟”，北边能振国威，西边不至羽书狎至，宜若京都安静，有可还居之理。“鲁龙寂寞秋江冷，故国平居有所思”，鱼龙川在关中，秋江谓夔江，欲还京则无人援引，欲留夔则人情冷落，去住俱难，末句真有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”之叹。李林甫一疏，贺野无遗才，而使贤士沦落至此。玄宗末年政事，其不亡者幸也。

“蓬莱宫阙对南山，承露金茎霄汉间。西望瑶池降王母，东来紫气满函关。移雉尾开宫扇，日绕龙鳞识圣颜。一卧沧江惊岁晚，几回青琐点朝班。”此诗前四句，言玄宗时长安之繁华也。第五六句，叙肃宗时扈从还京，官左拾遗，作《春宿左省》、《晚出左掖》、《送人南海勒碑》、《端午赐衣》、《和贾至早朝》、《宣政殿退朝》、《紫宸殿退朝》、《题省中壁》诸诗之时，故言宫扇开而得见圣颜也。“一卧沧江惊岁晚”，言今日已衰老也。“几回青琐点朝班”，“回”，还也，归也。“点”，去声，义同“玷”字，谦词也。此语有“梦”字意，含在上句“卧”字中。在他人为热中，在子美则不忘君也。凡读唐人诗，孤篇须看通篇意，有几篇者须合看诸篇意，然後作解，庶几可得作者之意，不可执一二句一二字轻立论也。《秋兴八首》皆是追昔伤今，绝无讥刺。且肃、代时干戈扰攘，日不暇给，何曾有学仙之事？《宿昔》诗之“王母”是比杨妃，此八首中绝无此意。宋人诗话谓此诗首句言天子，次句讥学仙，次联应首句，第三联应次句，名为二字贯串格。其胸中无史书时事，固非所责，独不可于八首中通求作者之意乎？唐人诗被宋人一说便坏，莫如之何！此诗前六句皆是兴，结以赋出正意，与《吹笛》篇同体，不可以起承转合之法求之也。

“瞿塘峡口曲江头，万里风烟接素秋”，言两地绝远，而秋怀是同，不忘魏阙也。故即叙长安事，而曰“花萼夹城通御气”，言此二地是圣驾所常游幸。而又曰“芙蓉小苑入边愁”，则转出兵乱矣。又曰“珠帘绣柱”不围人而“围黄鹄”，“锦缆牙樯”无人迹而“起白鸥”，则荒凉之极也。是以“可怜”，又叹关中自秦、汉至唐皆为帝都，而今乃至于此也。

汉凿昆明池，武帝游幸之盛事，犹可想见。今则“织女机丝”已“虚夜月”，“石鲸鳞甲”惟“动秋风”，菰蒲沈没，莲房坠露，荒凉之极。至于“关塞极天”，非夷狄即叛臣，一家漂荡于乱世，可悲孰甚焉！

“昆吾御宿”三联，皆叙昔之繁华，必玄宗时事，肃宗草草，无此事也。“彩笔”句，追言壮年献赋，及天宝六载就试尚书省，并疏救房事也。献赋不得成名，就试乃为林甫所掩，奔迸贼中，万死一生，以至行在，仅得一官。又以房事被斥，忍饥匍匐以入蜀。幸得严武以父友亲待，而武不久又死，子居夔门，进退维谷。其曰“白头吟望苦低垂”，千载下思之，犹为痛哭。若宋人作此八首诗，自必展卷知意，不须解释，而看过即无回味。此诗及义山之《无题》，飞卿之《过陈琳墓》，韩之《惜花》诸篇，皆是一生身心苦事在其中，作者不好明说，读者不能即解。子美《秋兴》，人不当知，知之者无状。第四首“金鼓振”、“羽书迟”，似乎可望矣，而第六篇言“围黄鹄”，几于无人，第七篇更甚，何其不伦也？此必有故，当更求之。或“振”是“震”之讹

，“迟”是“驰”之讹乎？“昔年文采动天子，今日饥寒趋道旁”，是“彩笔”句之注脚。

子美只《宿昔》一篇，压倒太白《清平调词》、《宫中行乐词》诸诗。

杜诗无可学之理，诗人久道化成，则出语有近之者。如韦左司之“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”，义山之“雪岭未归天外使，松州犹驻殿前军”，王介甫之“未爱京师传谷口，但知乡里胜头”是也。亦有天降名世，匠心出语近之者，如范文正公之“雷霆日有犯，始可报吾亲”，“寸心如春草，思与天下共”，王伯安之“客来湖上逢€起，僧在峰头话月明”是也。诗人字句步趋，全不相干。李诗亦然。

觅杜诗好处，极难入头，入得有益于己。觅杜诗不好处，极易觅得，于己略无所益。近世有人涂抹杜诗，灾木行世，自谓高识，实无见于杜也。读其自作，真合涂抹杜诗。

冯定远曰：“东坡谓诗至子美为一变。盖大历间李、杜诗格未行，元和、长庆如变，此实文字之大关也。然当时以和韵长篇为元和体，但言时代，则韩、孟、刘、柳、左司、长吉、义山，皆诗人之赫赫者也。”

又曰：“太白虽奇，而语多本于古人；子美直用当时语，而古人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也。”

又曰：“古来善读齐、梁诗，莫如子美，瑕瑜不掩，余人望影子语耳。”

又曰：“庾子山诗，太白得其清新，子美却得其纵横处。”

又曰：“千古诗人，惟子美可配陈思王。”

又曰：“或问：‘老杜学何人而致此？’答之曰：‘《风》、《雅》之道，未坠于地，识大识小，各有其人，子美焉不学而未有常师也。’”

又曰：“胡孝辕学问所自，不出李于鳞《诗删》，而是非老杜。朱郁仪校《水经注》，直据俗本。二公皆有重名，而举事如此，何况余人？”

贺黄公云：“不读全唐诗，不见盛唐之妙；不遍读盛唐诸公诗，不见李、杜之妙也。”

又云：“杜诗惟七言古始终多奇，不可枚举。五言律亦前後相称。五古之妙，虽到老不衰，然其尤精者，如《玉华宫》、《羌村》、《北征》、《画鹢行》、《新安吏》、《石壕吏》、《新婚别》、《垂老别》、《无家别》、《佳人》、《梦李白》、《前後出塞》，俱在未入蜀时。後虽有《写怀》、《早发》数章，奇亦不减，终不多得。馀但手笔妙耳，神完味足，似不如前。惟七言律，则失官流徙之後，日益精密，在蜀时犹仅风流潇洒，夔州後更沈雄温丽。如咏诸葛之‘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’，言简意尽。明妃之‘一去紫台连朔漠，独留青冢向黄昏。画图省识春风面，环空归月夜魂’，生前寥

落，死後悲凉，一一在目。言戎马之害，则‘昨日玉鱼蒙葬地，早时金碗出人间’。写景作‘高江急峡雷霆斗，古木苍藤日月昏’，‘返照入江翻石壁，归€拥树失山村’。咏角鹰之‘一生自猎知无敌，百中争能耻下鞬’。感慨则‘织女机丝虚夜月，石鲸鳞甲动秋风’。真一代冠冕。”

又曰：“《晚登上堂》曰：‘凄其望吕葛，不复梦周孔’，有忧时之心，具济时之识者也。”

又云：“《毛诗出车》、《采薇》、《大杜》三篇，一气贯串，章断意联，妙有次第。千载後得其遗意者，惟少陵《出塞》数诗，节节相生，必不可删。《後出塞》五章，亦有次第，不可删。”乔曰：“黄公可谓知诗者矣！文长不能全载，具在《载酒园诗话》中，不可不读。”

姜尧章云：“诗之不工，只是不精思耳。不思而作，虽多奚为？”此语甚善。

又云：“人之所易言，我寡言之，人之所难言，我易言之，自不俗。”

又云：“花必用柳对，是儿曹语；若其不切，亦病也。”

又云：“小诗精深，短章酝藉，大篇须开阖乃妙。”

又云：“句中无馀字，篇中无长语，非善之善者也。句有馀味，篇有馀意，斯尽善。”

禅人之于公案，有所悟入，而後有语话分，不然，自心与教义俱无所用。诗须于唐诗有所悟入，而後可作诗，不然，自作则为宋人，学唐则为弘、嘉人。

读诗与作诗，用心各别。读诗心须细，密察作者用意如何，布局如何，措词如何，如织者机梭，一丝不紊，而後有得。于古人只取好句，无益也。作诗须将古今人诗，一帚扫却，空旷其心，于茫然中忽得一意，而後成篇，定有可观。若读时心不能细入，作时随手即成，必为宋、明人所困。

人不能苦思力索，以自发心光，而惟初盛之摹，造句必有晦色蒙气。饮狂泉者以为宛似古人，却不知宛似处正是晦色蒙气。由其不寻诗意于我身心有关著否，故不觉耳。学《十九首》以至学温、李皆然。

凡偶然得句，自必佳绝。若有意作诗，则初得者必浅近，第二层犹未甚佳，弃之而冥冥构思，方有出人意外之语。更进不已，将至“焚却坐禅身”矣。

晚唐多苦吟，其诗多是第三层心思所成。盛唐诗平易，似第一层心思所成。而晚唐句远不及盛，不能测其故也。

人若时刻系念于诗，而不肯轻易造句，得句亦不轻易成篇，其诗纵不如唐，必有精彩能自立。若平日心不在诗，遇题即作，纵有美才，诗必浅陋。

诗而从头做起，大抵平常，得句成篇者仍佳。得句即有意，便须布局，有

好句而无局，亦不成诗。

得句而难成篇时，最是进退之关，不可草草完事，草草便成滑笔矣。兴会不属，宁且已之；而意中常有未完事，偶然感触，大有玄想奇句。

学业之能自立，先须有志，则能入正门；後须有识，则不惑于第二流之说。人自有其心思工力，为大为小，各有成就。无志无识，永为人奴，而反自以为大家，为复古。

学业须从苦心厚力而得，恃天资而乏学力，自必无成，纵有学力而识不高远，亦不能见古人用心处也。杨大年十一岁，即试二诗二赋，顷刻而成。後来诗学义山，唯咏《汉武帝》云：“力通青海求龙种，死讳文成食马肝。待诏先生齿编贝，忍令索米向长安。”稍有气分。其西昆诗全落死句，未能仿佛万一。文章不脱五代陋习，以视欧、苏，真天渊矣。非学不赡，识卑近也。识为目，学为足。有目无足，如老而策杖，不失为明眼人；有足无目，则为瞽者之行道也。今日作诗，于宋、明瞎话留一丝在胸中，纵读书万卷，只成有足无目之人。

问曰：“先生诛斥伪杜诗、瞎盛唐，何不自为真者乎？”答曰：“非子美之人，不敢为子美之诗。七百年来，唯范希文、王伯安匠心出笔，有子美气分。陈去非能作杜句，而人非其人，诗无关也。且二李将盛唐弄坏，学者未得入盛唐，先似二李，大可畏人。鄙人岂有远志，但欲不为人奴，身得自由而已。”

问曰：“献吉风节可观，又何以学杜而反坏？”答曰：“彼若匠心而出，何患不成一家之诗，病却在学杜长其十气，故不成诗耳。”

问曰：“学中唐者，宁遂免人奴之诮？”答曰：“学盛唐诗，乃天经地义，安得有过？过在不求其意与法，而仿效皮毛，苟如是以学中唐，亦人奴也。余谓盛唐诗厚，厚则学之者恐入于重浊，又为二李所坏，落笔先似二李。中唐诗清，清则学之者易近於新颖，故谓人当于此入门也。总之，古人诗文如乳母然，孩提时不能自立，不得不倚赖之，学识既成，自能舍去。弘、嘉之诗，如一生在乳母怀抱中，竟不成人，故足贱也。谁于少时无乳母耶？长吉、义山初时亦曾学杜，即自成立，如黑白之相去。此无他，能用自心以求前人神理故也。”

学古则窒心，骋心则违古，惟是学古人用心之路，则有入处。

问曰：“先生何不自选一编，为唐人吐气？”答曰：“不能也。唐人作诗之意，不在题中，且有不在诗中者，甚难测识，必也尽见其意，而後可定去取。自揣何所知识，而敢去取全唐乎？唐人诗须读其全集，而後知其境遇、学问、心术。唐人选唐诗，犹不失血脉。元人所选，已不能起人意。于鳞选之，惟

取似于鳞者；锺、谭选之，惟取似锺、谭者，涂唐人而已。余质性愚下，年将四十，方见唐人兴比之意，能读义山、致尧之诗，至于李、杜，迄今未了，何以却取？若不求其意而以词为去取，则选者多矣，何取余之一选哉？”

宋、元人诗，毕竟意味短浅。明人亦有好句，而皆未得唐人宾主转换等法，少有全篇。叶文敏公《独赏集》，皆选今人诗，去取精业，不敢出以示人，徒自赏耳。

问曰：“岂有七八十岁老人，仅能读义山、致尧诗之理？盖自贬以诟人耳。”答曰：“如《重有感》诗，则知不佞于义山，犹未能读也，何言自贬以诟人耶！”

唐人选唐诗已出自所行一路，何况元人？明则更甚，济南、竟陵如将宣炉化倾入神仙庙模子中。

诗坏于明，明诗又坏于应酬。朋友为五伦之一，既为诗人，安可无赠言？而交道古今不同，古人朋友不多，情谊真挚，世愈下则交愈泛，诗亦因此而流失焉。《三百篇》中，如仲山甫者不再见。苏、李赠别诗，未必是真。唐人赠诗已多。明朝之诗，惟此为事。唐人专心于诗，故应酬之外，自有好诗。明人之诗，乃时文之尸居馀气，专为应酬而学诗，学成亦不过为人事之用，舍二李何矣！

人之工于谐世者，耳目口鼻，俱非己有，乃得事事成就，人人欢喜。诗文何足道哉！而又附会斯文，不得不于此著脚。于鳞之诗，元美之文，易学而使用足矣，李、杜、欧、苏，不亦无谓矣乎！

七律齐整谐和，长短中，最宜人事之用，故自唐至明，作者愈盛。初唐用以应酬，亦是大人事业也。

子美七律甚多，却无篇不由中，绝无应酬人事之作。今之学杜者，盍一审诸！

刘长卿《送陆澧》、《赠别严士元》、《送耿拾遗》、《别薛柳二员外》诸诗，绝无套语。

明人应酬，能四面周旋，一处不漏，乃其长技，却从严维《送崔兼寄薛》诗来。其诗云“如今相府用英髦，独往南州肯告劳”，赞崔兼及相府也。“冰水近开渔浦出，雪初才卷定山高。木奴花映桐庐县，青雀舟随白鹭涛”，泛叙景物，全似明人套语。“使者应须访廉吏，府中惟有范功曹”，誉薛綰及于崔，一处不漏。三人得之，未有不喜者，而诗道坏矣。以视其“柳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”，有天壤之别，应酬之害诗如此。义山《赠赵协律》云：“俱识孙公与谢公，二年歌哭处皆同。已叨邹马声叶末，更共刘卢族望通。南省恩深宾馆在，东山事往妓楼空。不堪岁暮相逢地，我欲西征君又东。”亦是人事

诗，以有交清，自然恳切，与严诗不同。既落应酬，唐人亦不能胜弘、嘉，弘、嘉无让于唐人也。

今世最尚寿诗，不分显晦愚智，莫不堕此索。余谓村里张思谷，田中李仰桥，乃乐此物，知文理者，必宜看破。庚戌，贱齿六十，友人欲以诗寿。余曰：“若果如此，必踵门而诟之。”友曰：“何至于此！”余曰：“吾是老代笔，专以此侮人者也，君辈乃欲侮我耶！”闻者大笑。庚申，遂无言及之者。庸医不信药，俗僧不信佛，皆此意也。唐人绝少寿诗，宋人有之，而寿词为多。无已，寿词犹可。

谚云：“贼捉贼，鼠捕鼠。”余幼时沈酣于弘、嘉之学者十年，故醒後能穷搜其窟穴，求以长处，惟是应酬赴急耳。昔年代笔，不免为此。送户曹出按山东云：“泉流九府先王法，地拥三齐大国风。岱岳€摇霜斧白，沧溟波照绣衣红。”送之任秣陵云：“石城风静山€晓，铁瓮波平海树秋。”送常熟令之任云：“雁王碑下行旌发，乌目山头候吏来。”赠弁者云：“龙尾道前当特拜，虎头山下建殊勋。”送松江人出都云：“€间花鸟添行色，天上星辰纪去程。”送之任浙江云：“去马尚冲燕市雪，归囊应贮浙江潮。”送使安南者云：“重臣将命轺车发，小国承恩拜舞同。岭外林峦冬尚绿，海边丽日晓先红。”赠少宰云：“深宵风月供谈笑，大地鸾凰受网罗。”送湖口令云：“小姑江水迎行舰，大别山光接使星。”送芦政云：“辞阙未消鹄雪，下车先看秣陵花。”赠福州守云：“地拥三山开晓日，人将五马散春阴。”赠县令云：“襄邑杵声秋月迥，琅琊稻色晓光新。”赠弁者云：“十万雄兵藏肺腑，六千君子侍旌旄。”“校旗传世犹光弼，制阵教人即药师。”赠县令云：“千畴灵雨随双轂，百里和风出五弦。”赠戎幕改县令云：“万里捷书腾上国，十年签帅镇诸营。”赠县令云：“举扇风摇三径柳，挥弦声动一城花。”赠广东学使云：“兰台东壁光先满，梅岭南条势特尊。”赠老将云：“雪岭€开常见鹫，雷门炮动尽闻鼙。雄心塞北消鞍马，逸韵江东待啸歌。”赠县令云：“仙郎舄下微€起，茂宰花前浩露凝。”赠词客云：“名过洛下东西陆，才度淮南大小山。”赠县令云：“和风动柳千峦晓，清露沾花一县春。”赠郡守云：“双旌每导随车雨，五马常嘶举扇风。”赠辽人之官云：“攀龙际会疑浮汉，分虎威权抵誓河。”送盐道云：“春江风动千艘雪，沧海波凝万庾霜。”送入蜀者云：“出峡建瓴千里水，上滩卓剑万重岩。”送入滇者云：“属将帅迎金马，负弩侯王出碧鸡。”送何使云：“积石西来万里雪，逆河东去九条波。”投献云：“昔瞻门下三千客，今逐囊中十九人。”赠闽督云：“越山平到岭，闽水静无涯”，又云：“棘裁金作叶，槐剪玉为花。”赠闽抚云：“春光山直上，晴色海平铺。”赠闽藩司云：“阙远心常望，天高手自扞。”赠田学使某云：“家

传田氏《易》，席有孔门珍。”赠闽臬云：“爰书常视砥，吏道流涇”，又云：“动人风自善，润物雨皆灵。”赠再任巡抚者云：“门开千里戟，屏设两州图。”赠蜀令云：“北过巴字水，南渡石门关。”送兵曹为关使云：“人间称二绝，兵食计兼资。”送岭南县令云：“人常值宿，骆将每排衙”，又云：“洒人长乐雨，扇物未央风。”赠某学使云：“家藏太史传，人擅子€才。”赠湖广学使云：“兰荪楚人咏，珠玉使君心。”送县令云：“大河九里润，乔岳万重阴。”送浦城赵令云：“江花重入梦，赵璧自连城。”赠久客者云：“星河移旧影，砧杵动新愁。”赠将乐令云“闻道龙川险，今来似掌平。水犹知政善，山亦见人情。”余四十年三作燕山游客，前两度代笔诗，啖烟拭砚随尽。此乃同寓友人为壅溉计，拾作一编，索命之名。余愧谢曰：“朝饥方剧，何暇择言，自可谓之《乞食草》耳。”今看此中语句，何独弘、嘉，即李颀、严维之应酬诗，去人不远。而“星河移旧影，砧杵动新愁”，极似由中之语，今不知赠者何人，何以是我诗也？余可知矣。凡赠契友佳作，移之交，即应酬诗。

余自代笔，而识四大家受病之故焉。彼之仕途泛交，与余不识面之贵人何异？彼遇欢戚会别等事，不论有暇无暇，须与之一诗，与余之旅涂困顿，茫无情绪是，忽然索诗何异？彼之无情而强为之辞，又欲似盛唐，不得不依样造句，与余之昧心蒙面，诡遇他人何异？彼自谓铿锵绚丽，宛然唐人，与余所举《乞食草》中之无意思，郭壳烂恶，陈久馁败之语何异？所不同者，余以秋根自命，彼以盛唐大家自许耳。然余乞食诗，实得少时十年沈浸粪沟之力。

锺、谭派于世无用，一蹶不振，二李法门，实为不祧之祖。何也？事之关系功名富贵者，人肯用心。唐之功名富贵在诗，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变。一不自做，蹈袭前人，如今日之抄旧时文，便为士林中滞货故也。明之功名富贵在时文，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，诗其暮气为之耳。此间有二种人：一则得意者，不免应酬，二李之体，易成而悦目；一则失志者，不免代笔，亦惟二李相宜故也。古人非执友、非诗人不赠以诗，故交游间诗，亦得有意有情。今世以诗作天青官绿，尚书台鼎套礼之副，定不免用二李套句。然当如服牛乘马，鸡司晨，狗守户而已。其不可谓之诗，譬犹牛马鸡狗之身，不可以为己身也。盖泛交本自无情，岂能作有情之语？而又用处甚多。今日仕途，用其有词无意之诗，可以应用而不穷，且写在白绫金扇上，亦能炫俗眼。但不可留稿，人若看至五六首，必呕哕也。然当用“卧病山中生桂树”，不可用“大漠清秋迷陇树”。

今人作应酬诗者，不必责以王右丞之《送杨少府》、杜少陵之《和裴迪》，只作中唐人刘长卿之《送陆澧》，李益之《送贾校书》几首，请拜以为五十

六字之师。

●卷五

问曰：“朝贵俱尚宋诗，先生宜少贬高论。”答曰：“厌常喜新，举业则可，非诗所宜。诗以《风》、《雅》为远祖，唐人为父母，优柔敦厚，乃家法祖训。宋诗多率直，违於前人，何以宗之？作宋诗城胜於瞎盛唐，而七八十岁老人改步趋时，何不于五十年前入复社作名士？且人之出笔，定是宋诗，余深恨之，而犯者十九，何须学耶？”

韦仲将发蔡中郎冢，乃得用笔之不。常熟老人传笔法於张旭，旭传於颜鲁公，鲁公传於怀素，书家固有授受秘意。太白以诗法授韦渠牟，则诗家亦有之矣。晚唐人犹有司空图，至宋初不及百年，而风气大异，岂非五代兵革时失其授受乎？许浑作实语死句，唐人即痛斥之，诗眼犹在也。宋诗十之九落实语死句，无一觉者，诗眼已亡也。明不以诗取士，宜乎不工。宋诗乃举业，而亦不同於唐，杜撰故也。

唐人诗被宋人说坏，被明人学坏，不知比兴而说诗，开口便错。义山《骄儿》诗，令其莫学父，而于西北立功封侯，兴以言己之有才而不遇也。葛常之谓“其时兵连祸结，以日为岁，而望三四岁儿，立功于二十年後，为俟河之清。”误以为赋，故作寐语。

唐人工于诗而诗话少，宋人不工诗而诗话多，所说常在字句间。

诗于唐人无所悟入，终落死句。严沧浪谓“诗贵妙语”，此言是也。然彼不知兴比，教人何从悟入？实无见于唐人，作玄妙恍惚语，说诗、说禅、说教，俱无本据。

比兴非小事也。宋诗偶有得者，即近唐人。韩魏公罢相判北京，作《园中》诗云：“风定绕枝蝴蝶闹，雨馀荒圃桔槔。”明道《春游》诗云：“未须愁日暮，天际是轻阴。”皆用比义以说朝事。子瞻拟陶云：“前山正可数，後骑且勿驱。”兼用比兴以道己意，即迥然异于宋诗。

葛常之谓“兴近于讪，今人不敢作”。诗不优柔，乃堕於讪，何关兴事？吾不知宋人以何者为兴？“打起黄莺儿”，“忽见陌头杨柳色”，未见其讪也。

陈无己云：“春风永巷闭娉婷，长使青楼浪得名。不惜卷帘通一顾，怕君著眼未分明。”杭妓胡楚曰：“不见当年丁令威，看来处处是相思。若将此恨同芳草，却恐青青有尽时。”一比一兴，却自深婉，不类宋诗。

赋义极易而极难。如君实之“清茶淡饭难逢友，浊酒狂歌易得朋”，则极易。如子美之“侧身天地更怀古，回首风尘甘息机”，则极难。宋诗多赋，于难易何居。

邵尧夫《三皇》、《五帝》等吟，全不似诗体。有云：“谁信画前原有《易》，自从删後更无诗。”则道理亦谬。说画前之《易》，是自比伏羲，而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不足数也。删後无诗，将陶、杜风雅之句俱蔑之乎！

方子通咏《古柏》云：“四边乔木尽儿孙，曾见吴宫几度春。若使当年成大厦，也应随例作埃尘。”《滟堆》云：“湍流怪石碍通津，一一操舟若有神。自是世间无好手，古来何事不由人。”有意无词者也。今试以唐人之词出其意，如何而可？诗诚难事哉！

诗以优柔郭厚为教，非可豪举者也。李、杜诗人称其豪，自未尝作豪想。豪则直，直则违于诗教。牧之自许诗豪，故《题乌江亭》诗失之于直。石曼卿、苏子美欲豪，更虚夸可厌。

范希文《过淮遇风》云：“一棹危于叶，旁观亦损神。他年在平地，无忽险中人。”直是杜诗。余谓是子美之人，方可作子美之诗，于希文验之矣。

陈去非云：“唐人有苦思，故造句工，得句奇，但格韵不高，不能臻少陵之逸步。”余谓彼皆诗人，少陵非诗人故也。诗亦无他，情深词婉而已，唐珣易陵骨诗是也。

作诗者意有寄托则少，惟求好句则多。谢无逸作蝴蝶三百首，那得有尔许寄托乎？好句亦多，只是蝴蝶上死句耳。林如靖梅花之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与高季迪之“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”，皆是无寄托之好句。後世人诗不过如此，求曹唐《病马》，尚不可得，惟是李、杜、高、岑，多于竹麻稻苇。

宋黄晋夫庶《怪石》诗云：“山鬼水怪著薜荔，天禄辟邪眠莓苔。钩帘坐对心语口，曾见汉唐池馆来。”洵为奇绝，而唐人造句不出此也。

和靖“疏影横斜水清浅”一联善矣，而起联云“众芳摇落独鲜妍，占断风情向小园”，大杀凡近，後四句亦无高致。人得好句，不可不极力淘煅改易，以求相称。

忆得宋人咏梅一句云：“疑有化人巢木末。”奇哉！是李义山《落花》诗“高阁客竟去”之思路也。唐人犹少，何况後人？杨诚斋诗云：“野迳有香寻不得，阑干石背一花开。”虽浅薄犹可。又云：“不须苦问春多少，暖幕晴兼总是春。”儿童语耳。

问曰：“杜诗亦有率直者，何以独咎宋人？”答曰：“子美七律之一气直下者，乃是以古风之体为律诗，于唐体为别调，宋人不察，谓为诗道当然。然杜诗婉转曲折者居多，不可屈古人以饰己非也。唐人率直之句，不独子美，皆是少分如是。《三百篇》岂尽《相鼠》、‘投畀’乎？终以优柔郭厚为本旨。优柔郭厚，必不快心，快心必落宋调；故急做多，亦落宋调。”

范希文《赠林和靖》云：“巢由不愿仕，尧舜岂遗人？风俗因君厚，文章到老醇。”庶几子美矣，而终寄其庀下。山谷别开门径矣，未免是残山剩水。吾不知如何而後可以为诗？

各自有意，各自言之。宋人每言夺胎换骨，去瞎盛唐字仿句摹有几？宋人翻案诗，即是蹈袭陈言，看不破耳。又多摘前人相似之句，以为蹈袭。诗贵见自心耳，偶同前人何害？作意蹈袭，偷势亦是贼。

乐天之後，又有罗昭谏，安得不成宋人诗！

宋人词远胜于诗，诗话多词家事，应别辑为词话。

贺方回《望夫石》云：“亭亭思妇石，下阅几人代？荡子长不归，山椒久相待。微€荫发彩，初日辉蛾黛。秋雨叠苔衣，春风舞萝带。宛然姑射子，矫首尘冥外。陈迹遂无穷，佳期从莫再。脱如鲁秋氏，妄结桑下爱。玉质委尘沙，悠悠复安在？”此诗力量，虽不及子美《玉华宫》，亦不让李端《古离别》矣。论者嫌其黏皮著骨，谓“微€”下六句也，高识之谈。

韩子苍诗云：“汴水日驰三百里，扁舟东下更开帆。旦辞杞国风微北，夜宿宁陵月正南。老树挟霜鸣，寒花承露落毵毵。茫然不悟身何处，水色天光共蔚蓝。”吕居仁举此诗为学者法，然非唐人诗，以是死句故也。

唐诗之有远神者，宋人必加訾诋，直是末如之何！

唐诗之最下者胡曾、罗虬，终是唐诗之下者。宋诗之最高者苏、黄，终是宋诗之高者。宋人必欲与唐异，明人必欲与唐同。

义山诗被杨亿、刘筠弄坏，永叔力反之，语多直出，似是学杜之流弊；而又生平不喜杜诗，何也？

宋时江西宗派专主山谷，江湖诗派专主曾茶山。

杨诚斋云：“隆兴以诗名者，林谦之、范至能、陆务观、尤延之、萧东夫，皆有集。後进有张功甫、赵蕃昌甫、刘翰武子、黄景说岩老、徐似道渊子、项安世平甫、巩丰仲至、姜夔尧章、徐贺恭仲、汪经仲权、方翥。”乔读其所引者，皆有好句，颇带打油气。

姜尧章、范至能之温润，杨廷秀之痛快，萧东夫之高古，陆务观之俊逸，江西派不能及。

黄叔云：“陆放翁诗本于曾茶山，茶山出于韩子苍。”

宋人专寻唐人不是处，实于己无益。寻得唐人好处出，乃有益于己。

范希文《赠钓者》云：“江上往来人，尽爱鲈鱼美。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涛里。”宁让子美？

西昆诗尚有仿佛唐人者，如晏殊之“油壁香车不再逢，峡€无迹任西东。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几日寂寥伤酒後，一番萧索禁烟中。鱼书

欲寄何由达？水远山遥处处同”。题曰《寓意》，而诗全不说明，尚有义山《无题》之体。欧、梅变体而後，此种不失唐人意者遂绝。此诗第三联云“寂寥”、“萧索”，则知次联乃是以丽景句出之，使不至于寒陋耳，非写富贵气象也。《吊苏哥》诗是刺宋子京，语甚温厚，得唐人法。

黄山谷事母至孝，洎贬黔南，不能将母。其《赠王郎》诗曰：“留我左右手，奉承白发亲。”《至赣食莲子有感》云：“莲实大如指，分甘念母慈。”赠官于京师久不归养者曰：“慈母每占乌鹊喜，家人应赋《子歌》。”子美送李舟诗曰：“舟也衣彩衣，告我欲远。倚门固有望，敛衽就行役。南登吟《白华》，已见楚山碧。何时太夫人，堂上会亲戚？”讥舟远游无方也。《三百篇》义于此求之。山谷古诗，若尽如《子瞻》二篇，将以汉人待之，其他只是唐人之残山剩水耳。留意锻炼，与不留意直出不同也。

山谷《猩猩毛笔》云：“爱酒醉魂在，能言机事疏。平生几两屐？身後五车书。物色看《王会》，勋劳在石渠。拔毛能济世，端为谢杨朱。”工炼得唐人法。“管城子无食肉相，孔方兄有绝交书”，乃其戏笔，而学宋诗者多仿之。

《隐居诗话》云：“山谷好取南朝人语之未经用奇字，缀辑成诗，故句虽新而不浑厚。”

吕居仁作《江西宗派图》，自山谷以降，列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逸、洪刍、饶节、僧祖可、徐俯、洪朋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革、李彭、韩驹、李彭、晁冲之、江端本、杨符、谢、夏倪、林敏功、潘大观、何、王直方、僧善权、高荷，合二十五人为法嗣。其中知名之士，诗句传世，为人所称道者数人。

子瞻之文，方可与子美之诗作匹，皆是匠心操笔，无所不可者也。子瞻作诗，亦用其作文之意，匠心纵笔而出之，却去子美远矣。

子瞻《煎茶》诗“活水还须活火烹”，可谓之茶经，非诗也。

诗须矜贵，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，岂可哉！

苏、黄以诗为戏，坏事不小。

读子瞻长篇文，惟恐其尽；读子瞻长篇诗，惟恐其不尽。

介甫云：“扶舆度阳焰，窈窕一川花。”唐人贵秀之句也。又有“水而北去，山靡靡以旁围。欲穷源而不得，竟怅望以空归”。又有云：“积李兮缟夜，崇桃兮炫昼。”皆非宋人能造之句。

李光忤秦桧，安置藤州，赠伴送使臣云：“马蹄惯踏关山路，他日重来又送谁？”左经臣送许少尹至白沙不及，作诗云：“短棹无寻处，严城欲闭门。水边人独立，沙上月黄昏。”皆唐人诗也。

宋僧道潜《临平道中》诗云：“风蒲猎猎弄轻柔，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

临平山下路，藕花无数满汀洲。”清颖极矣，尚非唐诗，景中无意故也。其“数声柔橹苍茫外，何处江村人夜归”，“隔林仿佛闻机杼，知有人家住翠微”，皆佳绝。

许民表作《虞美人花行》云：“鸿门玉斗纷如雪，十万降兵夜流血。咸阳宫殿三月红，霸业已随烟烬灭。刚强必死仁义王，阴陵失道非天亡。英雄本学万人敌，何用屑屑悲红妆？三军散尽旌旗倒，玉帐佳人座中老。香魂夜逐剑光飞，青血化为原上草。芳心寂寞寄寒枝，旧曲闻来似敛眉。哀怨徘徊愁不语，恰如夜听楚歌时。滔滔逝水流今古，楚汉兴亡两丘土。当年遗事久成空，慷慨尊前为谁舞？”此诗有筋节，远胜苏、黄。讹为曾布夫人魏氏作者，非也。

山谷专意出奇，已得成家，终是唐人之残山剩水。陆放翁无含蓄，皆远於唐。

王禹玉为翰林学士，典内制十八年。尝祭大社，题诗斋宫云：“邻鸡未唱晓骖催，又向灵饮福杯。自笑治聋知不足，明年强健得重来。”唐人诗也。

“社酒治聋”，唐、宋谚语。“强健”二字深远。

山谷之“春将国艳熏花色，日借黄金映水纹”，介甫之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闥送青来”，皆有斧凿痕。

真西山《宫中帖子》云：“直将底事消长日，《大学中庸》两卷书。”纵欲规讽，在诗各有其体，如此出语，谓之不自重。取厌取轻，伊川之方长不折亦然。

宋人好句有可入六朝、三唐者，何可没之？五言如张文潜云：“漱井消午睡，扫花坐晚凉。众绿结夏帷，老红驻春妆。”杨徽之云：“戍楼烟自直，战地两长腥。”又云：“新霜染枫叶，皓月借芦花。”卞震云：“雨壁长秋菌，风枝落病蝉。”妓单氏《赠陈希夷》云：“帝王师不得，日月老应难。”僧惠崇《长安》云：“人游曲江少，草入未央多。”又云：“岭暮青猿急，江寒白鸟稀。”“归禽动疏竹，落果响寒塘。”“野人传相鹤，山叟学弹琴。”

“掩门青桧老，出定白髭长。”“河旗”。“露下牛羊静，河明桑柘空。”“卷幔来风远，移床得月多。”“白浪分吴国，青山隔楚天。”《隐静寺》云：“空潭闻鹿饮，疏树见僧行。”《梅鼎臣河亭》云：“旷野行人少，长河去鸟平。”“月高山舍迥，霜落石门深。”《送卢经西归》云：“雪多秦水迥，€尽汉山孤。”“夜阑潮动舸，天迥月临城。”《悲使君》一本无此三字。

《早行》云：“繁霜衣上积，残月马前低。”《秋夕》一本无此二字。云：“磬断蛩声出，峰回鹤影沈。”“移家临丑石，租地得灵泉。”“午食下林鸟，夜禅移豕狐。”“扇声犹泛暑，井气忽生秋。”“残月楚山晚，孤烟江庙春。”“梵容分古像，唐语入新经。”“山色临巴迥，江流入汉清。”“湘

€随雁断，楚路背人遥。”《林甫河亭》云：“古路随冈起，秋帆转浦斜。”《湖山》云：“片月通萝径，幽€在石床。”《塞下》云：“离磧雁冲雪，渡河人上冰。”“数声离岸橹，几点别州山。”“落潮鸣下岸，飞雨暗中峰。”《除夜》云：“寒灯催腊尽，晓角唤春归。”“雁行沈古戍，雕影转寒沙。”“景霁€回合，秋生树动摇。”“惊蝉移古柳，斗雀堕寒庭。”“坐石€生衲，添泉月入瓶。”“万国无刑治，三边不战平。”“雪残僧扫石，风动鹤归松。”“风暖鸟巢木，日高人灌园。”《杨都官池上》云：“竹风惊夜鹤，潭月戏春鱼。”“圭窦先知晓，盆池别见天。”“海人来相鹤，山下听琴。”《送吴袁州》云：“鸟暝风沈角，天清月上旗。”“古戍生烟直，平沙落日迟。”“拂石€离帚，烹茶月入铛。”“远屿迎樯出，疏林带岸回。”《高书斋》云：“品书逢名士，横琴忆古贤。”“€阴移汉塞，石色入秦天。”“地遥群马小，天阔一雕平。”《猎骑》云：“长风跃马路，小雪射雕天。”《高略书院》云：“古木风烟尽，寒潭星斗深。”陈亚云：“浪平天影接，山尽树根回。”赵师民云：“麦天晨气润，槐夏午阴清。”刘师道《荷花》云：“有路期奔月，无媒与嫁春。”陈尧佐《潮州召还》云：“君恩来万里，客路出千山。”丁谓云：“梅花过岭路，桃叶渡江船。”李拱云：“犬眠花影地，牛牧雨声坡。”李堪云：“海月随帆落，溪花绕驿流。”《退居》云：“雨密丝桐润，潮平钓石沈。”晏元献云：“东阳诗骨瘦，南浦别魂消。”江任云：“珠盘临路泣，斗印入乡提。”周启明《近臣疾愈》云：“一丸童子药，五返使臣车。”钱惟演云：“客客孤烟起，征衣暮雨凉。”李太仆《北使》云：“汉帜随移帐，燕鸿伴解鞍。”孙永兴《荷花》云：“泪有鲛人见，魂须宋玉招。”刘筠《陕州》云：“角迴含秋风，桥长断洛尘。”刘潭州云：“洛田荒二顷，楚水涨三篙。”《槿花》云：“吴宫何薄命，楚梦不终朝。”《宫词》云：“难消守宫血，易断舞鸾肠。”又云：“虹跨层台晚，萤飞夏苑凉。”《荷花》云：“湔裙无限水，障袂几多风？”《赠僧》云：“吟馀€散叶，谈久尘遗毛。”《楚中》云：“笼禽思陇树，洞犬识秦人。”《禁中》云：“万年宫省树，五色帝家禽。”宋初人诗云：“醉轻浮世事，老重故乡人。”晏临淄《宴集》云：“春风任花落，流水放杯行。”李询《内苑双竹》云：“日回龙并影，风过凤联声。”杨茂卿云：“河势昆仑远，山形菡萏秋。”孟贯《寄张山人》云：“扫叶林风後，拾薪山雨前。”潘天锡《道观》云：“风便磬声远，日斜楼影长。”寇莱公云：“野水无人渡，孤舟尽日横。”熊皎《早行》诗云：“山前犹见月，陌上未逢人。”《山居》云：“果熟秋先落，禽寒夜未栖。”李范《经王山人故居》云：“鹤归秋汉远，人去草堂空。”陈甫《感怀》云：“一雨洗残暑，万家生早凉。”《村居》云：“暮鸟归巢急，寒牛下陇迟

。”又云：“狗监传新赋，鸡林购近诗。”韩维云：“青烟人几家，绿野山四抱。”文与可云：“几夜碍新月，半江无夕阳。”谢逸云：“山寒石发瘦，水落溪毛凋。”孟嘏云：“诗酒独游寺，琴书多寄僧。”王纶之女《题金山寺》云：“涛头风滚雪，山脚石蟠虬。”唐子西云：“草青仍过雨，山紫更斜阳。”僧悟清云：“鸟归花影动，鱼没浪痕圆。”洪觉范云：“文如水行地，气若春在花。”可士云：“笠重吴天雪，鞋香楚地花。”《惠山寺》云：“晓风飘磬远，暮雪入廊深。”陈智夫云：“花笑似留客，鸟鸣如唤人。”僧可朋云：“虹收千嶂雨，潮展半江天。”叶沆云：“夜庭和月静，秋户拂€开。”李云：“水光先见月，露气早知秋。”陈无己晚君实云：“政虽随日化，身已要人扶。”晏殊云：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”魏野云：“成家书满屋，添口鹤生孙。”“妻喜栽花活，儿夸斗草赢。”山谷《赋野无遗贤》云：“渭水空藏月，傅山深锁烟。”王度云：“€生坐来石，风掩读残书。”又云：“危红矜晚景，涨绿上平沙。”又云：“樵斧和€斫，渔蓑带雪披。”七言如赵师民云：“委地露花啼晓泪，拂堤烟柳弄春容。”“晓莺帘外千专嘅，芳草阶前一尺长。”黄孝先《重五》云：“风檐燕引五六子，露井桃开三四花。”唐仁杰《元阁》诗云：“€散便宜千里目，日长先作半城阴。”郑文宝《送人归湘中》云：“满帆西日催行客，一夜东风落楚梅。”《南行》云：“失意惯中迁客酒，多年不见侍臣花。”薛映《送人知鄂州》云：“黄鹤晨霞傍楼起，头陀秋草绕碑荒。”吴淑《送人致仕》云：“洛殿夜凉初阁笔，渚宫晚岁得悬车。”刘师道云：“南浦未伤春草碧，北山仍愧晓猿惊。”《残花》云：“金谷路尘埋国艳，武陵溪水泛天香。”《春雪》云：“青帝翠华沈物外，素娥霜影吊€端”。《湘中》云：“逝波帝子今何处？梦草王孙怨未归。”李宗谔《春郊》云：“一溪晓绿浮，万树春红叫杜鹃。”《赠苏承旨》云：“《金銮後记》人争写，玉署新碑帝自书。”李建中《送人》云：“山程授馆闻鸿夜，水国还家欲雪天。”钱熙《送人拜扫》云：“鹤归已改新城郭，牛卧重寻旧墓田。”吕夷简云：“梅无驿使飘零尽，草怨王孙取次生。”《九日集》云：“人归北阙知何日？菊映东篱似去年。”《寒食》云：“人为之推初禁火，花愁青女再飞霜。”宋绶《送人》云：“奇材剑客当前队，丽赋骚人托後车。”又云：“江涵帝子飞阁，山际真君鹤驭天。”又云：“楚泽伤春怨，长安索米愧侏儒。”周启明《送提刑》云：“鸱夷江上田稔，牛斗星边贯索空。”钱昭度《华山》云：“人间路到三峰尽，天下秋随一叶来。”钱惟演《洛都》云：“日上故陵烟漠漠，春归空苑水潺潺。”《途中》云：“雪意未成€著地，秋声不断雁连天。”郑文宝《赠园》云：“水暖鳧行哺子，溪深桃李卧开花。”叶金华云：“柔桑蔽野鸣雏雉，高柳含风变早蝉”。章安南云：“岭€夏变梅蒸早

，越雨秋藏桂蠹多。”永潭州《夏日》云：“容倏变千峰险，草色相沿百带长。”《新蝉》云：“翼薄乍舒宫女鬓，蛻轻全解羽人尸。”又云：“荷心出水终无定，萝蔓从风莫自持。”又云：“藻井风高蛛坏网，杏园春暖燕争泥。”《洞户》云：“密锁香风深处户，乱飘梨雪晓来天。”《属疾》云：“风帘鸥笑厨烟绝，月树乌惊药杵喧。”臧谋《梅花》云：“绿杨解语应相笑，漏泄春光却是谁？”杨万毕《梧桐夜雨》云：“千里暮山已黑，一灯孤馆醉初醒。”钱昭度《灯》云：“绣被梦惊中酒後，朱门人语上朝时。”梅圣俞《送夏辣守长安》云：“亚夫金鼓从天落，韩信旌旗背水陈。”熊皎《居》云：“深逢野草堪为药，静见樵人恐是仙。”又云：“厌听啼鸟梦醒後，慵扫落花春尽时。”杨徽之云：“杳杳烟芜何处尽，摇摇风柳不胜垂。”李维云：“谪去贾生身健否？秋来潘岳鬓斑无？”又云：“偶题岩石生笔，绕松庭露湿衣。”李范云：“钓叟无机沙鸟睡，禅师入定白牛。”僧文喜《失鹤》云：“一向乱寻不得，几回临水待归来。”杨皀云：“背日流泉成冻早，逆风归鸟赴巢迟。”曹崧《经友故居》云：“鹿眠荒圃寒芜白，鸦噪残阳败叶飞。”张文潜《上巳日会西池》云：“翠浪有声黄帽动，春风无力彩旗垂。”山谷云：“清鉴风流归贺八，飞扬跋扈付朱三。”介甫云：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闥送青来。”僧参寥云：“隔林仿佛闻机杼，知有人家住翠微。”张文潜云：“白头青鬓有存没，落日断霞无古今。”山谷途中雪诗云：“山衔斗柄三星没，雪共月明千里寒。”介甫云：“含风鸭绿粼粼起，弄日鹅黄袅袅垂。”王康功云：“千山送客东西路，一树照人南北枝。”僧道潜云：“数声柔橹苍范外，何处江村人夜归？”陈智夫云：“野花临水数枝恨，芳草连天千里情。”吴仁璧之女云：“为惜苔钱妨换砌，因怜山色旋开樽。”王感化《怪石》云：“草中误认将军虎，山上曾为道士羊。”王著《蝴蝶》云：“今夜若栖芳草里，为传消息到王孙。”觉范云：“含风广殿闻棋响，度日长廊转柳阴。”晏殊云：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”介甫云：“未爱京师传谷口，但知乡里胜头。”王随《宫词》云：“一声啼鸟禁门静，满院落花春昼长。”胡恢云：“建业关山千里远，长安风雪一家寒。”山谷云：“人得交游是风月，天开图画即江山。”

冯定远云：“宋人诗逐字逐句讲不得，须别具一副心眼，方知他好处。唐人诗工夫细，宋人不如也。明人诗却须一句一字推敲，方知他不好处。”

江山之秀，有所偏注。北宋诗犹可则，辽无传人；南宋诗落节，《中州集》反有佳者。又如杨奂《录汴梁宫人语》云：“一入深宫里，经今十五年。长因批帖子，呼到御床前。”二云：“岁岁逢元夜，金蛾闹簇巾。见人心自怯，终是女儿身。”三云：“殿前轮直罢，偷去赌金钗。怕见黄昏月，殷勤上玉

阶。”四云：“翠翘珠掘背，小殿夜藏钩。蓦地羊车至，低头笑不休。”五云：“内府颁金帛，教酬贺节盘。两宫新有旨，先与问孤寒。”六云：“人间多枣栗，不到九重天。长被黄衫吏，花摊月赐钱。”七云：“仁圣生辰节，君王进玉卮。寿棚兼寿表，留待北还时。”八云：“边奏行台急，东华夜启封。内人催步辇，不候景阳钟。”九云：“画烛双双引，珠帘一一开。辇前齐下拜，欢饮辟寒杯。”十云：“圣躬春阁内，只道下朝迟。扶杖朝无力，红绡贴玉肌。”十一云：“今日天颜喜，东朝内宴开。外边春事动，诏遣教坊回。”十二云：“驾前双白鹤，日日候朝回。自送鸾舆去，经年竟不来。”十三云：“陡觉文书静，相将立夕阳。伤心宁福位，无复夜薰香。”十四云：“二后睢阳去，潜身泣到明。却回谁敢问，校似有心情。”十五云：“为道围城久，妆奁斗犒军。入春浑断绝，饥苦不堪闻。”十六云：“监国推梁邸，初头静不知。但疑墙外笑，人有看宫时。”十七云：“别殿弓刀响，仓皇接郑王。尚愁宫正怒，含泪强添妆。”十八云：“一向传宣唤，谁知不复还。来时旧针线，记得在窗间。”十九云：“北去迁沙漠，诚心畏从行。不如当日死，头白若为生？”今日读之，情事如见。又《读汝南遗事》七绝云：“轺道牵羊事已非，更怜行酒著青衣。里头婢子那知此，争逐君王烈焰归。”“六朝江水故依然，隔断中原又百年。长笑桓温无远虑，竟留王猛佐苻坚。”《长安感怀》诗曰：“此心直欲作东周，再到长安已白头。往事无凭空击节，故人何处独登楼？月摇银海秦陵夜，露滴金茎汉殿秋。日落酒醒双泪下，几时清渭向西流？”优柔含蓄，大抵金人诗胜于宋人。

宋人学问，史也，文也，词也，俱推尽善，字画亦称尽美，诗则未然，由其致精于词，心无二用故也。大抵诗人，不惟李、杜穷尽古人，而後自能成家，即长吉、义山，亦致力於杜诗者甚深，而後变体。某集具在，可考也。永叔诗学未深，辄欲变古。鲁直视永叔稍进，亦但得杜之一鳞只爪，便欲自成一家，开浅直之门，贻笑于吴人。迨江西派立，胥沦以亡矣。

宋诗最繁，披沙十年，不见黍金，既不堪读，而又不可不读。

黄公于诗有深得，而又能详读宋人之诗，持论至当。阅其诗话，则宋诗之升降得失毕在，无读宋诗之苦矣。故详载之于左方。

黄公曰：“诗贵气格，宋人误以气质当之，遂以生硬为高，鄙俚为朴，数名家始之，末流益甚。如王庭《送胡澹庵》‘痴儿不了公家事’，口角轻薄，‘男子要为天下奇’，有悻悻之状。俞秀老‘夜深童子唤不醒，猛虎一声山月高’，岂是佳事，而可入诗。至其折句法，尤可憎。如胡考‘鸚鵡杯宜酌清浊，麒麟阁懒画丹青’，令人呕哕。而杨次公之”‘八十丈虹晴卧影，一千顷玉碧无瑕’，僧显万‘河摇星斗三更後，月挂梧桐一丈高’，总落粗俗。而黄

白石咏雪，‘欲缩天人散花手，放渠奔走赴晨炊’，酸鄙扭捏。即刘过之‘放开笔下闲风月，收拾胸中旧甲兵’，亦非雅谈。

“宋人力贬绮靡，求高淡，而随入酸陋。如戴敏才‘引些渠水添池满，移个柴门傍竹开’，二虚字恶甚。其子复古‘一心似水惟平好，万事如棋不著高’，高菊间‘主人一笑先呼酒，劝客三杯便当茶’，彼自以为入情切事，而却是村儿之语，徒供後人捧腹。更有‘山如仁者寿，水似圣之清’，太学究气。‘浮€一任闲舒卷，万古青山只麽青’，皆伤风雅。”

“宋人好用成语入四六，後并用之于诗，故多硬戇。如丁黼《送钱尉》云：‘不能刺刺对婢子，已是昂昂真丈夫。’食生不化。范石湖《营寿藏》诗云：‘纵有千年铁门限，终须一个土馒头。’直欲笑杀。”

“宋人作诗极多蠢拙，而论诗过于苛细，止供识者一噓耳。如严维之‘柳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’，乃写目前之景耳。刘贡父曰：‘夕阳迟’系‘花’，‘水漫’不须‘柳’。渔隐曰：‘夕阳迟’乃系于‘坞’，初不系‘花’。二说于诗何益？又如‘袖中谏草朝天去’，议者谓进谏必以章疏，无用疏草之理。安知非疏已上达，袖中乃留其草乎？”乔谓东汉章草，以写奏而名，纵不如黄公言，“草”字非杜撰也。

又曰：“‘公道世间惟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’，‘年年检点人间事，惟有春风不世情’，最为粗直，宋人反称之。杜牧《华清宫》、《赤壁》诗，反而敲朴。”乔谓徐恒山言“二乔乃皖城事，用于赤壁为不审。”如是说诗，真是可怜。

又曰：“宋初诗人，全学晚唐，气格不高，而中联特多秀色。如李建中《怀湘南旧游》云：‘静寻绿径煎茶寺，遍上红墙卖酒楼。’杨徽之《汉阳晚泊》云：‘疏钟未彻闻寒雨，斜月初沈见远灯。’《僧舍》云：‘偶题岩石€生笔，绕松庭露湿衣。’赵湘《春夕》云：‘醉醒风傍池边起，坐久月从花上来。’王操‘倚槛白€供醉望，才耆筇黄叶落吟身’。皆晚唐清警句也。”

“潘阆诗本于无可，间有诙气。《夏日宿禅院》诗最佳，子瞻酷爱其‘晚凉知有雨，院静若无僧’。而《渭上秋夕》云：‘残阳初过雨，何树不鸣蝉？’《落叶》云：‘几番经夜雨，一半是秋风。’其後变而为杨、刘，正如久处萧寺孤村，又必羨玉楼金屋。”

“魏野善写坞壁间事，如‘妻喜栽花活，儿夸斗草赢’，‘洗砚鱼吞墨，烹茶鹤避烟’，田园之趣宛然。但句俊而体轻，轻则率，率则易俗，所以有‘有名富贵，无事小神仙’等恶道语。曹良弼《过友人隐居》云：‘旋收松下雪，来煮雨前茶。’鲁交《江干》诗云：‘远山碧千里，夕阳红半楼。’皆佳。”

“林逋泉石自娱，故诗清绮绝伦。时有晚唐卑调弱句。如《孤山寺》‘破殿静披茅白古，斋房试酪奴春’，《峡石寺》‘灯惊独鸟回晴坞，钟送遥帆落晚汀’，俱工。又如‘伶伦近日无侯白，奴朴当时有卫青’，‘返照未沈僧独往，长烟如淡鸟横飞’，‘松门过水无重数，石壁看霞到尽时’，‘五亩自开林下隐，一樽聊敌世间名’，‘千里白€随野步，一湖明月上秋衣’，‘烟含晚树人家远，雨湿春风燕子低’，诚一时之秀。鹤诗云：‘春静棋边窥野客，雨寒廊底梦沧洲。’妙矣。而永叔云：‘万里秋风天外意，日斜啄岸边苔。’寄趣更远。至和靖云：‘白公睡阁幽如画，张祜诗牌妙入神。’‘不会剃头无事者，几人能老此禅扃。’狼籍甚矣！”

“宋初九僧诗，俱宗闾仙。惠宗居七，字昭居八。崇画家宗匠，《撰句图》百联，余尤爱其‘归禽动束竹，落果响寒塘’，‘鸟归松堕雪，僧定石沈€’，‘空潭闻鹿饮，疏树见僧行’，‘繁霜衣上积，残月马前低’，‘磬断蛩声出，峰回鹤影沈’，‘枕风吹发乱，岩溜溅棋寒’，‘禽寒时动竹，露重忽翻荷’，‘落潮鸣下岸，飞雨暗中峰’，‘惊蝉移古柳，斗雀堕寒庭’，诗意画景俱妙。《古今诗话》纪寇莱公招崇于池馆，分题，崇得池鹭，限‘明’字韵，自午至晡，五押得之云：‘雨歇芳塘溢，迟回不复惊。曝翎沙日暖，引步岛风清。照水千寻迥，栖烟一点明。主人池上风，见尔忆蓬瀛。’莱公称善。此诗惟结句带谄。”乔曰：“诗须写我心入古人模范耳，偷势亦是贼。且自心被束，不得清出，古诗既多，自必有偶同者。我既不偷，同亦何讳。惠崇诗句如此，宁屑作贼！‘河分冈势断，春入烧痕青’，亦是偶同，妒其才句者妄加描画。”

“僧字昭有‘馀花留暮蝶，幽草恋斜阳’。”

“西昆杨亿、钱惟演、刘筠诗，经营位置，备极苦心。大年有《梨》诗云：‘九秋青女霜添味，五夜方诸月溜津。’思公《苦热》云：‘雪岭却思回博望，风窗犹欲傲羲皇。’後人谁及得？诸公亦不事使事，子仪有‘旧山鹤怨无钱买，新竹僧同借宅栽’，大年有‘梅花绕槛惊春早，布水当檐觉夏寒’，思公有‘雪意未成€著地，秋声不断雁连天’，欧公诋之，谬也。”乔曰：“诗文自有正道，著不得徧心。李献吉怒宾之，故矫其诗，终不成造就。欧公怒惟演，既已诬贬其先世，诗亦从而诋之。今观欧公诗，能胜杨、刘、钱三公否？自锢一世思路耳。”

“王禹秀韵天成，如‘扫苔留嫩绿，写叶惜残红’，‘莺花愁不觉，风雨病先知’，《题张居士溪居》‘病来芳草生渔艇，睡起残花落酒瓢’，《赠潘阆》‘江城卖药尝携鹤，古寺看碑不下驴’，《赠张录事》‘上直未归红药院，供吟先得白洲’，虽学乐天，得其清不得其俗。寇莱公，人多称其‘孤村芳

草远，斜日杏花飞’，余更喜其‘数峰横夕照，孤笛起江船’。”

“梅、欧、江、谢俱出于晏氏之门，然殊自作，实西昆体也。其《安昌侯》诗曰：‘莲勺移家近七迁，鲁儒章句世相传。关中沃壤通泾渭，堂上繁华逐管弦。身服儒衣同蔡义，日将卮酒对鼓宣。高坟丈五阳陵外，千古朱€气凛然。’自尾匀称。（乔谓此诗不称殊之为人，次句“儒”字易“齐”字，则有本领。）《送人知洪州》云：‘干斗气沈龙已化，置当人去榻犹悬。’诚警炼精切。”

“李宗谔《南朝》诗云：‘仙华玉寿晓沈沈，三阁齐€复道深。平昔金铺空废苑，于今《玉树》有遗音。珠帘映寝方成梦，麝壁飘香未称心。惆怅雷塘都几日，吟魂醉魄已相寻。’组练不及钱、刘，末句则妙。”

“大宋《落花》诗‘泪脸补痕劳獭髓’，用邓夫人事也，诗意细而曲矣！‘舞台收影费鸾肠’，孤鸾不舞，花枝倚风，有似于舞，妙在‘影’字似幻似真，说得圆活。花落则影收，鸾应思之，不可以辞害志也。（乔谓诗思至此，终是无情，义山《落山》诗不然。）尝叹二诗之妙易见。夏竦独以通篇不出‘落’字，许事业过其弟祁。子京果终于侍从，人服竦精鉴。余谓是富贵人相诗法，风骚家不尔。颀公《春夕》诗‘花低应露下，月暗觉€来’，风致飘然。结云‘无言聊隐几，万物一€台’，陋腐。”

“小宋镂刻逊兄，韵度殊胜。《守成都春宴北园》云：‘天意歇馀芳，人间日始长。落花风观阁，睡鸭雨池塘。稍倦持螯手，犹残婪尾觞。春归无所预，羁客自回肠。’《十日宴江渚亭》曰：‘节去欢犹在，宾来赏倍延。悠扬初短日，凄紧乍寒天。霁沼原非涨，秋花自少妍。蚁留新献酎，蕙续不残烟。戏冲馀藻，游龟避折莲。流芳真可惜，从此遂凋年。’善状景候，兼有唐人音节。《遭劾出知亳州》曰：‘歌管嘈嘈月露前，且将身世付酩然。漫夸鼯鼠机头箭，不识醯鸡瓮外天。青史有人讥巧宦，黄金无术治流年。君看醉趣兼醒趣，始觉灵均更可怜。’于昆体加排宕矣。《出守还拜承旨》云：‘伤禽纵奋愁疮重，廊马虽还笑齿长。’尤善写出意。”

“一代伟人，不可拘以诗句。而韩魏公《春阴》诗云：‘草湿漫铺留醉席，榆寒难掷买春钱。’大是风致。”

“赵清献《除夕》云：‘漏促已交新岁鼓，酒阑犹剪隔宵灯。’《钱别》云：‘为逢萧寺千山好，不惜兰舟一日留。’清味可啜。”

“蔡君谟初学西昆，後溺于欧、梅，始变其体，而五言古外，洗涤不净。西昆人本不同，昌谷意奇，玉溪思奥，无不首尾贯彻；其外腴中枯，以瑰奇掩其错杂者，惟温氏长篇耳。宋人学之，惟袭其貌。如君谟之‘庭院廉帷一齐下，红蜡阴沈霜满瓦’，又云‘鸡头软熟七月终，举手分传玉杯把’无怪欧、梅

之识斥也。其幽思藻句，亦不可掩。如‘晓市人烟披霁旭，夜潭渔火斗寒星’，‘叠€对日茜，斜雨著虹明’，‘山樵斫晚日，野火著寒€，’岂不胜于枯淡。其‘龛明干像日’，却不韵，‘波起一滩雷’，奇甚。绝句最妙，《忆从尹师鲁宿香山石楼》云：‘霜后丹枫照曲堤，酒阑明月下前溪。石楼夜半€中啸，惊起沙禽过水西。’《春日》云：‘东风吹雨湿秋迁，红点棠梨烂欲然。拟卖芳华赠年少，紫榆春浅未成钱。’风流旖旎。其《ガ阳行》不灭元结《舂陵行》。今人以‘桃花尽日随流水，洞在清溪何处边’‘纵使清明无雨色，入€深处亦沾衣’，为张旭自画所作，不知是君谟也。”

余靖《子规》诗‘疏烟明月树，微雨落花村’，唐人胜场也。‘雾昏临水寺，风劲欲霜天’，亦妙。尚仍贾岛、姚合，宋初之风也。僧秘演‘久雨寒蝉少，空山落叶深。危楼乘月工，远寺听钟寻’，有无可之遗意。”

“欧公古诗，叙事处累千百言，不枝不衍，宛如面谈；惜其意尽言中，无复馀意，而曲折变化处亦少。欧学韩，韩本别体，佳处不易得，徒浅直耳！且又有赋而全无比兴。（乔谓今皆坐此病，不独欧公。）《庐山高》自许甚重，然仅仅铺叙，别无意味；至‘君怀磊落’以下，横空盘硬语，实伧父耳！《琵琶引》前篇散叙处，已是以文为诗，至‘推手为琵琶却手瑟’，训诂语矣。後云‘玉颜流落死天涯，琵琶却传来汉家。汉宫争按新声谱，遗恨已深声更苦。纍纍女手生洞房，学得琵琶不下堂。不识寒€出塞苦，岂知此声能断肠’，稍呜咽可诵。後篇亦落议论。结处‘明妃去时泪，洒向枝上花。狂风日暮起，飘泊落谁家？红颜胜人多薄命，莫怨东风当自嗟’。点染稍为有情。（乔谓结亦无味。）此以追踪乐天《妇人苦》、《李夫人》诸篇犹大远在，欲比李、杜，夸父逐日也，诗至庐陵，真是一厄。如《飞盖桥望月》云：‘乃于其两间’，‘矧夫人灵’，‘而我于此时’，开後人无数恶习。永叔本秀冶之才，忽尔嗜痴，竟成逐臭。作近体诗，便露本质，虽慕平淡，逸韵自饶。其《苏主簿洵挽歌》曰：‘布衣驰誉入京都，丹旆惊返旧闾。诸老谁能先贾谊？君王犹未识相如。三年弟子行丧礼，千两乡人会葬车。我独空斋挂尘榻，遗编时读子€书。’《游石子涧》曰：‘席间风起闻天籁，两後山光入酒杯。泉落断崖春壑响，花藏深崦过春开。’《送目》曰：‘长是柳曲妨回首，小苑花深碍倚楼。楚径蕙风消病渴，洛城花雪荡春愁。’俱极风流富贵之致。《咏柳》曰：‘长亭送客兼迎客，费尽长条赠别离。’态度绰约。”

“苏舜钦耻与梅圣俞齐名，而诗唯粗豪。垂虹桥云‘€头滟滟开金饼，水面沈沈卧彩虹’，已大不堪。又有‘佛地化为银世界，仙家多住玉楼台’，当为圣俞所耻。宁取‘晚泊孤舟古祠下，满川风雨看潮生’，稍有清气。”

“梅尧臣诗诚有品，而恶拙者亦复不少，名重招责，益动人口。读杨、刘

诸公诗，如入季伦之室，绮疏绣闼，丝竹肥鲜，忽见葭墙艾席，菁羹橡饭者，反觉高致，故欧与之把臂入林，一时俱为倾动也。诸人不知矫枉之意，如‘青苔井畔雀儿斗，乌柏树头鸦舅鸣。世事但知开口笑，俗情休要著心行’，及蟹诗之‘满腹红膏肥似髓，贮盘青壳大于杯’，亦甚推之。风气既移，前之美谈，後之笑具矣。凡诗文之累，不由谤者，而由于誉者，可畏哉！”

“宋之诗文，皆至庐陵一变，有功于文，有罪于诗。自所作者害人浅，论他人诗害人深。宛陵虽尚平淡，其始犹有秀气，中岁後始不堪耳。苟非群儿推奉，不敢毅然自恣，大伤雅道，岂非永叔使之然哉！晦亦云：‘圣俞诗非平淡，乃枯槁。’公论也。然精腴雅洁，不乏佳句。如‘五更千里梦，残月一城鸡’。‘犬鸣林外火，笛响月中村’。‘窗冷孤萤入，宵长一雁过’。《春风》之‘吹花拥细草，送雨来高阁。江燕倚身轻，逆飞前复却’。《发匀陵》曰：‘孤村望渐远，去鸟飞已先。向晚漏日，微光人倚船。’《夏日对雨》云：‘日日城头雨，还添湖上波。窗中人自听，门外潦应多。不畏禾生耳，还愁麦化蛾。吾庐无所有，频看壁间梭。’生动却不平淡。”乔曰：“诗非一法所能尽，平淡孰如陶公，而垒块处殊不少，况他人乎？”

又曰：“梅诗有极佳处，有《拟张曲江咏燕》曰：‘眇眇双飞燕，长年与社违。任从新历改，只向旧巢归。永日当人语，轻寒逆雨飞。自亲梁栋惯，不识海鸥机。’捐躯殉国之语也。其《送滕寺丞归苏州》曰：‘驱车入蜀时，有弟母不往。留妇侍母旁，以子属妇养。昨得阖门书，妇子死泉壤。此心那得安，弃官提辔鞅。东驰三千里，鬻马求吴桨。吴桨速如飞，归来拜堂上。堂前去时树，已觉枝条长。岂无怀抱感，为寿酌春盎。’欲解其悲，姑讽其孝也，不奖而劝，忠告善道极矣。温柔敦厚，梅诗之可敬在此。俗子称其‘焚香露莲泣，闻磬霜鸥迈’，既是诗人，何患无一二摹古好句？”

“陶弼素有盛名，其《兵器》诗，如‘自此两河间，寂寂无戎备。卒喜夜歌，将老贪春睡。自此为太平，恍逾三十岁。戎吴乘我间，南驰贺兰骑。阳关久夜开，枢朽不可闭。阵起秦雍，杀气横泾渭。使臣股栗奏，宰相嗔目议。金曰亟发兵，坚子坑甚易！仓皇筑边垒，未战力先瘁。逼迫开库兵，土蚀锋锐。防秋采旧屯，推毂谋新寄。师复从中御，进退由阍寺。权轻号令冗，两战无遗类。吾兵自此丧，有诏新其制。朝廷急郡县，君县急官吏。官吏无他术，下责蚩蚩辈。耕牛拔筋角，飞鸟秃翎翅。截会稽空，铁烹堇山碎。供亿稍後期，鞭朴异他罪’。叙和戎忘备，仓卒用兵之害，最为酸恻。又其《出岭》曰：‘江势一两曲，梅稍三四花。登高休问路，下是吾家。’可谓清绝。”乔曰：“含蓄甚深。”

“李觏《哀老妇》诗曰‘里中一老妇，行行泣路隅。自悼未亡人，暮年从

二夫。寡时十八九，嫁时六十馀。昔日遗腹儿，今兹垂白须。子岂不欲养？母岂不怀居？繇役及下户，（乔曰：“此可知是新法之雇役也。”）财尽无所输。异籍幸可免，嫁母乃良图’云云。泰伯，乃希文门下士。所赋绝似元丰、熙宁间事，垂老见之，不禁哀悼。此与陶弼《兵器》诗，可备鉴戒，不当忽也。”

“宋人先学乐天、无可，继学义山，故失之轻浅绮靡。梅都官倡为平淡，六一附之，仅在皮毛，未究神理，遂流于粗直。间杂长句，硬下险怪字凑韵，如山咒野麋，不复可耐。後虽屡变，而雅奏日湮，敷陈多于此兴，蕴藉少于发舒，求其意长笔短者，十不一二也。惟介甫诗，能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，当其绝诣，实自可兴可观，特推为宋人第一。最妙者，乐府五言古也，七言律次之，七言古又次之。五方律嫌安排，七言律嫌气盛，而佳篇亦时有之。《送乔执中秀才》曰：‘薄饭午不羹，空炉夜无炭。寥寥日避席，烈烈风欺幔。谓予勿恶此，何为向子叹？长年客尘沙，无妇助亲爨。寒暄慰白首，吾弟才将冠。回岁又晚，想见淮湖漫。古人一日养，不以三公换。田园在戮力，且欲归锄灌。行矣子诚然，光阴未宜玩。负米力有馀，能无读书伴？’前叙其不可不归，後微讽其复来，曲折婉转。介甫一生傲慢，此何温厚也？《送孙正之》曰：‘€山参差碧四围，溪水诘曲带城陴。溪穷壤断至者谁？予独与子相谐熙。山城之西鼓吹悲，水风萧萧不满旗。子今去此来无期，予有不可谁予规？’孙不以养归，故下语剴切。又《日出堂上饮》曰：‘日出堂上饮，日入未云休。主人笑而歌，客子叹以愀。指此堂上柱，始生在岩幽。雨露饱所滋，凌€亦千秋。所愿永久，何言值君收。乃令卑湿地，百蚁上穷镳。丹青空外好，镇压已堪忧。为君重去之，不使一蚁留。蚁力虽云小，能生万蚍蜉。又能高其楚，不使继者稠。语客且勿然，百年等浮沤。为客当酌酒，何预主人谋？’写怡堂燕雀，直堪痛心。末数句即《魏风》‘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’意也，实《风》、《雅》正传。又《我欲往沧海》曰：‘我欲往沧海，客来自河源。手探囊中胶，救此千载浑。我语客徒尔，当还治昆仑。叹息谢不能，相看涕翻盆。客止我且住，濯发扶桑根。春风吹我舟，万里空自存。’即是前意，乃变法之本也。介甫未相时，不胜感慨，故《详定试卷》则曰：‘当时赐帛倡优等，今日论才将相中。’《偶成》则曰：‘高论颇随衰俗废，壮怀难值故人倾。’《愁台》则曰：‘倾壶语罢还登眺，岸帻诗成却叹嗟。’相後则深愤异议，故《咏雪》则曰：‘势合便疑包地尽，功成终欲放春回。’坚执自是，而有瞋眩瘳疾之意，故曰：‘何妨兴世嫌迂阔，自有斯人慰寂寥。’而《雨过》云：‘谁似浮€知进退，才成霖雨便归山。’则平生实志也。其诗亦甚妙。《定林寺》曰：‘众木凜交覆，孤泉静横分。楚老一枝筇，于此傲人群。城市少美蔬，想今

困中 炎焚。且凭东北风，持寄岭头€。’又《定林》曰：‘漱甘凉病齿，坐旷息烦襟。因脱水还屣，就敷岩上衾。但留€对宿，仍值月相寻。真乐非无寄，悲亦好音。’无所不佳。七律佳句，如《僧舍》云：‘和风满树笙簧杂，霁雪兼山粉黛重。’《大风》云：‘纵涌万川冰柱立，分披千嶂土囊开。鲁门未怪爰居至，郑圃何妨御寇来。’《梅花》云：‘风亭把盏酬孤艳，雪径回舆认暗香。’《赠陈正叔》云：‘已同元亮倾樽酒，更与灵均续旧文。’《金陵怀古》云：‘黄旗已尽年三百，紫气空收剑一双。’刻镂极工。其《送彦珍》云：‘握手百忧空往事，还家一笑即芳时。’《寄张先郎中》：‘胡床月下知谁对？蛮花前想自随。’《寄友人》：‘一篇《封禅》才难学，五亩蓬蒿势易求。’淡淡写出，又好。《示妹》诗最佳：‘孟光求婿得梁鸿，庑下相随不讳穷。卓犖才名今日事，萧条门巷古人风。《五噫》尚与时多忤，一笑兼忘我屡空。六月尘沙不相贷，泫然搔首又西东。’自解自悲，想见文士家庭之乐。‘病身最觉风露早，归梦不知山水长’，‘佳时流落真何得，胜事蹉跎自可怜’，不堪多咏。”

“王‘六鳌’、‘双凤’，尚不及唐人早朝应制。宫词多佳，工铺叙耳，非劝百讽一也。”

“舒《村居》云：‘水绕陂田竹绕篱，榆钱落尽槿花稀。夕阳牛背无人卧，带得寒鸦两两归。’《败荷》云：‘忍看夜影分残月，别送秋声入晚风。’又有‘宿雨阁€千嶂碧，野花弄日一村香’。山川乃分灵于斯人乎？集之不传，人累之也。”

“方子通，介甫友也。《红梅》之‘春风吹酒上凝脂’，最传人口，远胜毛泽民之‘东墙羞颊逢谁笑，南国酡颜强自持’之句也。”

“温公诗绝无言及者，实自清醇。《哭张子厚》云：‘人生会归尽，但问愚与贤。借令阳虎寿，讵足骄颜渊！’固端人之语。最妙者，五言律《哀李牧》云：‘椎牛飧战士，拔距养奇才。虏帐方惊避，秦金已暗来。旌旗移幕府，荆棘蔓丛台。部曲依稀在，犹能话郭开。’《马援》云：‘一棺忠勇骨，飘泊瘴烟深。’《汉武》云：‘方士陈丹术，飘飘意不疑。€浮仲山鼎，风降寿宫祠。上药行当就，殊庭庶可期。蓬莱何日返？五利不吾欺。’又‘苜蓿花犹短，蒲萄叶未齐。更衣过柏谷，走马宿棠梨。逆旅聊怀玺，田间共斗鸡。犹思饮€露，高举出虹霓。’又‘长掩柴荆避寒暑，只将花卉记冬春’，‘行逢乍迂初见⌒，浮舟正好未生莲’，俱佳。”

“范纯仁‘倚锡静眠松下石，煮茶试竹间泉’，‘吟榻未移溪月上，醉巾长拂野€回’，‘长年已觉春如梦，远客惟应醉是家’，俱好句也。”

“刘敞《荒田行》云：‘大农弃田避征役，小农挈家就兵籍。良田茫茫少

耕者，秋来雨止生荆棘。县官募兵有著令，募兵如率官有庆。从今无复官劝农，还逐渔盐作亡命。’此诗方是大忧。”

“《击壤集》中《月夜》云：‘雨霁风自好，秋深天未寒。移床就阶下，看月出林端。有酒欲共饮，无琴可独弹。他时遇良友，此景复求难。’固自清嘉。”

又曰：“人谓曾子固不能诗，谬也。其‘凭阑到处临清此，开阁终朝对翠微’，‘诗书落落成孤论，耕稼依依忆旧游’，如此不能诗耶！《阅武堂》云：‘柳间自诧投壶乐，桑下方安佩犊行。’循良又儒将也。”

“鲜于侂先诗曰：‘一气斡元造，为功未尝烦。群生自生妄，天地亦何言。鳧胫不可增，楮叶不可镌。欲益固为损，劳心非自然。不见平阳侯，醇酒聊终年。’刺新法甚婉。”

“诗至庆历，最畏俚俗，文同独能修饰。《起夜来》曰：‘晓窗明绿纱，蜀锦压春卧。横腮晓魄冷，惊起新梦破。玲珑转条脱，缥缈梳{髟委}{髟}。高轴响银床，时误君车过。’玉在瓦砾矣。如‘百促夜去，一雁领寒起’，‘归鸟乱飞叶，暮€凝远山’，‘暖垂到地，晴鸟语多时’，又云‘万岭逼€秋色里，一峰擎雪夕阳中’，‘惜去更看新画壁，记来重注旧题名’，《梅花》云‘破萼未深聊敌雪，收香不密任随风’，俱清丽可喜。又有‘检书防落烬，下幕恐遗香’。《海棠》云：‘为爱香苞照地红。倚栏终日对芳丛。夜深忽忆高枝好，把酒更来明月中。’尤自清越。”

“子瞻诗美不胜数，病不胜摘。大率多俊迈而少渊澹，得瑰奇而失详慎，多粗豪滑稽草率，又多以文为诗。然其才古今独绝。子瞻《闻子由不赴商州》曰：‘惟有王城最堪隐，万人如海一身藏。’《入杭》云：‘南行千里成何事？一听秋涛万鼓音。’《过海》云：‘空馀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’如此胸襟，真天人矣。公诗本一往无馀，徐州後更恣纵。如《贾耘老水阁》云：‘爱酒陶元亮，能诗张志和。青山来水槛，白雨满渔蓑。泪垢添丁面，贫低举案蛾。不知何所乐？竟夕独酣歌。’写旷怀蕴藉。黄州诗尤不羁，‘小屋如渔舟，水€里’一篇，最为沈痛。‘雨中看牡丹，依然暮还敛’，亦自惜幽姿，尤有雅人深致。其清空而妙者，如‘野阔牛羊同雁鹜，天长草树接€霄’，‘古琴弹罢风吹座，山阁醒时月照杯’，‘狙公欺病来分栗，水伯知馋为出鱼’，‘床下雪霜侵户月，枕中琴筑落阶泉’，俱佳。”

“子由才气不如兄，而有醇醪饮人之致。则有‘远泛便成终日醉，幽寻不尽数家园’，‘帘中飞絮萦残梦，窗外啼莺伴独吟’。风景则有‘雨馀岭上€披絮，石浅溪头水蹙鳞’。排遣则有‘宦游底处非巢燕，归计何嫌谄沐猴

，‘士师憔悴经三黜，陶令幽忧付一酣’，‘懒将词赋占臆，频梦江湖伴蟹螯’。慰人则如‘旧传北海偏怜客，新怪东方苦饥。应笑长安居易不易，空吟原上草离离’。使事则有‘岷首重寻碑堕泪，习池还指客横鞭。逃亡已觉依刘表，寒应须礼浩然’。‘橐装已笑分诸子，吏道何劳问薛公’。《杂诗》则有‘苍然涧下松，不愿世雕刻。斧斤百夫手，牵挽千牛力。斫成华屋柱，加以缀衣饰。人心喜相羨，松心终自惜’。皆唐人诗也。北归颍上後诗，间杂诙谐，涉笔成趣。如《九日》云：‘酒慳惭对客，风起任飘冠。’《葺居》云：‘旋筑高墙护鸡犬，稍容嵇阮醉喧哗。’而《大桧》诗云：‘便令杀身起大厦，亦恐众材无匹敌。且留枝叶挠€霓，犹得世人长太息。’杰然不凡。”

“昔人评秦少游诗，‘如时女步春，终伤婉弱’。其‘支枕星河横醉後，入帘风絮报春深’，真好姿态。而‘屠龙肯自羞无用，画虎从人笑未成’，却自肮脏，不如介甫之‘鸡得失何须问，鹏逍遥各自知’之老手。”

“晁补之视少游有骨气，如‘虚斋闭疏窗，竹日光耿耿。更无司业酒，但有广文冷。一怜出入独，自喜往还省。时作苦语诗，幽泉汲修绠’。又《视田赠弟》曰：‘一从学聱牙，世事百色废。卖牛姑补室，岁晚霜雪至。’大有古音。”

“山谷诗，当取清空平易者。如《曲肱亭》云：‘仲蔚蓬蒿宅，宣城诗句中。人贤忘巷陋，境胜失途穷。寒菹书万卷，零乱刚直胸。偃蹇勋业外，啸歌山水重。晨鸡催不起，拥被听松风。’不骄揉而作。生平病在好奇，又喜使事，究其所得，实不如杨、刘。咏弈之‘湘东一目诚堪死，天下中分尚可持’，巧累于理。而‘霜林收鸭脚，春网荐琴高’，以鸭脚称银杏，是取其叶，以琴高作鲤，更不可。又《落星寺》诗云：‘蜂房各自开户牖，蚁穴或梦封侯王’，上句言山腰寮舍众多，下句出题外矣。（乔谓必是刺禅人，称郑称杨耳。）《猩猩毛笔》云：‘爱酒醉魂在，能言机事疏。平生几两屐？身後五车书。物色看《王会》，勋劳在石渠。拔毛能济世，端为谢杨朱。’虽题曰戏作，而使事天趣洋溢。至《接花》诗：‘雍也本犁子，仲由原鄙人。升堂与入室，只在一挥斤。’大雅扫地矣。（乔谓此与‘好风圣之清’，止可于长排律中，以见句法变换，短排律已不可用，况八句律乎？）坡诗伤于太尽，才大难降，笔走不守。鲁直颇能开辟，虬髯倔强海外耳。”

“陈师道以荐即得官正字，诗曰：‘扶老趋严召，徐行及圣时。端能几字正？敢恨十年迟。肯著金根误，亭辞乳妪讥。向来忧畏断，不尽鹿门期。’用事切当。《雪》诗云：‘木鸣端自语，鸟起不成飞’，不落色相。《九日寄秦觀》云：‘疾风回雨水明霞，沙步丛祠欲暮鸦。九日清尊欺白发，十年为客负黄花。登高怀远心如在，向老逢辰意有加。淮海少年天下士，独能无地落乌纱’

？’殊有陋巷不改其乐之意。或推後山直接少陵，其五言律诚有相近处，此体犹未尽，何况诸体，无可言直接耶！”

“苏门六子，文潜尤可喜。《海州道中》云：‘渡头鸣舂村径斜，悠悠小蝶飞豆花。逃屋无人草满家，累累秋蔓悬寒瓜。’《广化遇雨》云：‘撞钟寺门掩，晚霁尚残滴。相携下山去，尘静马无迹。归来解鞍歇，新月如破璧。但恐桃花源，回舟已青壁。’大是清越。七言律尤多秀句，如‘绿野染成延昼永，乱红吹尽放春归’，‘万顷泽空供雪意，一枝梅笑破冬严’，‘新月已生飞鸟外，落霞更在夕阳西’，‘青引嫩苔留鸟篆，绿垂残叶带书’，‘归鸟各寻芳树去，夕阳微照还村耕’，脱尽尔时恶习。又‘何待挑琴知有术，未尝驱豆更无谋’，不减温、李。《春日杂书》云：‘昨日为雨备，今晨乃大风。临风谨自备，通夕雪迷空。备一常失计，尽备力难供。因之置不为，拱手受祸凶。当为不可坏，任彼万变攻。筑屋如金石，何劳计春冬？’只须此住，便有馀味。下云‘此道简且安，古来家国同’，说尽便索然。东坡《湖上夜归》云：‘我饮不尽器，半酣味尤长。复與湖上归，春风吹面凉。行到孤山西，夜色已苍苍。清吟杂梦寐，得句旋已忘。尚记梨花村，时时闻暗香。’亦须只此住即妙。”

“贺铸方回工于词，而诗亦绝胜。如《放鹤亭》云：‘万顷白€山缺处，一庭黄叶雨来时。’《茱萸湾晚泊》云：‘荻浦渔归初下雁，枫桥市散只啼鸦。’《汉上属目》云：‘白€蒙山头，清川山下流。芳洲采香女，薄暮漾归舟。并蒂双荷叶，逢迎一障羞。持情不得语，大妇在高楼。’皆妙。”

“晁叔用冲之，无咎弟也。《田中行》有古趣。又有‘猎回汉苑秋高夜，饮罢秦台雪作天’，‘系马柳低当户叶，迎人桃出隔墙花’，俊气可味。”

“高士徐积仲车诗有唐音。《送王潜圣》末云：‘关西夫子虽迟暮，行笑行吟正安步。川海上牧羊儿，解说公孙放豚去。’磊落有气度。”

“唐子西论诗可观，所作不逮。‘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’，警句也。馀语不称。‘山转秋光曲，川长暝色横’，亦佳。《初到惠州》曰：‘卢橘杨梅乃尔甜，肯容迁谪到眉尖！因行采药非无得，取足看山未害廉。辨谤若为家一喙，著书不值字三缣。老师补处吾何敢，政谓家风不敢谦。’‘老师’谓东坡，‘补处’用弥勒佛事。中联小有丰致。至《湖上》之‘佳月明作哲，好风圣之清’，文海泥犁也。”

“韩驹子苍《冬日》云：‘北风吹日昼多阴，日暮拥阶黄叶深。倦鹊绕枝翻冻影，飞鸿摩月堕孤音。推愁不去如相觅，与老无期稍见侵。顾藉微官少年事，病来那复一分心。’前写景，後写怀，随句而转，渐就衰飒，而恬让之致可掬。《夜泊宁陵》诗虽不高尚，无恶习，款段马也。曾、韩则本非千里才

，惟蹄耳。”

“北宋诗，但非宛陵、豫章二派，即多可喜。如刘《题半隐堂》曰：‘一堂图籍自陶冶，三径萧兰俱岁华。定非平恩许侯宅，会是仲长公理家。端居雅不烦屏当，佳设颇尝成咄嗟。惟我身数来往，徽弦一泛即生涯。’（乔谓此诗亦有宋人槎牙之气。）韦冠之《寄荆南故人》曰：‘馀生自是一虚舟，未害寻诗慰客愁。梅欲飘零犹蕴藉，柳才依约已风流。关心弟妹无黄犬，入梦江湖有白鸥。别後故人相念否？东风应倚仲宣楼。’二诗甚有风致。”

“洪觉范诗中名家，不当以僧论也。五言古诗，不独清气，用笔高老处，如记如画。近体诗如《石台夜坐》云：‘永与世遗他日忘，尚嫌山浅暮年心。冻€未放僧窗晓，折竹方知夜雪深。’《上远宿百丈》云：‘夜久雪猿啼岳顶，梦回明月在梅花。’秀骨嶷然。又僧遵式诗‘拾句书幽石，收茶踏乱€’，亦有清致。”

“李伯纪云：‘闻说飞蝗起自淮，势如风雨渡江来。吾家岁事何须虑，只恐人言不是灾。’得家信作，真贤宰相也。《记旧梦》、《泛舟循惠间》、《李嗣宗小圃》诗俱佳。”

“汪藻彦章《宁川驿》云：‘过眼风光一饷休，坐狂犹得佐名州。虽遭流吏嗤韩子，却喜溪神识柳侯。尽日野田行罢亚，有时€峤听钩。会将新濯沧浪足，踏遍千岩万壑秋。’俊逸似大苏。又《醉别》云：‘双桨又乘清夜去，一樽聊发少年狂。’亦洒落可喜。胡澹乞斩王伦，被窜渡海，诗曰‘银山千叠酒微酣’，气概如此！”

“刘屏山、朱韦斋诗最可喜。韦斋《谒吴公路许借论衡复留一日》云：‘幽独不自得，驾言款斋庐。殷勤主人意，投辖恐回车。世途早已涉，此去将焉如？惟忧酒钱尽，使我诗肠枯。会合曾几何，可复自为疏？更当留一夕，帐中搜异书。’《送金确然归弋阳》曰：‘昔我€溪居，送子€溪。重来问何时，笑指溪上€。一别四周星，坐此世事纷。衰颜两非昔，华发粲可耘。我缠风树哀，终日无一忻。子乃水菽忧，南北奔走勤。对床语未终，别意如丝棼。归梦尚随子，何当叹离群。’二诗有长厚之风。又咏芍药云：‘谁令玉颊红成点，如意痕轻琥珀多。’丰神婉媚。屏山绝句云：‘偶临沙岸立多时，淡淡烟村日向低。幽事挽人归不得，一枝梅影浸澄溪。’”乔谓绝似杨诚斋清淡诗。

“吕本中居仁有清致而多轻率。《柳州开元寺夏雨》云：‘风雨似晚秋，鸦归门掩伴僧幽。€深不见千岩秀，水涨初闻万壑流。钟唤梦回空怅望，人传书至竟沈浮。虎头燕颌非吾相，莫羨班超拜列侯。’《西归舟中怀通泰诸君》曰：‘一双一只路旁堠，乍有乍无天际星。乱叶入船侵败衲，疾风吹水拥枯

萍。山林何谢谁方驾？诗语曹刘可乞灵？酒碗茶瓯俱不厌，为公醉倒为公醒。
'韵度虽饶，终有缓颊之恨，皆韩子苍流弊。’

“事莫病于伪。欧、梅之矫钱、杨，未尽为诗害也，令欧任其秀冶，梅率其清温，原自名家。惟是笔力不高，饰为劲悍，遂流于粗鄙，而恶声出矣。鲁直好奇，兼喜使事，实阴效钱、杨而变其音节，致多矫揉诘屈，不能自然。然气清味冽，胸中亦自有权衡，故佳篇尚多。子苍逸韵天生，疏率自喜，转觉天趣有馀，结构不足，虽渊源豫章，实与鲁直相背。曾几茶山天性粗劣，又崇豫章之粗率，备得诸公之恶境而效之，故皆弓噪之音。集中惟月诗之‘明时谅费银河洗，缺处应须玉斧修’为最警。而雪诗之‘一夜纸窗明似月，多年布被冷如冰’，岂曰诗耶！一瞽登坛，群盲振铎，自後论诗者日多，害诗也日甚。至江湖诗出，而此道遂沦长夜。大率宋诗三变，一变为伧父，再变为魑魅，三变为群丐乞食之声。《中州集》中，高者秀雅，卑者亦不至鄙俚。一时恶气，独集于东南，国之不祥，先见于笔墨耶？”

“选南宋诗，务取短中之长，一联一句亦收之，首尾求全，几无诗矣。陈与义简斋诗以趣胜，而受病于此，俊气终不可掩。如《雨晴》诗：‘墙头语鹊衣犹湿，楼外残雷气未平。’《江涨》云：‘叠浪并翻孤日去，两津横卷半天流。’《送瑞安令》云：‘衣冠袞袞相逢处，草木萧萧未变时。聚散同惊一枕梦，悲欢各诵十年诗。山林有约吾当去，天地无情子亦饥。’虽无格调，语犹入情。陈渊几叟胜于简斋。《严陵钓台》云：‘溪山有底好？契贫士欲。取论生不侯，但喜梦非仆。携筇纵朝步，初日穿林麓。西风扶两腋，一举千里鹄。’意气不凡，下语新警。”

“周必大益公气骨不高，微有淹雅之度。如《咏园》云：‘回环自三三迳，顷刻常开七七花。’有自然之致。（乔谓次句乃道得无情。）益公每举欧阳警句示人，其有韵态者，有‘风色似传花信到，夕阳微放柳梢晴’，馀即寒陋。”

“诗若字字入道理，则一厄也。选元晦诗，惟取多兴趣者。如‘惆怅江头几树梅，杖藜行绕去还来。前时雪压无寻处，昨夜月明依旧开’。（乔谓後联有唐意，首联宋气重。）《咏雪》云：‘不应琪树犹含冻，翻笑杨花许耐寒。’甚妙。道学诗亦有佳句。如徐崇父《毅斋即事》云：‘苔色上侵坐处，鸟声来和独吟时。’林{扌鬲}斋《送县丞》云：‘松厅莫笑无公事，蕙幕常能致俊流。’吕东莱云：‘径欲卜居从钓叟，垂杨缺处竹门开。’”

“陈傅良止斋《寄陈同甫》曰：‘古来才大难为用，纳纳乾坤著几人？但把鸡豚宴同社，莫将鹅鸭恼比邻。’上句即‘民之失德，乾糒以愆’之意。今观此两句，可见俗情浅虑，恩怨本无大故，而毁誉由之。同甫屡经患难，故以

为戒。下云：‘世非文字将安，身与儿孙竟孰亲？一语解纷吾岂敢，应行道亦酸辛。’可为泪下。《冬夜感怀》云：‘已觉二毛嗔妇问，可堪一饭患儿多。’真境真语。又有诗云：‘璧裘纁藉，山龙饰衣裳。不闻遂古初，而兴自虞唐。毁车崇骑射，隶作篆籀藏。至今人便之，秦亦忽以亡。’又曰：‘累觞以为欢，班荆以为仪。交际贵如此，勿使至意亏。颇尝怪《小雅》，《鹿鸣》至《鱼丽》。宾主礼百拜，《六经》似支离。’重伤古道之不复也。次篇反语，令人自思，意真语亦雅。”

“宋人乐府尤远。叶水心《白词》曰：‘有美人兮来独处，陟彼南山兮伐寒。挑灯细缉抽苦心，冰花织成雪为缕。不忧绝技无人学，只愁不堪嫁时著。郑侨吴札今悠悠，争看买笑锦缠头。’欢知音难得，又不忍决绝，徘徊婉转，无限风流。”乔谓此仅望见张、王耳，在宋已成绝作。

“刘宰《猛虎行》云：‘市有虎，毋妄言。当关虎士森戈，市上一呼人驾肩。虎虽猛，那得前？市有虎，言非妄。君不见左冯翊，天下壮。斧斤声断林壑空，猛虎通衢恣来往。食人肉，饮人血，沈痛积怨那可说？凝香堂上紫烟浮，风流太守忧民忧。一朝下令开信赏，藉皮枕骨弥山丘。虎已灭，人患绝，夜永犹闻泣幽咽。泰山之侧如可居，子後夫前甘死别。’漫塘倡，西涯祖之。”

“晚宋人诗，有极佳而名不彰者。如吴龙翰诗云：‘妾心江岸石，千古无变更。郎心江上水，倏忽风波生。’又云：‘击筑复击筑，欲歌双泪横。宝刀重如命，命如鸿毛轻。’二诗有古乐府意。”

“洪适之‘青青河畔草，英英篱边菊。雅雅当窗女，濯濯手如玉。渊渊锦中意，粲粲未盈幅。藁砧天一涯，刀头误行卜。鉴怨新眉，谁教远山绿。’又迢迢牵牛星，奕奕停梭女。寻盟整遥辔，缄情遵汉渚。欣宴未斯须，别愁眉已度。黄月不我留，残机忍重顾。翻羨巫山云，朝朝楚王遇’。深情秀致，全在结语弄姿，写出无聊之态。比拟汉人，在宋甚少。”

“裘万顷元量《雨後》云：‘秋事雨已毕，秋容晴为妍。新香浮罢亚，馥润溢潺。机杼蛩声里，犁锄鹭影边。吾生一何幸，田里又丰年。’《出门》云：‘出门复入门，吾行竟安之？携书北窗下，翻阅聊自怡。有怀千载人，掩卷还欷。采采首阳薇，恋恋商山芝。一裘或终身，欣然钓江湄。斯人不可作，古道日式微。目前稻粱谋，凫雁方齐飞。青田寂无音，岁晚将畴依？慎勿出门去，尘埃染人衣。’元量生于豫章，略不沾其恶习，可敬也。其《见雪》诗尤见义烈之概。”

“隆兴後诗推范、陆、尤、杨。尤袤延之《海棠》诗：‘晓妆无力胭脂重，春睡方酣酒晕深。’又《苦雨》诗：‘十年江国水如淫，怕见三秋雨作霖。可念田家妨卒岁，须烦风伯荡层阴。禾头昨夜忧生耳，木德何时却守心？岁星

守心，天下大丰。兀坐书窗诗作崇，寒蛩呜咽伴愁吟。’ ”

“杨诚斋万里论诗最多妙语，自作则落粗豪一路。其《送丘宗卿帅蜀作》最有名，云：‘谕蜀宣威百万兵，不须号令自精明。酒挥勃律天西碗，鼓卧蓬婆雪外城。二月海棠倾国色，五更杜宇说乡情。少陵山谷千年恨，不遇丘迟眼为青。’（乔曰：“次联似征羌出塞，後半气不称前半。其‘倾国’虚用亦佳，‘杜宇’句弄姿好，二物皆蜀有也。”）又其《夜坐》诗：‘荒城日短溪山静，野寺人稀鹳雀鸣。’亦好。”

“选宋诗不可绳以古法，但汰其已甚者而已。吾于北宋爱子由，（乔谓不言介甫，尊之也。）南宋爱范成大至能。《代人赠别》云：‘一曲悲歌水倒流，樽前何计缓千忧？事如梦断无寻处，人似春归挽不留。草色黏天恨，雨声连晓鹧鸪愁。迢迢绿浦帆飞远，今夜新晴独倚楼。’《南徐道中》曰：‘半生行路与心违，又逐孤帆擘浪飞。吴岫拥€遮望眼，楚江浮月冷征衣。长歌悲似垂垂泪，短梦纷如草草归。若使一廛供闭户，肯将青雀易柴扉？’《入秣归界》有云：‘幽禽不见但闻语，野草无名都着花。《鄂州》结句云：却笑鲈乡垂钓手，武昌鱼好便淹留。’用孙吴谣语能变化。《再渡胥口》曰：‘古来此地快蓬心，天绕明湖日照临。一雁€平时隐现，两山波动对浮沈。衰髯都共荻花老，醉面不如枫叶深。罾户钓徒来问讯，去年盟在肯重寻？’又有‘月从雪後皆奇夜，天向梅绕别有春’，‘鹏相安无可笑，能鱼自古不能兼’，俱有新趣。绝句则《袁州道中》云：‘松林断处前山缺，又见南湖数十峰。’《冬日杂兴》云：‘霜风扫尽千林叶，倚筇枝数鹤巢。’皆秀淡可喜。”

“余初读务观诗于《瀛奎律髓》选宋诗中，觉得洋洋盈耳，因极赏之。及阅《剑南集》，前意顿减。大抵才具无多，意境不远，善写眼前景物，音节琅然。篇中必有一联致语，葱翠欲滴。间出新脆语，如二月海棠，妖艳撩人。亦时有激昂之语，惟七律有之，因节取数篇于後。长篇惟《题少陵画像》，叙事如见。《江楼醉中》云：‘天上但闻星主酒，人间宁有地理忧？’务观为石湖幕府，在局六年，以得纵怀。及守严州，思旧述怀云：‘桐吾故隐两经秋，小院孤灯夜夜愁。名酒过于求赵璧，异书浑似借荆州。溪山胜处身难到，风月佳时事不休。安得连€车载酿，金鞭重作浣花游。’此犹子美之思严武也。《後寓叹》曰：‘貂蝉未必出兜鍪，要是苍鹰忆下。彭泽径归端为酒，轻车已老岂须侯！千年精卫心平海，三日於菟气食牛。会与高人期物外，摩挲铜狄灞陵秋。’此当有後进妄生长短，如韩君平在夷门也。《书壁》有云：‘天下不知谁竟是，古来惟有醉差贤。过堂未悟钟当畔，睨柱谁知璧偶全。’《遣兴》有云：‘尚饶灵运先成佛，那计辛毗不作公。’放翁壮时有志经世，故《感旧》云：‘晚岁犹思事鞍马。当时那信老耕桑？’久历世途，故有‘此身幸已免虎口

，有手但能持蟹螯’，‘生来不啜猩猩酒，老去那营燕燕巢’之句。天启、崇祯中，忽尚宋诗，实未知宋人三百年本末，止见一陆放翁，而放翁佳处亦未能见，止取其诗之易解，学之易成。遂无体格，不锻炼精思，但于中联作弄姿语，起结草草，直写俚谚。使放翁有灵，能无称屈！”

“永嘉四灵，赵紫芝为胜。佳句有‘辅嗣《易》行无汉学，玄晖诗变有唐风’，‘禽翻竹叶霜初下，人立梅花月正高’。又云‘无欲自然心似水，有营何止事如毛’，仍出酸语，故为严羽所轻。又有‘野水多于地，春山半是€’，‘池成逢夜雨，篱坏出秋山’。其《延禧观》之‘鹤毛兼叶下，井气与€同’，井为藏丹之所，此言丹气也，妙甚。翁卷差逊赵师秀，佳句有‘灯妨远梦，秋雨乱愁吟’。二徐最劣，灵晖不及灵渊。徐照《瀑布》云：‘千年流不尽，六月地常寒。’甚佳。结云：‘人言深碧处，常有老龙蟠。’丑态仍见。徐玑佳句：‘月生林欲晓，雨过夏如秋。’”

“读严沧浪诗于宋人中，如诸于绣屈中见司隶将吏。古诗亦用功于太白，但力不逮耳。五言律有沈€卿、岑嘉州之遗风，七言律于高、李颀尤深。惟乐府不入古，但得之唐人耳。其送客绝句云：‘川程极目渺空波，送尔归舟奈别何！南国音书须早寄，江湖春雁已无多。’极似唐人。沧浪精于纪律，吾终推介甫于宋人为第一，犹五祖令学人皆称神秀偈，而衣钵自付慧能耳。”

“豫章派最多恶习，萧彦毓梅坡虽有‘西昌有客学南昌’之号，犹似超出。其《西湖杂咏》曰：‘花心亭上坐，满眼是湖光。只为便幽趣，能来倚夕阳。水边春寺静，柳下小舟藏。不待清明近，莺花已自忙。’虽浅不恶。”

“赵蕃昌父论诗，事祖曾、吕。尝云：‘若欲波澜阔，规模须放弘。端由吾养气，匪自历阶升。’如此弘阔，有何足取？佳句有‘红叶连村雨，黄花独径秋。诗穷真得瘦，酒薄不禁愁’。‘正自摧颓同病鹤，况堪吟咏类寒蛩’。‘潭水解令胡广寿，夕英何补屈原饥’。”

“敖陶孙《诗评》，特妙于语言。其诗惟传《哭赵忠定公》，中联云‘狼胡无地归姬旦，鱼腹终天痛屈原’，甚伟。而起云‘左手旋乾右转坤’，末云‘休说渠家末世孙’，可惜。”

“杨用修称刘後村《李夫人招魂歌》、《赵昭仪春沿行》、《东阿王纪梦行》，然仅西昆体之似耳，他篇粗卤甚多。佳句如《挽陈师复》云：‘阙下举幡空太学，路旁攀辙卧遗民。’《自题小室》云：‘阁上大夫投欲死，瓮间吏部寝方酣。’又‘喜延明月常开户，贪对青山懒下楼。’”

“江湖诗非无一二佳句，但全篇酸鄙。如韩无咎南涧《红梅》云：‘越女漫夸天下白，寿阳还作醉时妆。’其子涧泉《寒食》云：‘吹尽海棠无步障，开成山柳有堆绵。’俱佳。戴式之，无行之尤者，亦有佳句。如《寻梅》云

：‘蜂黄涂额半含蕊，鹤膝翘空疏带花。’‘鹤膝’言枝，‘蜂黄’言须也。结云：‘此是寻梅端的处，折来须付与诗家。’打油丑杀。如群丐唱歌，非无亮喉，无奈通身是丐何！至其‘夜凉风动竹，人静月当楼’，‘雁影参差半江月，鸡声咿喔数家村’，‘千江月色令人醉，半夜梅花入梦香’，‘白石冈头闻杜宇，对他人墓亦沾巾’，却妙。”

“王生宋末，亦法贾、姚。《溪村》云：‘水路随村转，溪晴踏软沙。斜阳晒鱼网，疏竹露人家。行蟹上枯岸，饥禽衔落花。老翁分石坐，话到桑麻。’又有‘晴雪添崖瀑，春€杂晓烟’，‘敲门僧踏梅花月，入夜猿啼枫树霜’。”

“文信公不以诗重，而公实能诗。《€端》云：‘半空夭矫起层台，人道刘安车马来。山上自晴山下雨，倚栏平立看风雷。’有履险如夷之概。又‘人皆有喜荣三仕，吾尚无文送五穷’，‘酬菊醉馀披草坐，探梅吟罢带花回’，佳句也。”

“诗坏而宋衰，垂亡而诗道反振。林景熙诗曰‘开池纳天影，种竹引秋声’，‘日斜禽影乱，水落树根悬’，‘香飘苔径花谁惜？影落沙泉鹤自看’，‘老爱归田追靖节，狂思入海访安期’，‘萱草堂深衣屡寄，桃花观冷酒重携’，‘僧时与€来往，鹤老应知城是非’，何让唐人。《咏秦本纪》尤佳：‘琅琊台上晚€平，虎视眈眈隘八弦。万里不知人半死，三山空觅草长生。兆来鬼壁沙丘近，威动神鞭海石惊。书外有书焚不得，一编圯上汉功名。’又‘梦回荒馆月笼秋，何处砧声唤客愁？深夜无风莲叶响，水寒更有未眠鸥’。”

“读唐义士清父泾诗，令人泣下。如‘凤去只馀《韶》乐在，雁来还有帛书无。’《江南》‘频岁建杓移北斗，何人持节救东瓯’。《徙广》‘火旗么霭€藏阙，水阵周遭雪压城’。《徙海》‘岛上有人悲义士，水滨无处问君王’。《崖山》字字酸辛，不独《冬青》诗也。”

“谢翱皋羽《效孟郊体》云：‘牵牛秋正中，海白夜疑曙。野风吹空巢，波涛在孤树。’酷似之矣。文亦似诗，得寒瘦之妙。”

又曰：“欧、梅恶西昆使事，力欲矫之。夫俗题不得雅事点染，何以成文？但不可排砌如类书耳。”

又曰：“宋人好用心于无用之地，如山谷之注‘唤起’、‘催归’为二鸟名，东坡之用‘玉楼’、‘银海’于雪诗是也。”

又曰：“诗中使事如使材，在能者之运用耳。”

又曰：“诗嫌于尽。”

又曰：“炼字落险僻，即不雅而可憎。”

又曰：“作诗不必拘字句，然字不工即害句，句不工即害篇。”

●卷六

诸英俊以陈卧子所选明诗畀余曰：“丈丈高论，请於此指其实焉。”乔答之曰：“明初之诗，尚自平秀，弘治以後，化为异物，不可谓之诗矣！献吉立朝大节，一代伟人，而诗才之雄壮，明代亦推为第一。其诗之深入唐人阃奥者，安敢没之？如‘卧病一春违报生，啼莺千里伴还乡’。上句言坐狱，即退之《琴操》‘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’之意也。下句言人情寥落，即《楚词》‘波涛以来迎，鱼鳞以媵余’，义山‘归去横塘晚，华星送宝鞍’之意也。使献吉平心易气，全集皆然，余安敢不推为唐人，奉为盟主？惟其粗心骄气，不肯深究诗理，少陵气岸以压人，遂开弘、嘉恶习。李于鳞之才远下献吉，踵而和之，浅夫又极推重，遂使二李并称，瞎盛唐之流毒深入人心。不求诗意，惟求好句，不学二李，无非二李。今欲发明三唐诗道，推为祸首，则余所极敬慕之伟人，口诛笔罚不敢怒矣！盖献吉本非有得於杜诗而为之也，自负其才，不得入翰林，致怨於李宾之，见其诗句平浅，故倚少陵而作高大强硬之语以反之。于鳞成进士後，有意于诗，与其友请教于谢茂秦。茂秦在明人中铮铮，而未有见于唐人者也，教以取唐诗百十篇，日夜咏读，仿其声光以造句。于鳞从之，再起何、李之死灰，成七才子一路。卧子此选，即七才子之遗调也。”

唐、明诗相去天壤，今举唐之最下者，与明之最高者较之，品位自见。许浑诗，当时谓为“不如不做”者也，今又於浑诗中举最死实者，如《题卫将军庙》云：“武牢关下护龙旗，挟槊弯弓马上飞。汉业未兴王霸在，秦军才散鲁连归。坟穿大泽埋金剑，庙枕长溪挂铁衣。欲奠忠魂何处问？苇花枫叶雨霏霏。”首联言战功，次联言高蹈，三联言坟庙，四联以情景结之，题中之意自足，措词无一字虚壳。但许诗俱无远神，故当时不重之耳。明初咏白燕者，纷然推袁凯第一，称为袁白燕。起句云“故国飘零事已非，旧时王谢见应稀”，失之于泛，燕亦可用。次联云“月明汉水初无影，雪满梁园尚未归”。二语是操，第三联应纵，而曰“柳絮池塘春入梦，梨花庭院雨沾衣”，与次联轻重无别，如时文之後，亦实做如中比也。唐人之中二联无虚实者，必第七句转，末句收。凯不知此法，其末联云“赵家姊妹多相妒，莫向昭阳殿里飞”，语泛与起同。八句中起结是燕，非白燕，第三联重出，止有两句是白燕，比《卫将军庙》诗如何？使凯学识大进，重作此题，于白燕上一丝不披绮纱袍子，口唱《大江东去》，为牧斋所鄙笑。由其但学盛唐皮毛，全不知诗故也。

徒手入市，而欲百物为我有，不得不出于窃，瞎盛唐之谓也。窃国者在前，後人又窃其钩。

二李于唐诗之意在言外，宋文之法度谨严，实无所见。故其文则蔑韩、欧

而学《史》、《汉》，其诗则蔑韦、柳而学盛唐，敢言古文亡于昌黎，不读大历以後一字。禅者云：“吾参究三十年，方知识羞。”後之智人称之为：“好个‘识羞’二字。”彼既自以为能，见韩、欧、韦、柳无《史》、《汉》、盛唐字句，故出此言，总为无三十年参究苦心耳。元美于文章，以震川为梗，晚知自伤。余三公没齿不觉。夫韩、欧、韦、柳才岂下于四公，班、马、盛唐宁不效学，得其神者，不袭其形也。子受体于父，而四肢五官不能尽似，子既自成人身，自有引业满业故也。若抟土刻木，以肖其人，无一不肖，本非人身故也。岂可以土木之肖者为子，而望以尝嗣续也哉！昌黎学子长而不似子长，永叔学昌黎而不似昌黎，以其虽取法乎古人，而自有见识学问也。诗文在神理不在字句。古学如饮食，俗学如粪溺。饮食粗粝不妨，惟著少少粪溺，全缶俱弃。

卧子气岸，其学诗也，才知平仄，即齐肩于李、杜、高、岑，不须进第二步；其作诗也，凡题皆是《早朝》、《秋兴》，更不曾有别题；其论诗也，一出语便接踵于西河、锤嵘，更不虑他人有不奉行者，不意学问中有如是便易事也。

所谓才子者，须是王子安，弱冠之年，学问文章如江如海，乃可称之。《滕王阁序》之“王将军之武库”，古今惟杨升知是王僧辨。《释迦佛成道记》，贯串释典，高僧为之佳线注释。受年非多，不知何以能尔！明之才子，拔茅连茹，只可其党自称耳。年至四十，须作学者，若称才子，是四十而称娘子，祖所以取讥也。前七才子者，北地李梦阳，信阳何景明，武功康海，杜王九思，吴郡徐祯卿，仪封王廷相，济面边贡。

复古须是陈拾遗之诗，韩退之之文，乃足当之。献吉丕剥盛唐，元美扫剥班、马，妄称复古，遗祸无识。

余之深恨二李也有故：天启癸亥，年始十三，自不知揣量，妄意学诗，得何人所刻《盛明诗选》，陈朽秽恶之物，童稚无知，见其铿锵绚丽，竟以盛明直接盛唐，视大历如无有，何况开成！自居千古人物，李、杜、高、岑乃堪为友，鼻息拂者十年。癸酉冬，读唐人全集，乃知诗道不然，返观《盛明诗选》，无不蜡卮其外，败絮其中；自所作诗与平日言论，如醉後失礼于人，醒时思之，惭汗无地。吴地有秋根之名，谓本无所知能，而自以为甚知甚能者也。如吴乔者，秋根何辞！年七八十，一句不办，始谋不臧致之也。“曾为荡子偏怜客”，是以不遮丑态而极陈之。辛未、壬申，余于欧、苏稍有一隙之明矣，犹谓明人文不合宋，诗不违唐；次年始知其谬。邪说之易于惑人，下愚之难于改步如此。

宋辕文《北行》诗曰：“鸿雁自南人自北，一时来往月明中。”怀乡之意

，不言自见，唐人句也。卧子《过陈徵君故居》诗，有曰：“白杨漫指东西路，丛桂空留大小山。”通篇清婉，不让唐人。李舒章云：“青楼随意入，不信有相思。”清新俊逸，竟是崔国辅语。此选慢世，尽举二李之丑态，以警逐臭者耳。其赞美语，乃是淆讹公案。机轮转处，作者犹迷，人勿被三君换却眼珠也。

刘青田诗，稍伤笔重，而力厚思深，有由心语，可观者多，在明初可称作手。杨孟载诗，可比韦庄，工力细密。高季迪各体俱工，七律有数十篇可观。王伯安胸襟好，七律得子美骨，有数十篇可观。而此中收之甚少，以其不合於盛唐皮毛耳。弃不合皮毛之清新，而取合皮毛之陈浊，其贻害於乡里後来者大矣！嘉定以震川故，文章有唐叔达诸公；常熟以牧斋故，士人学问都有根本。乡先达之关系，顾不重哉！

丙甲、丁酉，余在都中，与卧子高足张青雕相晨夕，熟闻此集中议论。积久难忍，因调之曰：“王文肃公之纪纲，有阿五，阿七。阿五之厮养曰：‘我天下第四人也。’闻者惊叩其故。曰：‘第一朝廷，第二老爷，第三我阿爹，第四岂容多让？’”少陵第一，空同第二，卧子第三，第四更无他人也。又尝语之曰：“君须进生大黄一斤，泻去腹中陈卧子，始有语话分。”渠大大怪，而无以复也。青雕又云：“卧子为绍兴推官时，巡按某问以明朝文人孰为大家？对曰：‘州各体俱备。’又问以後为谁？答曰：‘某甲。’”余谓之曰：“《四部稿》如夏月庖，秽气逆鼻，艾千子之言最为忠告，君何以不勉使深心细读耶？”又不怪。€间才藪，明眼犹在，必不尽如青雕作第四人也。

弘、嘉诗文，为钱牧斋、艾千子所抨击，丑态毕露矣。以彼家门径，易知易行，便於应酬，而又冒班、马、盛唐之名，所以屡仆屡起。

于鳞甜邪俗赖，惑人更甚猷吉。凡外瞻中乾者，皆其习气所误也。

震川之文，明人之最善者也。犹当读之一过，以知其造诣比古人如何而已。既有暇日，何不深读唐、宋人之文章耶？汉、魏、六朝、三唐之诗，如连山大海，而切切然于弘、嘉之诗，绝不可解。

全唐诗何可胜计，于鳞抽取几篇，以为唐诗尽於此矣。何异太仓之粟，陈陈相因，而盗择升斗，以为尽王家之蓄积哉！唐人之诗工，所失虽多，所收自好。卧子选明诗，亦每人一二篇，非独学于鳞，乃是惟取高声大气，重绿浓红，似乎二李者也。明人之诗不工，所取皆陈浊肤壳无味之物，若牧斋《列朝诗》早出，此选或不发刻耳。生长三家村，见百金者以为崇、恺，入县城而知为不然，况入通都大邑乎？斤斤二李，盖不见唐诗耳。不服者曰：“难道唐诗彼不曾见？”答曰：“几曾见来？”有现证在，季天中谪辽左，选此者作送行诗曰：“铁岭金州道路难。”其徒绝叹为盛唐。余曰：“易‘铜’以‘铁’则更

劲，易‘珠’以‘金’则更炼，何患不盛唐？”张谓此诗首联云“铜柱珠崖道路难，伏波横海旧登坛”，言险远而犷也。次联云“越人自贡珊瑚树，汉使何劳獬豸冠”，讥求金求车遣法官也。三联云“疲马山中愁日晚，孤舟江上畏春寒”，恐海盜又爱友也。结云“由来此货称难得，多恐君王不忍看”，讽黷货劳民也。其後竟有中官吕太一收珠阻乱之事，少陵诗亦曾及之。谓诗深广有关系如是，今乃截取一句，换字以为盛唐。呵呵！读书须眼光透过纸背，勿在纸面浮去。盖此中物如铜锣铜鼓，京师新开店面者，以为闹市聚人之用。

人有问作诗之法者，仲默指阶下花曰：“色而已矣。”其本领可知。仲默设色之善者，宛似唐人，以意求之，方知其伪。献吉病笨重，气又傲，如对伧父，酪蒜臭触鼻。

献吉亦知诗妙处在有言外之意，求工於字句，心劳日拙，而所作反是。元美之讥钱起“佳气长浮仗外峰”为泛，亦然。

锻者有冷锤，於成刀後细密加锤也。精铁得此愈见坚利，毛铁则破碎矣。注释，诗文之冷锤也。有意则精彩倍加，无意则破碎不堪矣。请以此中所鄙而不收之魏泽《过侯城里》诗，与所收之惊心动魄之李献吉《秋望》诗，并注而同论之。侯城里，乃方正学之故里。成祖之待建文忠臣，从古所未有，为之臣者，既不可明言，而正学之谋国，不无可议，事既至此，又不忍深咎，此其立言之难也。诗曰：“**一**與冲雨过侯城，俯仰令人感慨生。黄鸟向人空百啭，清猿堕泪只三声。”能融景入情矣。又曰：“山中自可全高节，天下难居是盛名。”当时岂无雪辈，而方不容然者，名为之也。“盛名”，虚名也。方固正人，而非文种、范蠡谋国之才，太祖拔之以付建文，遂柄国政，又为道衍所荐，成祖必欲屈而用之，以致言语抗激，而成十族大祸，是“难居”也。诛窜之滥，乃于朋友门人，郡邑为之萧索。然帝王与匹夫言语争胜，淫刑至此，大丧君德。故之正学神魂所不忍见，则贻祸于亲戚朋友之过，自在其中，而成祖之过举亦自见。故结云：“却忆令威千载後，重归华表不胜情。”泽于当时，未有诗名，而情深词婉有如此。选者以其无高声大气，重绿浓红，目如不见也。献吉《秋望》诗曰：“黄河水绕汉宫墙。”水而绕墙，近之至也，是汉河宫？瓠子宫与下文不合。谓以古比今，则明无离宫。“墙”字本趁韵，而违碍实甚。又云：“河上秋风雁几行。”在兰州及娘娘滩犹可，餘处则为瞎话，篇中无处可据也。又云：“客子过濠追野马，将军韬箭射天狼。”刺避敌也。在大同则“濠”字不落空，其城沿边有濠有地网，餘处则“濠”字落空凑数矣。又云：“黄尘古渡迷飞挽。”渡须有水，是说何处？又云：“白月横空冷战场。”释典谓朔为黑月，望为白月，言时非言月也。彼见“白月”二字新僻，于明月即尔用之，不知出处意义也。月体如杯，何可言横？月光遍地，横又不可。

选者谓此诗惊心动魄，当是以文理全无，故如是耳。如次闻意，结当用唐休、张仁愿有边功者，而曰：“闻道朔方多勇略，只今谁是郭汾阳？”汾阳有破贼功，无边功，其便桥之事，乃和戎，非战功也。若指郭登，上文又无土木事意。直是凑字凑句，见韵即趁，一经注释，百杂碎耳。其《秋怀》诗曰：“庆阳亦是先王地，门对东山不坟。白豹寨头惟皎月，野狐北山尽黄€。天清障塞收禾黍，日落溪山散马群。回首可怜鼙鼓急，今谁是郭将军？”若在赵元昊时，可以“先王地”寄慨，弘治时何故说此？非作地志，不定方向，何故言“门对东山不坟”？且其城只有一门矣。宋杨蟠《金山》诗曰：“天末楼台横北固，夜深灯火见扬州。”远胜於此，王平甫犹曰：“庄宅牙人语，解量四至。”见此当何如耶？首句已出“庆阳”，次联又用“白豹寨”、“野狐山”，重复无意。“惟皎月”、“尽黄€”，言无民物也，第三联却云“收禾黍”、“散马群”，则又有民物矣。任手写去，竟不思量。此联隔断，遂致结意与次联不相接。其二云：“宣宗玉殿空山里，野寺霜黄锁碧梧。不见虎贲移大内，尚闻龙舸戏西湖。芙蓉断绝秋江冷，环凄凉夜月孤。辛苦调羹三相国，十年垂拱一愁无？”明无离宫，西山梵宇，乃内侍倚懿旨为之，何以言“宣宗玉殿”？“虎贲”、“龙舸”，属对精工，名下无虚，百“移大内”、“戏西湖”，是何事何意？二句与“空山”、“玉殿”有何关涉？燕地何以有江？此句抄“鱼龙寂寞秋江冷”，而换四字。下句抄“环空归月夜魂”，而换三字、倒一字也。人臣安得以高纬比宣宗，由北地、大梁竟无《北齐书》也？第三首曰：“苑西辽后洗妆楼，槛外芳湖静不流。”如此起手，与子美“清江一曲抱村流，长夏江村事事幽”同法，而献吉续以乱世君臣何也？又曰“松柏深愁”，似陵庙不似宫苑矣。《秋兴》之“雕阑绣柱围黄鹄，锦缆牙樯起白鸥”，言无人也。此窃之曰：“雕栏玉柱留天女。”意者用诘汾事以寓刺亦可，而又窃之曰：“锦石秋花隐御舟。”则赋实事矣，是何意耶？结曰：“万古中华还此地，我皇亲为扫神州。”是收上文何意？莫非满纸散钱。

明诗之为异物，於叙景最为显著。诗以身经目见者为景，故情得融之为一，若叙景过於远大，即与情不关，惟登临形胜不同耳。献吉《桂殿》诗曰：“桑乾斜映千门月。”桑乾水自大同而来，相去甚远，何以映宫门之月？又云：“碣石长吹万里风。”并无“千门”字面，可用之川、广、€、贵矣。其《乔太师宅饮别》云：“燕地雪霜连海峤，汉家箫鼓动长安。”大且远矣，与当时情事何涉？虽有哀乐之情，融化不得，岂非如牛头阿旁异物耶！

献吉《潼关》诗曰：“咸东天险设重关，闪日旌旗虎豹闲。隘地黄河吞渭水，炎天白€压秦山。旧京想像千官入，馀恨逡巡六国还。满眼无非弃者，寄言关吏莫嗔颜。”函谷关，在汉武时，杨仆移之而东，置於新安，去旧地三百

里，仍名函谷关。献帝建安四年之前，仍移置於旧关之西三十里，始名潼关。东西二关，互为兴废，何以曰“重关”耶？“炎天”，太煞无谓，或者别有出处乎？“白雪”，言歌则无谓，言雪则剩白字，亦不敢测。“秦山”者，终南深处也，与潼关无涉。宫门乃可用“千宫”，与关门无涉。惟第六句用《过秦论》有根本，真是才子大家。结用“弃”，疑是与其侣公车出关之作。夫事可寄意者甚多，何至用此耶！总为胸中不曾立得一意，五十六个盛唐字面在笔端乱跳，勉强押韵捱拈，凑在纸上而已。宋人即不然。胡宿诗曰“天开函谷壮关中，万古惊尘向此空”，言其扼要也。“望气竟能知老子，弃何不识终童”，或者讥守关人乎？“漫持白马先生论，未抵鸣鸡下客功”，二联用四人，点鬼簿宜避。“符命已归如掌地，一丸曾卜吴隗王东”，收上文不住，未为合作，比献吉为有头绪矣。明人不成诗，以不知题意当如何立。宋人无高致，以其惟恐去却题目也。唐人更不然，崔颢《题潼关楼》云：“客行逢雨霁，歇马上津楼。山势雄三辅，关门扼九州。川从陕路去，河绕华阴流。向晚登临处，风烟万里愁。”气度视宋、明人如何？

空同《朱仙镇》诗，结处独承第三句，何也？野泊而曰“水立黄龙斗”，景耶情耶？岂非牛头阿旁之异物耶？献吉亦有“蛮方故启流官路，汉史终收痛哭书”，何故不尽如此造句耶？《平凉》诗，刺诸王语也。前後都无照应，何也？

唐人王贞白《太液池》诗：“此波涵帝泽”，以“波”与“泽”犯而改为“中”。献吉之“深夜悲歌泣孝宗”，好句也。却“悲”、“泣”相犯而不知，心粗故也。心粗者无一事有成。

仲默《戏效义山》云：“班女愁来赋兴豪。”戏效者，不屑之词也。义山诗如是乎？呵呵！

仲默不作豪态，不甚可厌，笔比献吉稍轻秀，最宜今日应酬。

教职彭民望魄不遇，李宾之赠以诗云：“斫地高歌兴未阑，归来长铗尚须弹。秋风布褐衣犹短，夜雨江湖梦亦寒。木叶下时惊岁晚，人情阅尽见交难。长安旅食淹留地，惭愧先生苜蓿盘。”此诗细密，献吉必不能办，何以妄轻宾之？山谷官叶县尉，有诗云：“俗学近知回首晚，病身全觉折腰难。”介甫见之，以为非奔走俗吏，除北京教授。献吉、于鳞之横行，总由居上位者无目尔。

于鳞《入觐贺建储》云：“伏谒不违颜咫尺，十年西省愧为郎。”此二句有意可诵，不同他篇。明朝党祸，成於册立之缓，诗若为此事，恨不早谏，则少际也；若以昔不在翰林，不得近君，至外转入觐，得见天颜，则浅矣。然非集盛唐字以成句者也。

句中虚字多则薄弱，实字多则窒塞，犹是皮毛之论。子美之“数回细写愁仍破，万颗匀圆讶许同”，不见薄弱；“落花游丝白日静，鸣鸠乳燕青春深”，不见窒塞，有意故也。于鳞之“河堤使者大司空”，“上客相如汉大夫”，“东方千骑古诸侯”，“仙郎起草汉明光”，“万里越王台”，有何意味？是饱啖枣栗，窒塞欲死者之语也。

于鳞惟“春流无恙桃花水，秋色依然瓠子宫”，是佳句，而元人已有“旧河通瓠子，新浪涨桃花”矣。

《怀泰山》乃《梦游天姥》之类，非游也。于鳞乃曰：“河流晓挂天门树，海色秋高日观峰。金筐何人探汉策？白€千载护秦封。”直是游泰山矣，且四句全无意思。

于鳞仿汉人乐府为牧斋所攻者，直是笑具。

于鳞送之任庆阳者曰：“大漠清秋迷陇树，黄河日落见层城。”十四字中画作六截。大漠在塞外数千里，陇山在庆阳南千里，何以大漠清秋迷得陇山之树？庆阳城去黄河东西北三面皆千里，何以黄河日落得见庆阳之城？文理通乎？纵令沙漠之清秋迷陇山之树，黄河之落日得见庆阳之城，与别情何涉？王右丞、高达夫送别七律具在，岂曾如此？乔至不才，代笔送别，诡遇之谈，亦不如是。至于“江汉日高天子气，楼台秋敞大王风”，吴门谑好大者，题其铭旌曰“申相国壁邻王妈妈之柩”也，直是昏狂醉梦。

于鳞曰：“地坼黄河趋碣石。”真是唐人语。若是明人，即知黄河在宋真宗时入淮矣。偌大白雪楼，竟无一册山经地志。

于鳞只学李颀之“新加大邑绶仍黄”，故以少陵为颓放。题有“望”字，方可说到千万里，而卢纶《长安春望》，司空曙《长安晓望》，皆不然。若在二李，岷山、滇江俱作诗材，大家故也。李颀诸体俱佳，七律中之《题公山池》、《宿莹公禅房》、《题卢五旧居》，亦是佳作，惟《寄卢员外》、《寄綦毋三》、《送魏万》、《送李回》者，是灿烂铿锵，肤壳无情之语。于鳞於盛唐只学四首，而自谓尽诸公能事。

元美《赠杨武选》云：“汉壁晨驰大将床。”武选不当用将帅事，且“床”字用华元事也，可用“晨”字乎？“高城雨过凉生袂”，凉从雨来。“残夜花明月满楼”，月从花来乎？全失造句之法。

元美《书庚戌秋事》，略不及严嵩纵敌，仇鸾欺君，只写“雕弓”、“玉几”等字，以为盛唐。子美诸诗如是乎？

余题此选七律云：“甚好四平戏，喉声彻太空。人人关壮缪，出出《大江东》。锣鼓繁而振，衫袍紫又红。座中脑尽裂，笑乐杀村童。”此选即卧子所选明诗。

诗人不跳过弘、嘉深没顶阔百丈之粪沟，终是四平腔戏子。不惟其意而惟其词，必跳不过。

刘梦得云：“新诗一联出，白发数茎生。”不肯袭前人旧样，并不落自心浅近处也。弘、嘉不用自心，只以唐人诗句为样子。献吉以“三峡楼台淹日月，五溪衣服共€山”，“锦江春色来天地，玉垒浮€变古今”为句样。仲默以“花迎剑星初落，柳拂旌旗露未乾”，“春城月出人皆醉，关塞萧条行路难”为句样。于鳞以“秦地立春传太史，汉宫题柱忆仙郎”，“顾眄一过丞相府，风流三接令公香”为句样。不须暇，于昏酣忽遽中，得题便作，不立意，不布局，惟置句样于心目间，依而为之，冠冕铿锵，即以盛唐自命。故其得意句，皆自样中脱出，如糖浇鸳鸯，只只相似，求以飞鸣宿食，无有似处，堪打破儿童而已。彼亦有好句，若求之以意，求之以局，则为一屋散钱。杜诗如“暂往比邻去”篇，有何好句，而人不能及者，有意故耳。有意则有情，自然意味无穷也。余癸酉以前视此辈诗如金玉，癸酉以後视此辈诗如瓦砾，丁亥以後视此辈诗如粪秽矣。

二李派诗句，换其题，皆是绝妙好词。《乔太师宅》之诗，“燕地雪霜连海峤”移之登临，移“吟猿见月移孤树”于山中，移“宿雁惊人起别滩”于江南，皆合作矣。结云：“二十逢君同跃马，十年回首笑弹冠。”既用“弹冠”事，移之讥乔不荐拔，即合作矣。“上客相如汉大夫”，移之为趋炎则妙矣。徐祯卿《赠别》云：“徘徊桂树凉风发，仰视明河秋夜长。”别时草草，那有此孤独寂寥景象？移之怀人，即相称矣。此辈诗皆极好有意，只是题目差耳。尽改其题为眺望登临，莫非合作矣。

余之乞食诗句，使一生如此作数百篇，加以阔大挺拔，昂然自命盛唐，谁其禁之？以返之自心，於哀情乐意，略不相关，故不为也。我自有我身心，苏、李之高，锺、谭之陋，总是彼物，与我何与？呵呵！窃谓选此者，犹是吴乔十五六时，以盛明直接盛唐之见识，而弘、嘉名公之诗，只到得吴乔《乞食草》而止。此言在我虽妄，在彼宜自考也。

又问曰：“某篇压卷之论，锺、谭亦不伏，尊意与之同乎？”答曰：“锺、谭为谁？有何著作？我绵皆不之知也。凡诗对境当情，即堪压卷。余于长途驴背困顿无聊中，偶吟韩琬诗云：‘秦川如画渭如丝，去国还乡一望时。公子王孙莫来好，岭花多是断肠枝。’对境当情，真足压卷。癸卯再入京师，旧馆翁以事谪辽左，余过其故第，偶吟王涣诗云：‘陈宫兴废事难期，三阁空馀绿草基。狎客沦亡丽华死，他年江令独来时。’道尽宾主情境，泣下沾巾，真足压卷。又于闽南道上，吟唐人诗曰：‘北畔是山南畔海，堪图画不堪行。’又足压卷。余读子美‘旌旗日暖龙蛇动，宫殿风微燕雀高’，不见其叙景之妙。

有朝士言殿廷间仪卫风物，十四字中道尽，亦对境当情故也，二语必压卷矣。余所谓压卷者如是。”

弘、嘉派实自二高发之，廷礼之《早朝》诗，季迪之《大祀》诗，与弘、嘉何异。季迪比孟载有气岸，而细密不如。

明初人诗，犹守本分，不作过头大话。

于鳞见元美文学《史》、《汉》，乃学《左传》，欲以胜之。笨伯固宜如此。汤若士慧人也，亦欲学初唐以胜二李，何欤？袁中郎亦欲翻二李，而识浅力薄，反开锤、谭门窦。

唐汝询仲言，奇士也。幼瞽而博学，于崔国辅《魏宫词》，李义山《汉宫词》，皆能识其隐奥之意，惟於于鳞、锤、谭不敢一扫去之，为可惜耳！

七言排律，子美止有二篇，亦不甚佳，其难可知。明人以为能事，文长不免也。

吴梅村诗曰：“不好诣人贪客过，惯迟作答爱书来。”意简倔而词微婉。《北上》云：“身是淮王旧鸡犬，不随仙去落人间。”哀感发於至情，唐人句也。

于鳞有“海内知名兄弟少，天涯宦迹左迁多”，甚清新。却将唐人塞断自心，甚可惜也。

唐子畏《题墨菊》云：“黄花无主为谁容？冷落疏篱曲径中。错把黄金买脂粉，一生颜色付西风。”寄托生平尽矣，明诗所少。

张汝弼云：“东家女儿发委地，日日高楼理€髻。西家女儿发齐肩，买妆假髻亦峨然。花细玉珥重重缀，眼底谁能辨真伪？琐窗二月来春风，假髻美人先入宫。”可比张籍。

明人有讽友人云：“十年心事酒杯间，坐对江鸥去复还。一带西山青入眼，几人青眼似西山？”唐人诗也。

无好句不动人，而好句实非至极处。唐人至极处，乃在不著议论声色，含蓄深远耳。以此求明诗，合者十不得一，惟求好句，则丛然矣。如高启有“函关月落听鸡度，华岳€开立马看”，“梁苑钟来残月落，汉宫砧断早鸿过”，“兵驰空壁三千帜，客宴高堂十万钱”，“松风吹壁鹤翎堕，梅雨过溪鱼子生”，“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”，“不共人言惟独笑，忽疑君到正相思”，“白下有山皆绕郭，清明无客不思家”。郭子章有“家在淮南青桂老，门临湖水白深”。王有“夕阳元度飞轮塔，晓雨文通梦笔桥。”刘基有“夜永星河低半树，天清猿鹤响空山。”宋濂有“红锦裁€朝奠雁，紫箫吹月夜乘鸾”。杨基有“六朝旧恨斜阳外，南浦新愁细雨中”，“春水染衣鹦鹉绿，江花落酒杜鹃红”，“斜阳芳草迟迟暮，流水桃花去去春”，“席因留客常

虚左，帘为青山尽卷西”，“松下琴书晴亦润，竹西窗户晚犹明。”孙左司有“天与数书皆鸟迹，家传一剑是龙精”。杨训文有“小姑残照收江左，大别寒烟锁汉阳”。郭舟屋有“湖势欲浮双塔去，山形如拥五华来”。徐遂有“郢中《白雪》无人和，湖上青山有梦归。”顾观有“重经白下桥边路，颇忆玄都观里花”，“鸿雁一声天接水，蒹葭八月露为霜”。浦长源有“€边路绕巴山色，树里河流汉水声”，“衣上暮寒吴苑雨，马头秋色晋陵山”。张士行有“地与楼台相上下，天边星斗共浮沈”。谢元功有“天日可明归汉志，风€犹似下齐兵”《淮阴庙》。方行有“采穷江汉无灵药，归到骊山有劫灰”。瞿佑有“射虎何人逢李广？闻鸡中夜舞刘琨”。陈汝言有“佳人捣练秋如水，壮士吹笳月满城”。解缙有“黄菊花开高士醉，青门瓜熟故侯归”。王文安有“夜斩单于冰上渡，晓驱番马雪中骑”。贝琼有“白雪作花人面落，青山如凤马头看”。刘崧有“林花落处频中酒，海燕飞时独倚楼”。甘瑾有“东风门巷桃花落，流水池塘燕子飞”。曾有“《玉树》歌残犹有曲，锦帆归去已无家”。林鸿有“堤柳欲眠莺唤起，宫花乍落鸟衔来”。刘钦谟有“一春空自闻啼鸟，半夜谁来问守宫”。陈思贤有“山€映水摇秋色，浦树含风送晚凉”。王希范有“归去天涯双白鬓，梦回江上一青山”。任原有“珠崖日落天低海，铜柱€寒雨过城”。许彬有“黄河九曲天边落，华岳三峰马上来”。郭登有“青海四年羁旅客，白头双泪倚门亲”。刘绩有“歌钟暗渡新丰柳，游骑晴骄上苑花”。张光启有“€深蜀魄呼名语，月冷玄猿傍客啼。”姚广孝有“林封茅屋常疑雨，泉响松岩半是风”。晏振之有“青山远戍寒烟积，芳草平洲夕照多”。史鉴有“华发镜中看渐短，故人天际信全稀”。沈周有“匈奴久自忘甥舅，仆射今谁父兄？€外旌旗娑勒渡，月中刁斗受降城”。童轩有“黄菊酒香人病後，白风冷雁来初”。刘大夏有“几处白€前代寺，数村流水野人家”。文太仆有“相思人在青山外，尽日舟行细雨中”。薛有“翼轸众星朝北极，岷蟠诸岭导南条。天连巫峡长多雨，江过浔阳始上潮”。庄昶有“溪声梦醒偏随枕，山色楼高不碍墙”，“狂搔短发孤鸿外，病卧高楼细雨中”，“残书楚汉灯前垒，小阁江山雾里诗”《病目》，“化石未成犹有泪，舞鸾虽在不惊尘”。陈宪章有“竹林背水题将遍，石笋穿沙坐欲平”。王伯安有“万里沧江生白发，几人灯火坐黄昏”，“半空虚阁有€住，六月深松无暑来”，“春山日暮成孤坐，游子天涯正忆归”，“沙边宿鹭寒无影，洞口流€夜有声”，“幽人月出每孤往，栖鸟山空时一鸣”，“山色古今馀王气，江流天地变秋声”，“棋声竹里消昼，药里窗前对病僧”。顾有“古寺频来僧尽老，重阳欲近蟹争肥”，“御前却辇言无忌，众里当熊死不辞”。朱应登有“寒菊抱花馀旧摘，慈鸦将子试新飞”。王稚登有“共道麻姑如好女，笑看菜子似婴儿”，“美人学

舞鱼肠剑，厮养能开兕角弓”，“重过杨家旧亭子，深悲侯氏老门人”。庄定山《舟中》云“千家小聚村村暝，万里河流岸岸同”，又“北海风回帆腹满，长河霜冷岸痕高”，又云“心无牛口干秦穆，迹继龙头愧邴原”。又云“电悬双眼凝秋水，髻拥三花御野风”。又云“天阙星辰遗旧履，橘洲岁月有残棋”。又云“招隐谁甘同寂寞？著书不独为穷愁”。又云“後时自许甘沟壑，前席将无问鬼神。浮世虚名非得已，出山小草却悲人。”宗子相有“谁家羌笛吹明月，无数梅花落早春”。又云“愁边鸿雁中原去，眼底龙蛇畏路多”。王直夫有“旧时僧去竹房冷，今日客来山路生”。王越有“鬓被胡笳吹作雪，心因烽火炼成丹”。桑民怗《过祢衡墓》云：“能言贾祸真鹦鹉，览德冥飞愧凤皇。”袁仁有“三月莺花双短屐，百年天地一人”。

弘、嘉诸公所以致此者，有六故焉：一时文，二早捷，三高才，四随邪，五事繁，六泛交。诗与古文，门径绝异，时文于二者更异。彼既长于时文，即以时文见识为古文诗，骨髓之疾也。早捷则心骄，忠言无闻。才高则笔下易得斐然，不以古人自考离合。随邪则才执笔便似唐人，终身更无进步。事繁则应酬如麻，无暇苦吟详读。泛交则逼迫徵求，不容量入而出。六病环攻，虽青莲、少陵，不能不为二李。

黄公云：“谢茂秦谓阮公‘一身不自保，何暇恋妻子’，不如裴说‘避乱一身多’云云。如是，诗只在一句耶！得心应手，偶尔写怀，两句非衍，一句非缩；承接处各有气脉，一篇自有大旨，那得如此苛断？”

“又曰：‘专於谢者失之，专於陶者失之浅易’。”此言得之。

“又曰：‘立意易，措词难。专乎意，则涉议论而入於宋；工乎词，或伤气格而流为晚唐。’”此亦妙论。

“茂秦屡诲人以悟，然其所云悟，特声律耳。得处为淹雅，失处则流为平熟。”

又曰：“袁石公盛推宋人诗文，有可以起秦、汉而轶盛唐者。韩、柳、元、白、欧则诗之圣，苏则诗之神。陶仅取其趣，谢仅取其料，李、杜稍假以大家，出六子之下。石公从陕还，亦知自悔，而年已不逮。”

修龄先生所撰《围炉诗话》，脍炙艺林。其排击七子，探源六义，议论精到，发前人之所未发。惟词锋凌厉，间伤忠厚，殆以王、李之派迷溺已深，有激使然欤？是本为先大父汉公所贻。大父性耽吟咏，论诗最善修龄之说。所著《自娱集》、《寄庐诗钞》，抒写性灵，不袭伪体。曾客江右石成峨中丞幕，未一载，亟归省亲。继中丞屡以书招，公答诗云：“失期已验姓名间，黄鹤即祖讳从来去不还。莫道野人同鹿豕，只缘日影薄西山。”杜门色养，不复出也。此书即在幕中手录者，又假别本是正，手泽犹新，洵为善本。今春若€先

生购是书付梓，爰举以相赠。缮录後参校一过，因缀数语于末。时嘉庆戊辰闰五月，黄廷鉴识。

吴修龄先生《围炉诗话》六卷，持论名通，一扫皎然《诗式》、《沧浪诗话》之陋。其所服膺在冯氏定远，贺氏黄公，故采录二家之说为多。而其自抒心得，尤足以针膏肓而起废疾。其说谓诗中当有人在，固属千古名言。谓唐人不违比兴，自宋以後，比兴全失，则六义之奥，《风》、《骚》之旨，导积石而溯昆仑矣。赵秋谷《谈龙录》云：“三客吴门，遍求其书不可得。”盖当时已珍秘之甚。余从琴六黄君处得其家藏钞本，缮录详校，复从业师陈海木先生假得别本是正，遂与修龄所著《手臂录》同付剞劂，以成双璧。修龄本畸人，名旻，亦名乔，太仓人，赘於昆，故又为昆山籍。兹刻名称里籍，各仍其原书之旧云。虞山张海鹏识。